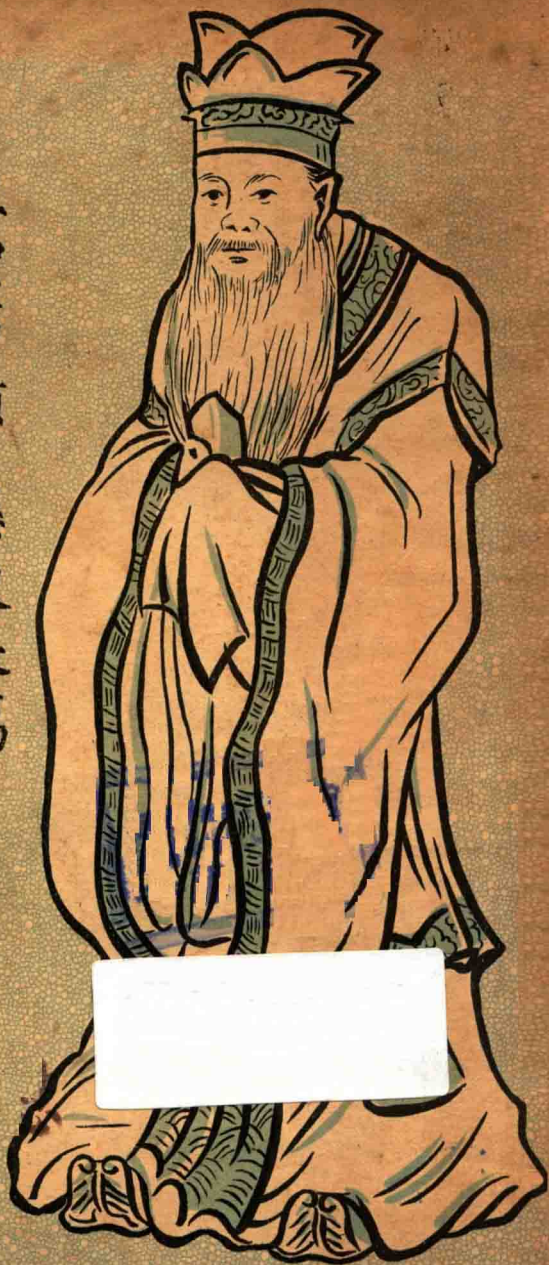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孔子演義

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



海 上

印編社書圖通大

行發局書西中

至聖事蹟  
歷史長篇

# 孔子演義卷三

著作者 虞陽丁寅生

## 第五十一回 駟赤巧計逐侯犯 仲尼服衆赦不狃

且說侯犯得報居民奪甲圍署，急命家人請駟赤到署議事。駟赤並不推辭，即隨來到署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。及見侯犯，就頓足說道：「糟了，全城居民都不願附齊，守城兵也附和郈民來圍署，不願意守城了。常言道：衆怒難犯，只恐齊兵未到，吾公的生命已被全城居民所害，如之奈何！」侯犯長嘆道：「功敗垂成，說也痛心，目前但求免禍，不過郈衆聲勢汹汹，諒難驅散哩？」駟赤答道：「赤當捨命送公及眷屬出城，立刻收拾細軟，連同寶眷速速出城，遲恐有變。」侯犯已

急得六神無主，由駟赤吩咐侯氏家屬收拾細軟金銀，用車十乘連人裝載，侯犯執矛隨車保護，駟赤在前開路，向圍住衙門的百姓說道：讓開走路，放侯氏全家出城去。侯氏既走，齊兵無名入城了。百姓齊聲答應，走過一邊，駟赤引着侯氏車輛，一路直到東門，開放城門，城外並無敵兵圍住，原來駟赤預先知照州仇，放棄東門，讓侯犯出奔，免得在城內作困獸鬥。侯犯見城外並無敵兵，便向駟赤拱手作別，保着家眷投奔齊國去了。駟赤來見州仇，報告侯犯已被臣用計逐走了。接着把逐走的經過，略說一遍，州仇讚賞他足智多謀，即委他爲郟邑宰。次日召集工匠，把城牆卸去三尺高度，以符初制。州仇得報，穰苴屯兵在邊界上，便命駟赤備了十車猪羊牛酒，送往齊營犒師。穰苴已知侯犯棄城逃遁，及見駟赤來犒師，以禮接待，口稱奉君命來助叔孫大夫討賊的。現聞侯犯已棄城逃亡，亂事告平，吾師未曾出力相助，承賜這許多犒師禮物，愧不敢

當。駟赤趨奉了幾句，送齊師拔隊歸去，然後回城復命。州仇就同無忌班師回轉。話分兩處，書是並行的。當侯犯據城抗叛，公山不狃同時也據費邑變叛，野心更大於侯犯，要想挾持魯君，滅亡三家，由他代理季斯的位置。不狃素知孔子是名滿天下的聖人，若得孔子來輔助，大事可成，三家若然逃往隣國，借兵來問罪，自有孔子以禮卻敵，好把他做靠山用的。於是用重禮，附以聘書，派人送至曲阜孔宅，孔子接見，來人說明奉費邑宰使命，敦請大司寇前往商議國事。說罷，呈上禮物及書信，孔子拆閱來書，寫着：

「費邑宰公山不狃頓首致書於孔大司寇左右：吾魯自從三桓專政，君弱臣強，人心積憤，非一日矣！不狃雖爲季氏宰，心慕吾公名滿天下，願以費邑歸公爲公臣，輔公以鋤強暴，振興公室，俾魯國復見周公之盛治。公若見許，請速移駕過吾，共策進行。不腆路犒，伏維不棄。」

孔子看罷，將書收過，把禮物推還來使道：「丘極願同你們大夫一見，不過丘是朝中大臣，若有遠行，不得不奏明君上請假，你收了禮物先回去，轉告你們大夫，若得魯君許行，丘卽來費，不許行，便作罷論。」來使問道：「大司寇可是實情話麼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丘有生以來不曾說過一句虛言的。」來使又將禮物送過，孔子執意不受，來使只好收了，告辭回去復命。不狃見原禮帶回，已知孔子卻聘不來哩。這時恰巧派出的探子來報：「叔孟二氏攻打郕邑，被侯犯殺得大敗。不狃大喜道：『侯犯取勝，足以牽住孟叔二氏的兵車，都城空虛，我正好殺上曲阜，魯國在我手掌中了。』立地召集部下精卒三百人，命他們扮作商人，把武器藏在商貨箱中，分道混入都城，到叔孫輒家中會齊，并約輒爲內應，到東門接我入城起事。部下領命，裝扮商人，先行出發；不狃又令胞弟不擾召齊費邑壯丁，隨後接應。分派既定，自己內穿戎裝，外罩大氅，帶着四十名勇士，把武器藏在車箱

中駕車十乘，由費邑出發。不擾率費衆步行後隨。不狃驅車前進，行至午後，已抵都城東門，叔孫輒早已等候着，上前迎接，驅車入城，東門早有苦越奉孔子命，在那裏盤查行人，瞧見這起商人行跡可疑，上前攔住搜查。叔孫輒大怒道：這是我採辦商品的夥紀，誰敢搜查。說罷，帶着十乘車，奪路入城，逕向家中而去。苦越看出車上與輒並坐的，好似不狃，情知有異，急派人分頭飛報孔司寇、季斯及魯君。孔子得報，即來季氏新第，命子路召集家甲，保護此宅，并囑季斯不可妄動。正這當兒，定公派內侍來召孔子。孔子應召入宮。定公見面就問道：公山不狃得叔孫輒爲內應，率亂黨喬裝商人，混入都城造反，如之奈何？孔子奏道：守宮衛兵，只恐寡不敵衆，命他們把守宮門，不容亂黨入宮，驚擾宮眷。臣請御主公速往季氏新第暫避，那裏武備充足，足以平亂。定公依言，傳命衛兵嚴守宮門，倘遇亂黨殺來，向他們說：君駕已往季氏新第，驅逐他們到季氏

面君說罷，由孔子保護登車，急急趕至季氏門前下車入內，孔子引君登新築的高台，命子路率季氏家甲到台前護駕，一面命召司馬申句須、樂頤各率精卒預伏台後，專等亂黨來犯。且說公山不狃隨叔孫輒回家，先遣隊士齊來聽令，不狃向輒說道：「起義總要有個正當的話頭，我等此舉，以強公室抑私家爲名，必須先劫魯君，方可假傳君命，明正季斯的罪惡。」叔孫輒稱善，不狃派輒至東門接應大隊步兵入城，圍困季氏住宅，輒應命而去。不狃親率三百名精卒，各執武器，一路吶喊助威，直撲公宮，向守宮門衛兵聲明請君出見，請旨除奸，並無惡意。衛兵答道：「車駕已同孔大司寇避往季氏新第去了。」孔司寇留言，如果你們要面君請旨，速往季氏新第去，不許在此驚擾宮眷。不狃急率亂黨鼓譟來攻季氏新第，子路率兵禦戰，無如季氏的家甲，從未經過戰陣，只能看家防賊，遇到這班人人拚命作殊死戰的亂黨，那裏抵當得住，被亂黨殺得落花



流水，傷的傷，逃的逃，子路本來不願意做權門的走狗，豈肯替他出死力相拚，祇在後面督戰，並不上前廝殺。在這危急的當兒，正遇申句須、樂頌二將，各率本部精兵來保駕，從亂黨背後殺來，不狃揮衆迎敵，混戰一回，亂黨受傷頗多，不狃正想敗退，忽見叔孫輒不擾，催費衆來助戰，又惡戰了多時，殺得尸橫遍地，血流成渠。孔子扶定公，出立台前，命原思高聲傳語道：奉君命，令雙方停戰。亂黨死傷無算，巴不得停戰。申樂二將聽得君命停戰，不敢不依，率隊退入台後。孔子就向亂黨說道：君上在此，你們都是費邑的老百姓，爲什麼不肯安分營生，要助亂黨造反，敗了你們，送掉性命，勝了是不狃的倖福，難道你們不懂順逆的嗎？君上不忍見你們盡做刀頭之鬼，傳諭速速解甲跪台下，赦你們死罪。亂黨聽得清楚，個個樂從，一剎那卸甲拋戈，堆積成坵，一齊跪倒在台下。不狃急得面如土色，四顧只賸叔孫輒，不擾兩人沒有解甲，心想大勢已去，三十

六著，走爲上著，還是趁早逃吧。轉念之間，卽同兩人驅車而逃，逕歸費邑，收拾金銀珠寶，帶着家眷，逃往吳國去了。都中亂事告平，定公還宮，季斯欲派子路追殺不狃，孔子說道：窮寇莫追，放他出亡吧！季斯稱善，卽委苦越爲費邑宰，拆去城牆三尺，仍復初制。且說孟孫無忌見郈費二邑皆已隳城，自己的成邑，當然也要拆去，素知公斂陽服從命令，便派家臣往成邑傳令公斂陽依照費郈二邑，隳城三尺復舊制，公斂陽遲疑不決，向來使含糊答應，來使告歸復命。公斂陽素知少正卯足智多謀，立地繕就書信，差心腹持函趕往曲阜，逕至少正卯面前問計。卯剖封展閱來書，不加思索，繕就復書，交來人帶回，公斂陽拆閱復書，上面寫着：

「費郈二邑，因邑宰抗命，隳城逐走，法所當然。吾子忠事孟氏，非一日矣。未曾參預抗叛，若亦隳城，何以別子於叛臣乎！况成邑位居邊界，乃魯國

北門之鎖鑰，若然遵命墮城，一旦齊寇侵魯北鄙，何恃以資守禦耶？吾子依此意回答，雖不墮城，不能責汝抗命也。」

要知成城墮與不墮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 一百廿回 古本水滸

實售洋六角

坊間百廿回水滸。後五十回皆將征四寇等硬湊而成。與原本不接。本書確係古代原本。與七十回緊接。故極為名貴。不可不讀。

▲▲ 儒釋道三教十八俠 科學奇俠傳

實售洋六角

本書中有出人頭地之人物。能利用科學方法。而出其行俠作義之手段。做出許多驚天動地之事蹟。誠別開生面之創作巨著。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## 第五十二回

## 保城垣公斂陽信讒

## 請斧鉞少正卯受誅

且說公斂陽看過少正卯的復書，正合己意，於是召集在城的壯丁，向他們說道：城垣是全城居民的保障，現在孟氏傳令墮城，本官不忍見齊寇來侵犯時，無城閉守，全城勢必洗劫一空，因此主張保存不墮；只怕孟氏派兵來硬行拆毀，你們必須幫同兵士協力防守，保存城垣，就是保全你們的身家，你們願意出力麼？數百壯丁，齊聲答應願意協力防守。公斂陽命人取出軍裝武器，散給壯丁，把守城兵士編成四隊，分守四門，一面用書信派人送呈孟氏，無忌拆閱來書，上面寫着：

「呈復主公麾下：陽非敢不遵命令，實緣成邑爲吾魯北門鎖鑰，深恐齊寇一旦猝至，無城堞固守，全城生靈塗炭，非但陽私心不忍，全城居民身

家所繫，一律主張保存；陽順從民意，願捐此身，與城共存亡，不敢違反民意，拆動一磚一堞。臣公斂陽百拜具覆。」

無忌看罷來書，吩咐來人回報，且等後命定奪。來人回成復命不在話下，無忌挾信來見孔子，說道：「公斂陽素來惟命是聽，現在忽然抗命不肯隳城，有書信在此。說着遞過書信，孔子接閱一遍，說道：『陽初意不敢抗命，問計於卯，卯乘機挑撥，教他這樣回復的。』無忌問道：『夫子是憑空測度呢？還是確實的斷語呢？』孔子答道：『丘得自州仇談及，他有心腹派在少正卯家充僕役，眼見陽派使去問計，卯復書叫他這樣措辭回復你的。你問州仇便知聞人的種種罪惡，這次費邱變叛，也是他挑撥出來的。』無忌微嘆問道：『卯官居少正，政績毫無，專幹挑撥離間等惡事，意欲何爲呢？』孔子答道：『他把強公室，抑私家爲口頭禪，挑撥三邑宰叛主作亂，他在暗中主持，想把三家同孔子，一起打敗出奔，他纔可奪取相』

位，大權獨攬了。幸爾州仇爲了叔孫輒和他往來密切，暗地裏派心腹投入卯家充僕役，才能探出他的野心，並教唆侯犯不狃叛變，現在又把一個忠實家臣說變了。咦！不殺此人，三家永無寧日哩！無忌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他是聞人，惡迹未顯，殺之只怕貽人口實，只好且作緩圖。孔子說道：是啊。當然不能急切從事，成邑也只好暫擱不墮，等到將來再說。無忌欣辭回家，不在話下，且說季斯收回了三處汶陽田，每年增多數十萬財賦，都靠着孔子的能力，并且平靖費亂，也靠孔子的計謀，幾次欲把食邑田賦謝孔子，孔子堅辭不受，季斯無可報答，且知自己才幹遠不及孔子，便入宮奏明定公，把卿相的位置，讓給孔子。定公便降諭授孔子爲上卿，孔子入宮見君，請收回成命。定公說道：這是季氏誠意相讓，謝卿收田平亂之功，何必謙辭，況且當此以強凌弱的時代，季氏治國家政，尙且被陽虎謀叛於前，不狃倡亂於後，寡人怎敢再以國政大權付托他。

呢！現在他自願相讓，正合寡人心願，卿勿堅辭。孔子說道：斯三世有大功於魯，乃是國家的重臣，丘是一介寒儒，且係斯所荐舉，奪他官職，理所不容，暫時命臣兼攝相事，斯的上卿官銜，保留勿撤。定公准奏，立時降旨，特派大司寇孔丘兼攝相事，會同國卿季斯參知政事。孔子謝恩出宮，來訪季斯，季斯已接到諭旨，竭誠接待，特設盛筵相賀，盡歡而散。嗣後遇到政事，季斯皆聽孔子主裁，從無異議，偏有少正卯遇到孔子有所建議，總要吹毛求疵，不是說害多利少，定是說古法難行，定公有時也被他煽惑，不嘉許孔子的建議。一日，有名公徒恩的，向司寇衙門控子忤逆，孔子提訊逆子公徒雄，供稱十八歲，並無兄弟，祇有一姊已出嫁，昨日飲酒過多，帶醉歸家，父親面加訓斥，民即出言挺撞，父親取杖撲責，吾酒醉無知，竟把父親推跌於地，額觸石尖，血流滿面，民即逃避，父親聽信大姊教唆，來此告忤逆，竟欲置民於死地，伏乞恩赦。孔子不加判決，吩咐送往

牢獄中拘禁。延擱一月，公徒恩經親友勸解，說他只有一子，何忍使他常囚獄中，恩卽具狀投案，請求銷案開釋。孔子批准，提出公徒雄，教訓了一番，給公徒恩帶回。少正卯聽得了，向季斯說道：「孔司寇從前向人說：治國以忠，治家以孝，虞舜以孝治天下，足爲後世法。前月有老人赴司寇衙門，因爲被兒子打得頭破血流，控告忤逆，按法當置重典，殺一不孝，以教民孝；孔司寇竟然赦罪開釋，如此破壞法度，怎能以孝治天下呢？」季斯以卯言告孔子，孔子長嘆道：「不教以孝，置諸重典，分明是無辜被殺。」司馬出兵，三軍大敗，不可把敗兵一律斬首；司寇聽訟，情有可原，不可以執法加刑。這個因爲罪不在民，卻在居上位的不會先行訓教的緣故。尚書云：「義刑義殺，勿庸以即汝心，惟曰未有慎事。」這是說用刑殺皆當以義，弗能逞你的心。又云：「刑事未有發見，必先謹慎。」那是說先施以教，而後施刑。所以古聖王治國，先陳道德以服民，次舉賢能以勸民，懲治



奸惡以儆民，然後定刑法以憚民，這樣經過三年，百姓都受教化而安分守己了；苟有不從化的邪民，那末處以刑罰，可收懲一儆百之效。今世不依古法，教化不行，刑罰繁重，使愚民迷惑而陷於法網，於是刑愈繁，盜賊愈多！丘不忍公徒氏的兒子，不教而誅，拘囚獄中，待乃父憤平而哀憐獨子，自來銷案求釋，使他父子團聚，就此父慈子孝，公徒氏不復有忤逆兒了。卯但知破壞丘的政見，不恤混淆黑白，他既然與丘勢不兩立，丘爲魯國社稷安全計，將殺之免遺後患。季斯也知卯兩次挑撥家臣叛亂，不是好人，不加勸阻。孔子即入宮，向定公奏道：魯國積弱不振，由於忠佞不分，刑賞不立。臣聞老農種田，培護嘉苗，先去莠草；聖王治國，選拔賢才，先除奸邪。願主公勿事姑息，當請出太廟中的斧鉞，陳列兩觀之下，臣蒙君恩，授職司寇，專司刑戮，敢請畀臣以便宜行事，以成肅清奸邪之功。定公准奏，即命有司隨駕赴太廟，請出周公征東時所用的斧鉞，

陳列於殿前兩觀之下。來朝定公視朝，季斯和孔子率衆文武入朝畢，孟孫無忌奏道：臣蒙先君賜成邑爲祿養，現因城堞過高，有違定制，有主張拆隳的，有主張保留以固邊隅的，究應如何辦理，請旨定奪。定公卽諭孔司寇裁決。孔子奏道：先徵衆文武意見，由臣參酌衆議裁決，方能服衆。定公卽命衆文武參議。少正卯忽想迎合孔子的心理，首先發言道：隳城有六便，自無保留之理。孔子問道：什麼叫做六便？少正卯答道：一便是國無二尊，曲阜爲君上所居，城堞以高爲貴，臣下食邑，無過百雉之城；二便是歸重都城形勢，非他城所可比擬；三便是抑制私門；四便是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；五便是可平三家之心；六便是使鄰國聽得魯國興革當理，知所敬重。無忌說道：隳三城，是我們三家動議的，說什麼可平三家之心呢？孔子奏道：少正卯慣事挑撥，實爲釀亂的禍階，成邑已成孤立之勢，況且公斂陽深明忠義，決無憑藉跋扈之理。所詢衆議，乃因成

邑界臨北鄙，留城可固邊隅，隳城不能拒齊寇，卯並無一語提及，所稱六便，盡是離間君臣的莠言，在大庭廣衆間，尙敢如此，國人都說：陽虎侯犯叔孫輒，公山不狃等，都是聽信了卯的教唆，才敢叛主倡亂。卯實爲國人的公敵，按法當誅。有幾個大夫奏道：卯是魯國聞人，出言雖不當，罪不致死，另議懲誠爲是。孔子復奏道：卯言僞行僻，恃有虛名，挑撥惑衆，季氏叔氏等家臣叛亂，都是他在暗中主使，實爲罪魁禍首，不誅不能治國。臣職在司寇，請正斧鉞，以昭炯戒。奏罷，不等定公傳諭，卽命力士拿下少正卯，推出至兩觀之下斬首。一剎那力士提着一顆血淋淋的腦袋上殿，定公傳旨把尸首收去，着家屬領回。衆文武人變色，三家心中也覺不寒而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

整飭吏治折服三家百僚  
閒游觀宮闈明七情十義

且說孔子爲國除奸，把少正卯斬首，本擬暴屍三日，季斯以爲卯是聞人，雖則專事挑撥離間，既死就罷了，所以奏請不必暴屍，用棺木收殮，着家屬領回安葬，定公退朝，百官回衙理事。孔門弟子聽得少正卯已被孔子請斧鉞斬首，都表示遺恨。子貢急急趕到司寇衙門，向孔子說道：少正卯爲魯國的聞人，魯君及諸大夫皆以爲罪不當死，夫子竟違衆議，請斧鉞誅卯於兩觀之下，擅專刑戮，三家及諸大夫，都覺寒心，夫子不以爲失卻人心麼？孔子說道：賜且坐了，吾把誅卯的緣故說你聽：天下有大惡五種：盜賊不在其內。一惡是心逆而險詐；二惡是行僻而堅持；三惡是言僞而好辯；四惡是記醜而淵博；五惡是順

非而結黨。人苟有五惡之一，不免爲君子所誅戮。那卯五惡兼全，他居家足以招徒結黨；辯言足以搖惑衆心；倔強足以獨立爲亂；此是禍國的姦雄，豈可不誅？殷湯誅尹諧，文王誅潘正，周公誅管叔蔡叔，太公誅華士，管仲誅付乙，子產誅鄧析。此七人皆異世而同誅，今卯與七人異世而同惡，怎能赦宥。子貢說道：有一班士大夫竊竊私議，皆說卯屬聞人，並無作亂殺人等罪惡，一旦遭戮，司寇未免失職。孔子說道：卯爲季叔二氏家臣叛亂的禍首。定公與三家早已查明，丘纔敢將他斬首，至於少數士大夫的私議，只好置之不問。若然卯之家屬控我擅殺無辜，丘有州仇密派在卯處的僕役，出來作證，然後宣佈卯三次教唆費邠成三邑宰及陽虎等叛主作亂的罪狀。卯不伏誅，魯人還有安寧日子麼？子貢無言而退。孔子自誅少正卯以後，三家及諸大夫皆虛心以聽，孔子纔得發展才猷，治理國政，建立紀綱，整飭吏治，謹守廉潔，次以禮義廉恥教化百

姓，三個月以後，風俗大變，市場交易，不飾虛價，男女行路，左右分道，路有遺物，恥非己有，無人拾取，四方商客，赴魯交易，皆有常供，不獨曲阜如是，全國一律賓至如歸，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因有國事，往見季斯，季斯因心中煩悶，擋駕不見，孔子挨到辦公終了，再往請見，命宰予御車前往。宰予在車上問道：從前予聽得夫子說：「王公不我聘則弗動。」現在夫子爲司寇，攝相事，閱時未久，往往屈節於季氏，何必要如是呢？孔子答道：魯國以衆凌寡，以勢行暴，不是一日咧！有司不治，勢將作亂，魯君命丘攝行相事，就爲這件大事呀！宰予說道：士大夫都說：聖人在位治國，何不先自遠刑罰，自此以後，國內自無相爭者了。孔子微嘆道：離山十里，螻蛄之聲，猶在耳中，所以政事必須審慎施行，不可掩人聽聞的。說着驅車至季氏，孔子下車入室請見，季斯出迎，孔子問道：相國究爲何事納悶？季斯答道：是一件家事，也只好向夫子請教，因爲衛君使大夫來

求婚，卻婚不恭，允婚違制，因此納悶異常，敢問古禮當如何？孔子答道：魯衛系屬兄弟同姓爲宗，有合族之義，故繫以同姓而非別，雖及百世，婚姻不得通，這是周公制定的婚禮。季斯問道：魯衛始祖，雖屬兄弟，今已絕遠，可算不違禮麼？孔子道：不能够的，上追祖禰，以尊尊之，下及子孫，以親親之，旁及弟兄，以悌悌之，這是同姓敦睦的古制，不可以違反的。季斯遂向衛使辭婚。是年十二月舉行蜡祭，大司寇也在陪祭之列，既畢，孔子帶着子游走出觀宮門外游玩，孔子忽然發聲長嘆，子游問道：夫子爲什麼長嘆？孔子答道：從前三皇五帝的大道，和禹湯文武的英明，吾雖不及親見，卻有記載可攷，大道之行，以天下爲公，選賢舉能，講信義，行親睦，使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并且壯年有所用，老年有所終，鰥寡孤獨，各有所養，貨盡流通市場，人盡出力謀生，故爾姦宄不作，盜賊沒有，外戶不閉，這個叫做大同的盛世。現在大道既隱，以天下爲家，各親其親，各

子其子，貨則居爲奇貨，力則藏身不用，大人靠世澤以爲福，恃城池以爲固。要知禹湯文武都由禮義而選，禮義所興，與天地並立。若然不由禮而在位，早晚有殃及的。子游又問道：夫子這樣說法，禮是人生最緊要的了？孔子答道：禮先王所以承天道，治人情，敬鬼神，達乎喪祭鄉射冠婚朝聘，所以聖人以禮示天下，國家可得以禮正。子游又問道：現在居上位的，都不由禮，是什麼緣故呢？孔子長嘆道：唉！吾觀周道，傷於幽王厲王，魯爲周公之後，尙有聖人之風，所以吾家於魯，仕於魯，講到魯國的郊祭禘祭，皆不合禮，按杞爲禹後，故郊祭禹，宋爲契後，故郊祭契，這是天子定禮，子孫應當遵守的。周公攝政有大功，能與天子同享此禮，諸侯禮社稷宗廟，上下皆奉古典，祝嘏不敢變常法，這叫做大嘉。現在使祝嘏的辭說，徒藏於宗祝私巫，這不是禮，那是幽國。不是王者，妄用醜學，這也不合禮，那是僭君。冕弁兵革，藏於私家，也不合禮，那是脅君。大夫設家臣，



祭器不向公宮告借，聲樂全備，也不合禮，那是亂國。古制仕於國稱臣，仕於家稱僕，以衰服入朝，與家臣雜居齊齒，也不合禮，那是君與臣共國。天子有田以處子孫，諸侯有國以處子孫，大夫有采以處子孫，是叫制度。天子赴諸侯之國，必舍宗廟，若不以禮籍入，這叫天子壞法亂紀。諸侯非問疾弔喪，而入諸臣私宅，這叫君臣爲讎。總之，禮是君主的柄，所以別嫌明微，奉鬼神，定制度，別仁義，立政教，安上下的。政是君主所藏於身，必本於郊天以降命，命教於社以收地利，降於宗廟叫做仁義，降於山川叫做興作，降於五祀叫做制度，聖人以此藏身則固，常立於無過之地。子游又問道：聖人用人是怎樣的？孔子答道：聖人用人去詐用智，去怒用勇，去貪用仁，國有患君死社稷，這叫義，大夫死宗廟，這叫變，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，以中國爲一人，不存貪意，方能知人情，從人義，明人利，達人患。子游又問道：敢問情義利患是怎樣解釋的？孔子答道：喜，怒，哀，懼，

愛，惡，欲，便是人情，又叫七情。發乎天性，弗學而能的；父慈，子孝，兄良，弟悌，夫義，婦聽，長惠，幼順，君仁，臣忠，便是人義；講信修睦，便是人利；爭奪相殺，便是人患。聖人之所以治人情，修人義，和人利，去人患，捨禮無以治理。因爲飲食男女，是人的大欲；死亡貧苦，是人的大惡；欲與惡藏在人心中，不易測度，欲究無聲無色的心理，捨禮怎能達到。人類秉天地之德，相交陰陽，會合鬼神，秀備五行。天秉陽，垂日星；地秉陰，載山川。播五行，分四時，和四氣，然後月球生。月爲陰道，不常滿，每一個月十五日爲盈，十五日爲缺。五行四氣十二月，用事爲本；五聲六律十二管，用事爲宮；五味六和十二食，用事爲質；五色六章十二衣，用事爲宜。人皆食味，別聲被色而生，惟聖人作則，創設制度，於是國有禮，官有治，事有職，禮有序。還怕禮教不能普及上下，所以饗帝於郊，以定天位；祀社於國，以列地利；禘於祖廟，以示親仁。旅祭山川，以儉鬼神；祭奉五祀，以重人事。古制宗祝

在廟，三公在朝，三老在學，王者前巫後史，卜筮鼓侑分列左右，王者中心無私，以守至正。是以禮行於郊，百神受職；禮行於社，百貨來集；禮行祖廟，以教慈孝；禮行五祀，以正法則。聖人知禮之用爲最大，遇到破國喪家，必先去其禮。禮之於人，好比酒之有藥，君子以厚，小人以薄。人情好似聖王的田畝，修禮以耕，陳義播種，講學耘草，行仁灌溉，可望豐收安享。治國不以禮，猶如無耜而耕，爲禮而不本義，猶如耕而不種，講學而不合仁，猶如收穫而不食。人得食而肥，於是四體健康，膚革充盈。家肥，則父子篤，兄弟睦，夫婦和。國肥，則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職有守，君臣相正。欲獲這種種良果，必先以禮種因。說罷，與子游步行而歸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

孔子攝相推尊文王

黎彌沮賢進謁季氏

且說孔子官居大司寇，職掌全國刑罰，每遇審理訟案，不憑己意判斷，取決衆意的。依着槐下鞠獄的古制，大司寇堂前栽種三株槐樹，臨審孔子設公案於堂上，招集耆老、士庶人，及原被兩造的親戚朋友，分立於三株槐樹下。孔子命原被兩造詳述涉訟始末情形，然後向立於槐樹下的衆人，詢問兩造理由，誰曲誰直，衆人各憑己意回答，孔子審度衆人的答語，說明某某等立言公正，深合法理，立地依據判決，事無大小，一次審問即行判決，衆論悅服，從無冤枉，人人稱作孔青天。且說孔門弟子漆雕憑爲臧氏家臣，素有賢名，一日，憑來見孔子，孔子向他問這你事臧文仲、武仲及孺子容多年了，這三位大夫，那一位賢能呢？漆雕憑答道：臧氏家中藏有守龜，名叫蔡，三大夫皆視爲卜筮寶器，

文仲閱三年卜一兆，武仲於三年間卜二兆，孺子容三年間卜三兆，憑在臧氏所見只在此，若問三大夫的賢不賢，憑沒有見到，不敢妄說。等到漆雕憑去後，孔子向隨侍的弟子說道：漆雕憑可稱得君子咧！言人的好處隱而顯，言人的過失微而著，才智不可及，精明不自誇，那個能够像他這樣呢？一日，公家養馬的廐，被火燒掉，孔子退朝，帶着子貢再求急趨火所，遇見鄉人來救火的，很恭敬的向他們拜謝，士人行一拜，大夫行再拜，並向衆人問道：傷人沒有？衆人答稱沒有傷人，僅灼傷了幾匹馬。子貢問道：夫子爲什麼向他們拜謝？孔子答道：奔來救火，也是相弔，國廐不幸被火，吾爲國家官吏，禮當拜謝。身爲有司，豈可不知禮呢！子貢又問道：臧文仲職掌魯政多年，立言垂法，至今猶存，可算得知禮麼？孔子答道：臧文仲豈能算知禮，夏父弗忌行逆祀而不加禁止，臧氏燔柴於灶以奉祀，皆不合禮，灶乃老婦所祭，非有司所當祭的禮，好比人體，體不全，

不能算成人，禮設不當，怎能算知禮？冉求問道：齊國二相，管仲過奢，晏子過儉，兩人誰算得知禮的賢臣呢？孔子答道：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也樹塞門，邦君有反坫，以備兩君讌會，反爵於坫上，管氏也有反坫，奢侈過分，怎能算知禮，惟能不用兵車，九合諸侯，不愧稱做賢大夫；晏平仲祭祀先祖，豚肩不掩豆，一襲狐裘，穿着三十年，堪稱賢大夫，惟失之太儉，卿大夫有應享的祀典與章服，他捨棄不用，他人將無所適從，也不能算知禮。子貢見孔子自從攝行相事以來，欲效周公的行政，常常向門下弟子，稱道西伯文王的道德，無與倫比。便向孔子問西伯的道德，怎見得無與倫比呢？孔子答道：商朝虞芮兩國的君主，爭田涉訟，多年不能解決，虞君向芮君說道：西伯文王，道德高尚，吾們何不去請他一言決定？芮君允許，同行至西岐，走入西伯地界，祇見農夫讓畔而耕，百姓讓路而行，走入邑中，祇見男女分道而行，老人不提挈東西，走到朝上，祇見士讓大夫，

大夫讓卿，萬民安居樂業，衙無訟事，獄無繫囚。虞芮兩君自覺慚愧，相對長嘆道：「嘆，吾們真是小人，不可以踏到西伯的朝上，自暴醜態，還是息爭回去吧！」於是由原路回轉，把所爭的田，立爲息爭公田。由此看來，文王的善政，能够不教而使人聽從，不令而使人悅服，有誰能够比擬呢？子貢唯唯而退。孔子攝相多時，魯國大治，日漸富强，這消息傳到了齊國，正值晏嬰得病新死，齊景公哀泣了數日，心中正愁沒有賢臣能繼相位，忽聞孔子相魯，魯國日漸富强了。心想，魯國重用孔子必霸，魯霸必然爭地，齊魯本有夙仇，且係近隣，爭地必先及齊，如之奈何！急召大夫黎彌入宮，告以心中憂悶事。黎彌奏道：「主公憂慮魯用孔子，何不設法沮阻？」景公說道：「魯定公以國政付諸孔子，倚重非常，怎能沮阻？」黎彌奏道：「臣聞貪色是人的天性，國君當昇平之日，必生驕逸，臣請盛飾美女爲樂隊，以送魯君，魯君若然收受，勢必迷戀女色，怠於政事，疎遠孔子，孔子是聖

人見君好色疎賢，必然棄魯他去，主公可得高枕而臥了！景公大悅，卽命彌辦理齊國自從管仲創行女閭三百，振興市面，至今通都大邑，都有女閭，黎彌親往各女閭中，挑選二十歲以內的美貌妓女，付以身價，帶回家中，命老樂工教以容璣舞曲，及管絃絲竹等音樂，分作四隊，飾以美麗悅目的舞衣，並備好馬一百六十四匹，派黎彌爲使，用車載送魯國，暫停於曲阜南高城之外，彌先來相府請見季斯，說明奉君命饋送女樂四隊文馬四十駟，以固兩國邦交，請大駕親往點收，并乞奏明魯侯說罷，呈上禮單。季斯正在壯年，素來喜歡女色的，聽得有女樂四隊，料必是絕色美女，心中快樂非常，卽同黎彌來至南高城外，彌張設錦棚兩處，東棚陳女樂，西棚列文馬，季斯先觀女樂，祇見個個美麗如仙女，身披錦繡，奏以絲竹，作簡短的康樂舞，盡態極妍，有生以來，未曾見過，再看文馬，也都是雄駿良駒，就向黎彌笑逐顏開的說道：「旣承齊侯如此厚意，又勞



大夫親臨，敢不拜領。說罷，卽與黎彌同車至公宮門外下車，彌以國書相授，等候召見。季斯入宮朝見定公，奏明齊使饋送女樂文馬。說時呈上國書，定公接來閱看，祇見寫着：

「杵臼頓首啓魯賢侯殿下。向者孤獲咎夾谷，愧未忘心，幸賢侯鑒及謝過歸田之誠，克終會好，欽佩莫名，祇因國事多勞，聘問缺然。而今覓得歌婢四隊，熟習雅歌妙舞，足以侑酒破岑寂；文馬四十駟，可以駕車備馳聘，敬致左右，聊作修好信物，兼申忱慕，伏維存錄爲幸。」

定公看罷國書說道：「旣承齊侯美意，理當收受，女樂何在？」可往試觀優劣麼？季斯奏道：「現在南高城外，車駕前往，驚動百官，不如微服往觀，臣當護駕同行。」定公稱善，立卽召見黎彌，問過齊侯起居，說明親往檢收，彌先行。定公更換冠服，與斯同至南高城外。由黎彌導至東棚，四隊女樂，由隊長率領歌舞，歌喉妙曼，

舞態輕盈，霓裳光華奪目，看得定公魂消魄蕩，心亂神迷，如游天上，不復有人間思想了。舞罷，女樂一一向定公叩見，定公一面命季斯接收，一面向黎彌慰勞了幾句，命內侍導往館舍中守候回文，文馬也着季斯收受。定公還宮，這一夜不曾合眼，好像歌聲常在耳中，女樂盡在帳下，思量孔司寇必不贊成收受女樂，只好將他瞞過，等到來朝，密召季斯入宮，叮囑瞞過孔子，即命斯草就答書，書中無非致謝厚贈，鞏固邦交等語調，并取黃金百鎰，贈送齊使，黎彌接到復書及贈金，入宮謝恩辭行，回轉齊國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定公分賞三十名女樂給季斯，文馬着圉人收養，就此君臣倆朝歡暮樂，日日迷戀女樂，不問朝政。定公失朝十多天，孔子早由南宮敬叔密報，即入宮面諫定公，不該迷戀女樂，不獨怠忽朝事，國家永無復興之望了，力請撤除女樂。定公諱言沒有收受，盡在季相府中。孔子即以敬叔之言爲證，定公仍舊諱莫如深，孔子只好退出。不料

定公遷怒於南宮敬叔，立地將他削職逐出都城。敬叔急來求救於孔子，孔子問道：你以多言招禍，君上借什麼罪名將你削職驅逐的？敬叔答道：君上說我外恃標榜，虛有賢名，內實奸詐，貪贓致富，謂吾家產較前增多十倍有奇，這是我善於居積，由田產和經營的商店中，連年所獲的厚利，並無一絲一毫不正當的贓款在內，削職是無關重要，那身名被污，實屬難當，敢請設法挽救。要知孔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

汪錡死社稷哀榮盡禮  
孔子去鄉邦審慎擇棲

且說孔子聽了敬叔一席話，說道：這是君上正在盛怒之下，丘的忠諫尙且不納，怎能替你設法呢？只好且作緩圖！敬叔說道：內侍廉侍頗得君寵，吾想化黃金百鎰爲私費，囑他在君前剖白，夫子以爲如何？孔子說道：君上因見你富厚多金，致坐貪污削職，豈可再用黃金買囑內侍進言；定公明知廉侍得了你的賄賂，才肯替你說情，愈是坐實你是植黨營私致富的了。不如養晦待時爲妙。敬叔唯唯告別。且說定公自受女樂後，在孔子忠諫的當兒，推說齊國送來歌婢四隊，盡爲季氏收受，寡人祇受文馬四十駟。雖則諱不承認，還恐露出破綻，不得不強振精神，照常視朝，不過夜來同女樂廝混遲眠，來朝不免晏起。

視朝過時，累及衆文武在朝房等候多時。季斯本是好色之徒，自受女樂，朝歡暮樂，不問政事，久不入朝。子路爲季氏宰，看不入眼，往見孔子，說道：「君相迷戀女色，怠忽政事，魯國還有什麼希望呢？夫子可以挂冠出走了！」孔子答道：「魯是父母之邦，君相雖然荒於聲色，這是少年的天性，猶望君上頓然覺悟，吾魯尙有復興的機會，出國尙非其時咧。且待遇到大典，看君相是否照例舉行，再定行止。自古以來，君子得位不苟，審慎而後應徵；去位有史臣秉筆直書，也不敢冒昧而行。說時，隨手取一冊晉史，指給子路閱看：「趙盾弒其君靈公。」接着說道：「晉靈公大家都曉得被趙穿刺殺的。就爲趙盾是晉國的元老，靈公命勇士殺他未成，盾卽出亡，未曾出國，那靈公已被趙穿殺死，衆文武卽迎盾還朝，擇立新君，盾仍爲卿相，百官誰敢不仰承鼻息。偏有史官董狐，在晉史上，大書特書趙盾弒君四字。盾入史館看見了，命董狐把盾字改作穿字。并向董狐說

道：先君爲趙穿所弒，通國皆知，這樣大事，豈可在史冊上悞書我名，速卽改正。董狐答道：子爲正卿，逃亡不出境，還朝不討賊，弒君的主謀，不是你是誰呢？董狐之頭可斷，晉史不得改易的。趙盾長嘆說：大臣進退，有史官秉筆直書，怎可不加審慎呢！子路問道：趙宣子爲臣如何？孔子答道：晉靈公年少殘暴，不納元老忠諫，反欲置之死地，致被趙穿所弒，咎由自取。董狐可稱得良史，不懼權臣，直書信史。趙宣子不黜董狐，也是良大夫，甘受春秋史法的責備，祇爲進退不出諸審慎，徒貽後悔，當時逃亡出境，就可免此惡名。子路說道：定公素極倚重夫子，偶然溺於聲色，那是少年常有事，不能與晉靈公同日而語的。孔子說道：是啊。丘所以不願棄官他去。從此全國政事皆由孔子裁決。一日，守保邑的官吏來一角文書，孔子拆閱，書中敘述齊寇犯魯境，難民紛紛逃至保邑城中避亂，公叔務人適居保邑，親見難民狼狽入城，汗流氣喘，把杖支着頸項，靠在城

牆上哭泣。務人揮淚口說：刀兵病民，賦稅累民，君子弗能够爲謀靖亂，士弗能够以死衛國，那裏說得過去呢！我既出此言，敢不拚死殺賊，以救百姓麼。說着，奔回家中，更換甲冑，執矛復出。隣童汪錡，素爲務人所嬖愛，當時自願隨務人同往殺賊，手執利斧作兵器，緊隨務人奮勇來戰齊寇。寇衆約有三百多人，保邑卻是小城，居戶不滿二百家，絕無一人敢作後援。務人本來不是有名上將，祇爲先君出亡失國，憂憤不平，願拚一死，遂與汪錡同死於寇。齊寇飽掠而去。保邑居民收取兩人屍骸，公議一律厚葬。耆老主張汪錡尙未成年，不當受公衆哀殤。保邑宰因爲此事，呈報大司寇取決。孔子批復云：「汪錡雖在童年，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死節等於成人，自當受民衆哀殤，並候君恩，與公叔務人一體旌表。」保邑宰接到回文，依法舉行哀殤公葬，不在話下。光陰迅速，已屆冬至，是日例行郊天大典，自有司禮官先一日在南郊天壇打掃設備，至期陪祭。

大臣及司禮各有司，天未黎明，早已齊集南郊官廳，守到天明，方見定公駕到，那季斯位居卿相，例應陪祭，不料他貪戀溫柔鄉，托病不來，由孔子引定公入壇，行郊天禮，就位上香，獻爵，奠帛，讀祝，燔柴，三獻爵，九叩首，郊禮告成，向例君臣還朝視政，那知定公逕自還宮，并胙肉也無心分賞陪祭各官。孔子守到午後，命主胙官入宮奏請分胙。定公命內侍傳諭，分胙向歸季氏的，可往季相府去請命。主胙官再往季氏請命，寒冬日短，天已昏黑，季斯祇稱曉得了，當晚不及宰分，主胙官回去，守到次日下午，仍不見分胙。原來季斯荒於女色，已把這事忘懷了。主胙官恐怕得罪，不敢再去催促，孔子等到次日，不見頒賞胙肉，便向子路太息道：郊天分胙，爲一年一次的最重大典，現在魯君相沈溺聲色，連分胙也不在心上，怎能勉力圖強呢！吾道不能行於父母之邦，這是我的命吧！說罷，彈琴作歌道：



「君相陷溺聲色兮，吾道難行，祀天分胙忘懷兮，吾可出走，優哉游哉，聊以卒歲！」

歌罷，召集一班門弟子，把家事交伯魚照顧；一面收拾行李，帶着一班弟子棄官出國。冉求子路本爲季氏家臣，得悉孔子棄官出走，他倆本視家臣如敝屣，當下也卽同駕輕車，棄職追及孔子，同行出走。隔了兩日，大司寇衙署中，不見孔子來辦公，一班屬員，只道在家患病，帶着緊要公事，當門請示，伯魚出見屬員，說明家父因年老衰弱，出國訪名醫求治，匆促登程，不及入宮辭行，所有印信囑鯉代爲呈繳。說時把印信交給屬員帶去，並請入宮代爲奏明。屬員問道：大司寇何時出走，向何方去的，跨着快馬還追得轉麼？伯魚答道：出行已經兩日了，向那道而去，不曾說明。屬員懊喪告別，先到相府報告季斯，季斯收過印信，命他們回衙辦事，卽命冉求駕車入宮，家人回報子路冉求都隨孔子出走。

了。季斯長嘆一聲，命他人御車至宮門外下車。入宮朝見定公，奏明孔子已經棄官出國去了。定公驚詫問道：何不派飛騎追他回來呢？季斯奏道：出行已閱兩日，且不知向那方去的，無法追尋，只好由他去吧。定公太息道：孔丘在位，整飭吏治，奪回失田，確是個賢臣，一旦去國，未免可惜！季斯奏道：臣當派人向各國探聽，得悉孔丘托足那一國，然後派使徵聘他歸國，他的家眷都在這裏，遲早要回來的。接着奏請以叔孫州仇爲大司寇。定公准奏，傳旨特任。就此魯國的國勢仍歸衰弱，那季斯和定公，都因迷戀女樂，精神耗傷過度，朝歡暮樂了三年多，相繼去世。孔子要到魯哀公十一年奉召歸魯，且待後文再提。迴筆且說孔子棄官去魯，隨從弟子十數人，駕車隨行，及至中午下車打尖，孔子便同一班弟子商議道：丘匆匆棄官出走，此時好比一羣失林鳥，當往何處求枝棲？二三子替丘擇定一去處，否則大地茫茫，到那裏去呢？子路說道：當今惟衛君

靈公最爲愛賢禮士，朝中賢臣頗多；並且由的岳家也在衛都，妻兄顏濁鄒景仰夫子多年了。到他家居住，必得優待。孔子說道：由的主張，正合吾意，准向衛國去吧。顏回說道：衛君不能用蘧伯玉，稱不得愛賢。衛夫人南子且有醜名，足見教化不良。常言道：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，夫子何不另擇枝棲？孔子答道：衛國不少賢臣，如史魚等都得衛君信用，伯玉未仕，諒來未得重臣荐引，不足爲衛君咎。至於南子有醜行，他是生長於宋，嫁至衛國，咎在南子父母之邦。至於教化的良不良，入國問俗，就可曉得，丘當留心訪察。決定赴衛。大家登車，取道向衛國前進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顏雝由下榻留聖人 衛文子當筵問賢士

且說孔子去魯適衛，行抵衛國邊境，遇見一婦人頭帶象牙櫛，行於道上。孔子停車向諸弟子說道：「欲知衛國的教化能否普及男女，當向婦女口中探風，諸弟子誰能去向道旁婦女作問答？」顏回答道：「願前往。」說罷下車，走至婦人前，拱手行禮道：「吾有徘徊之山，百草生其上，有枝而無葉，萬獸集其中，有飲而無食，故向夫人乞借羅網而捕之。」婦人聞言，即取象櫛給顏回，回受櫛問道：「夫人不問原委，即取寶櫛借我，爲什麼呢？」婦人答道：「聽了你的話，曉得你欲借象櫛一用。」回又問道：「夫人怎見得我要用寶櫛呢？」婦人答道：「徘徊之山，那是君的頭，百草生其上，有枝而無葉，那是君的髮，百獸集其中，那是髮中生虱，借羅網捕之，那是借櫛捕虱。吾故取櫛授你。」顏回肅然起敬，解髮臨風梳櫛，然

後束髮加冠，取巾把櫛拂拭乾淨，拱手奉還，長揖而退，登車以問答經過，詳告孔子。孔子長嘆道：這婦人的智慧，吾愧不如，可見衛國的教化，普及閭門，否則婦人何來這樣的智慧呢！於是驅車前進，直至衛都，子路先入城報知妻兄，顏籬由久慕孔子大名，得悉駕到，立即整衣冠，同子路出城迎接，引導到家中，特設盛筵洗塵，并下榻連同諸弟子一併留住，誠意招待。衛國的卿相彌牟又稱衛將軍文子，孔子與他未曾見過，惟有子貢與他相識，所以來朝子貢奉夫生命，來謁文子，文子素重子貢是孔門賢弟子，親自降階相迎，讓入客室，分賓主坐下，文子問道：難得大駕光顧，敝都不知有無公幹？舍館定在那裏？子貢答道：並無公事，隨吾夫子同來觀光，現寓顏濁鄒宅中。文子問道：尊師孔子，官居魯司寇，兼攝相事，有何閒空來此呢？子貢就把齊人饋女樂，孔子棄官出國的經過，聊述一遍。文子道：吾君求賢若渴，並且久慕孔子大名，待牟入朝先容，吾君

必然親來徵迎。子貢謝道：「承相國盛情，且等夫子來謁見時，面商後行如何？」文子答道：「這也可以的。時當午正，文子款留便酌，酒逢知己，談了一回魯君及三家的近况，君子在背後不談人過，所以子貢不會說壞魯君臣。文子又向子貢問道：「牟聽人說，孔子施教，先授以詩書，次導以孝悌，再說以仁義，觀以禮樂，然後成以文德，入室升堂的弟子，計有七十二人，誰爲賢弟子？」子貢對稱：「賜實不知。」文子道：「子曰：『與及門弟子共處，怎說不知。』」子貢答道：「賢人舉動無妄，無從看出，所以君子有言云：『智莫難於知人。』」况且夫子門人，共有三千，賜間有未得一面的，怎能以徧知賢否見告呢？」文子道：「就吾子所知的，請言其品行。」子貢對道：「能够不厭不倦，誦詩崇禮，行不貳過，安貧樂道，是顏回的品行。孔子讚以詩云：『媚茲一人，應侯慎德。』純孝性成，德行無虧，若逢賢君知遇，顯親揚名，是個王者之相。不憂貧，不遷怒，不深怨，不記舊惡，是冉雍的品行。孔子稱他的

能才云：有土的賢君，有衆可使，有刑可用，加怒以服人，并讚詩云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惟雍能够有始有終。好勇過人，奮不顧身，不畏強禦，不欺寡獨，出言循性，擅長政事，兼能治軍。是仲由的品行，孔子和以文讚以詩，大意說：精通小法大法，能使下國強大，受天子寵命，不憂不懼，奏事忠直，強哉武士，文不勝質。敬老卹幼，迎賓勝任，好學博藝，辦事勤慎，是冉求的品行，孔子曾說他：敬老近禮，卹幼近惠，好學多智，勤則有功，好是個助宣德教的國老。持躬齋莊嚴肅，立志通達好禮，儻相兩君，篤雅有節，是公西赤的品行，孔子讚他道：禮經三百，可以勉學而知，躬行三千威儀，那是很難的。公西赤不解，便問怎樣解釋的？孔子答道：充兩君會盟的儻相，當觀容貌以相禮，度禮節以祝辭。匆促間度事制宜，這不是很難的麼？衆人聽得夫子讚美，以爲公西赤有成了，孔子向人說道：子華祇通達了當賓客的威儀，未能通達治國的本體哩！並向一班門下弟子

說道：你們要學賓客的禮儀，可以赤爲模範，滿而不盈，實而如虛，過如不及，這都是難事啊。博無不學，狀貌謙和，德性敦厚，出言取信於人，輕視大人，不慕富貴，立志安靜，能享上壽，這是曾參的品行。孔子稱他道：孝是德之本，悌是德之序，信是德之厚，忠是德之正。惟參全備此四德。大功不誇，高官不慕，不屑趨炎附勢，不欺鰥寡孤獨，這是顓孫師的品行。孔子稱他道：不誇猶易爲，不欺無告的百姓，那是仁，讚以詩云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又稱他能貫通大學的深義。送迎賓客，恭敬不忽，交上接下，截然兩途，這是卜商的品行。孔子讚以詩云：「式夷式已，無小人殆。」文子攬言問道：這兩句詩意，是怎樣解釋的？子貢答道：作用解夷，作平解殆，作危解。那是說用公平作自己的矜式，自無小人結怨算計的危險了。所以孔子說：商常能持平以待人接物，雖近小人，絕無危險。貴顯不喜，貧賤不怒，爲民謀利，自奉廉潔，事上以誠，助下盡力，這是澹臺滅明。



的品行，孔子稱他道：獨貴獨富，君子恥之，滅明的立志如此。先事思慮周到，及事使用不亂，舉動合理，這是言偃的品行。孔子稱他道：欲能則求學，欲知則審問，欲善則慎行，欲給則豫謀，惟偃能之。獨居思仁，公言說義，讀詩，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，是宮縉的品行。孔子信爲異士，妻以姪女，縉出入門戶，未嘗越履，日常往來，足不踐影。春分蟄虫皆出，不殺生物，春夏草木滋長，不折植物，親喪守制，未嘗見齒，這是高柴的品行。孔子稱他道：柴於親喪，能盡禮，啟蟄不殺，順人道，方長不折，具仁心。這幾個同學，皆是賜所親見的。至於賢不賢，賜不敢妄言。文子道：牟昔聞人言，國有道則賢人興起在位，中人服用，百姓歸附，今聞君論富茂極了，諸子皆可作諸侯相，可是當世未有明君，以致不遇吧？而今偕來敝都，吾國得多賢佐治，將有復興之望了！當下且談且飲，盡歡而散，子貢回見孔子，先述文子歡迎荐引，次述詢問及門弟子誰賢，接着把上文回答文子的話，

詳述一遍。孔子笑道：「賜僅知人之次。」子貢答道：「賜何敢自詡知人。不過述吾所見到的。孔子說道：耳所未聞，目所未見者，豈有思想不到的呢？」子貢道：「賜願聞其詳。」孔子道：「不克不忌，不念舊怨，是伯夷、叔齊的高行。思天而行敬，服義而行信，孝於父母，恭於兄弟，是趙文子的高行。事君不敢愛死，也不敢忘身，保全忠孝，不遺親友，得時則進爲君用，不得時則退而隱居，是隨武子的高行。爲人淵博多聞，才略足以名世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平治，國無道，緘口足以保身，是銅鞮伯華的高行。外寬內正，嚴於責己，寬以待人，行仁恐後，以善自終，是蘧伯玉的高行。孝恭慈仁，修德行義，遠貨去怨，輕財不貪，是柳下惠的高行。君雖不明，臣度量爲臣，不可不忠，所以君擇臣而任，臣也擇君而事，君有道順從君命，無道不受命而退隱，是晏平仲的高行。蹈忠以行信，終日慎言，以免過，國無道處賤不悶，安貧無憂，是老萊子的高行。立志以待天命，居下不攀援求進，雖游四方，

常念父母，不盡樂而言歸，因無能而求學，是介子山的高行。子貢道：敢問夫子所知的，只有此數子麼？孔子答道：吾也略舉耳目所及的，從前晉平公問祁奚道：羊舌大夫是晉國的良大夫，他的品行何如？祁奚答稱不知。平公說道：寡人聞子自少養於羊舌氏，何故推說不知？祁奚對道：羊舌大夫少年恭順，心知有恥惡過失，立時改去，不使過夜，及爲大夫，盡善道而謙讓，及爲輿尉，正直而守信，他的爲人，溫良有禮，博聞多才。平公問道：初問子何以對稱不知？祁奚道：羊舌大夫每易位改變志行，所以不敢遽對。子貢告退，記述夫子之言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

## 私立廟文子詢廟制

## 好用兵靈公問兵戎

且說衛將軍文子，敬重孔子是當世聖人，自子貢別去，卽入宮奏明衛靈公，靈公素來愛賢禮士，聞得孔子到此，卽欲親往迎入朝中，任以國政。文子奏道：待臣先往請見孔子，傳達君命，迎他入朝相見，若然他不應召，必欲主公親往迎迓，便是傲慢，一旦任以國政，祇恐專權悞國，不可不審慎於前。靈公稱善。文子退歸，來朝整衣冠，命御者駕車，擬往顏宅拜見孔子，正遇孔子命子貢爲引導，先來拜訪，文子降階相迎，延入室中行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文子說道：昨日子貢到此，得悉大駕光臨敝都，欣喜欲狂，卽入宮先容奏明，奉君諭代表迎迓，這時正擬駕車造謁，大駕已至，不及恭迎，望勿見罪！孔子笑道：丘有何德何能，敢勞將軍遠迎，丘居闕里，每遇貴國士人來問道，談及貴國政治，總稱將軍才

兼文武，爲衛國柱石，衛侯也是當世首屈一指的賢君，所以專誠到此觀光，入境問禁，入國問俗，入朝問政，始信人言非虛，能不令丘折服。文子謙遜了幾句，接談了一回列國的近事，特設盛筵爲孔子洗塵，在座連子貢祇有三人，酒行三巡，文子想起了一件家事，便向孔子問道：先君安葬多年，尙無祭祀所在，今擬就家園空地，爲先君立廟，不知與廟制相符否？孔子答道：公廟設於私家，古禮所無，當世慣例，丘實不知。文子問道：立廟的尊卑上下，古制是怎樣的？孔子答道：天下有王，分地建國，設廟奉祀祖宗，乃分親疎貴賤多少之數，所以天子立七廟，三昭三穆與太祖，故分七廟，近廟爲高祖，按月朔拈香祭拜，遠廟爲祧，高祖之父母及祖父母，稱爲二祧，按四時致祭；諸侯立五廟，二昭二穆與太祖，分爲五廟，祖考廟四時致祭；大夫立三廟，一昭一穆與太祖，分爲三廟，四時致祭；士立一廟，稱考廟，王考無廟，合於考廟，四時致祭；庶人無廟，四時祭於寢，這

是從虞舜起至周代所不變的。凡虞夏商周四代帝王的郊祭，皆是配天大典，禘，五年大祭所及，惟太祖廟不毀，古制祖有功宗有德，立廟不毀，周代有功之祖，就是周文王的廟，有德之宗，就是周武王的廟，配食明堂，至今廟貌常新。文子又問道：祭典云虞氏祖顓頊而宗堯，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，殷人祖契而宗湯，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，這個四祖四宗，或爲異代，或爲有功德的祖考，當然立廟不毀。至於有虞宗堯，夏祖顓頊，皆屬異代有功德的，也可以保存其廟麼？孔子答道：是啊，誠如將軍所問，殷周的血系祖宗，有廟可以不毀，異代祖宗，有大功德於國家，雖在異代，也可以不毀的。詩經云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邵伯所憩。」這篇的意義，是周人追念邵伯的德政，不忍剪伐他所憩的樹，何況異代祖宗功德昭垂，安可不遵奉其廟呢？文子拱手改口稱呼道：夫子不愧爲天下名師，及門弟子達三千人，牟得聞一席教言，頓長不少見識，也欲執贄門

下爲弟子，幸勿見拒。孔子笑謝道：「丘安敢收將軍爲弟子，但是朋友切磋，本屬古今通例，將軍苟有下問，丘無不竭誠見告。」文子唯唯應命，就此常以夫子相稱，及至席散，約定來朝朝見靈公，孔子道謝回顏宅，顏回侍側，忽聞哭聲甚哀，孔子道：「回，你可知隣家何故如此慟哭？」回答道：「這種哭聲，不獨哀慟死者，還帶着生離的悲傷咧！」孔子問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回答道：「回聞桓山有鳥生四子，羽翼皆成，將向四海分飛，母鳥悲鳴以送，哀聲與此哭聲無二，是傷四子生離不返，回以音類推測而知之。」孔子卽使子路赴隣家探問，果如顏回所料。隣嫗因夫死家貧，將賣愛女以葬夫，與女生離而痛哭。子路歸報孔子，孔子說道：「回可稱博學多能，精於辨別音聲，這是不易的。」子路說道：「夫子來朝入見衛君，不知有沒大有爲的希望，何不先卜一卦，以驗否泰？」孔子稱善，卽從行李中取出卜易的用具，虔誠自卜，得一賁卦，面上頓現失意狀態，一班弟子侍立觀看，子張發

言問道：師聞卜者得賁卦，皆斷爲吉兆，夫子卜行藏得之，也從吉論，爲什麼反覺愀然不樂呢？孔子對道：尋常卜易術士，懂得什麼易理，江湖亂道，不足爲憑。按周易，離下艮上爲賁，繫辭山下有火，並不是正色卦，若幹不正當事卜得之，可從吉論，丘的出處正大光明，黑白宜正，今得賁，在我不是吉兆。丘聞丹漆不文，白玉不瑠，就爲質有餘，不受瑠飾的緣故呀。顏回說道：賁卦非正色，君子占出處得之，非但不吉，并且凶象顯露，夫子宜加注意。孔子說道：回，吾心不快，就爲此呀！孔子悶悶不樂，當晚無話，來朝孔子清早來見文子，文子就與他同車入朝，帶引朝見，靈公以賓禮相待，向孔子問道：鄭子產爲當世賢大夫，曾經向寡人說：有國家的，當計劃於廟堂之上，國政自然平治了。敢問語意何如？孔子答道：那是確論，能愛人的人，也愛他；惡人的人，也惡他。知道自己所好惡的，當知他人也是好惡的。這叫做不出戶庭，能知天下，就是推己及人的見解呀。靈



公依舊沒有了解，不願再行追問，便道：現在天下紛紛，各以兵力爭雄，敢問編列軍旅，訓練戰陣，如何入手？孔子答道：孔丘祇知俎豆祭事，至於行軍列陣，沒有學習過，不敢妄對。靈公正想練軍爭雄，聽得孔子答稱未習軍事，大爲失望，退入後宮。孔子退朝，別過文子，回到寓中，心頭煩悶，一言不發。顏回子貢早已看出夫子心事，默坐一旁，偏有個酷慕做官的子張，以爲夫子入朝，衛君必任以高位，就向孔子問道：衛君素有愛賢之名，決不會以小就屈留夫子的。孔子不對，子張又說一遍，孔子素來不以怒言對弟子，當下向子張含笑說道：你去收拾行李吧，接着向一班弟子說道：快去收拾駕車，午飯後吾要走了，不許漏洩，免得文子來挽留，糾纏煞人。冉求自言自語道：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說時拖着子路同去收拾行李，喂馬駕車，等到吃過午飯，孔子向顏回由揖謝招待盛情，并出禮物相贈，讎由推還不收，說道：衛將軍囑我優待夫子，現在夫子

不別而行，將軍向我責備，如何回答呢？子路向孔子說道：大丈夫來得明，去得清，夫子現將望那道去，應該直說，免得舍親受責備。孔子說道：丘將往宋國去，由齊國邊界取道而行的。讎由方敢拱手送行。孔子遂挈諸弟子登車逕出衛都，取道向齊國邊境前進。去宋國雖近，也有二三日路程，偶從山前經過，孔子口中發渴，下車索飲，無如山野間絕無人家，找尋了一回，耳中忽聞水聲潺潺，循聲前往，瞥見山澗中積有流泉，清澈見底，諸弟子正欲爭相掬飲，不料孔子

在旁喝阻道：這種流泉喝不得的。子路問道：山澗流泉，不含毒質，爲什麼喝不得？孔子指着山上鐫字說道：鐫名盜泉，必爲盜賊的遺跡，不是吾等所當飲的。

正說間，瞥見一樵子從山上走來，孔子向他動問道：敢問樵哥，這處流泉，爲什麼叫做盜泉？樵子答道：昔年盜跖洗劫衛國邊境，殺人無算，衛將軍率兵拿捉，盜跖逃匿此山中，口渴欲死，尋得此泉以解渴，卽於石上鐫盜泉二字，永留紀

念的。孔子便向子路說道：由可聽得麼？盜跖食餘的流泉，丘惡其人，寧渴死不願取飲。說罷，大家登車趕路，行至傍晚，投道旁客店中果腹宿夜，來朝起身，吃過早飯，付過宿費，駕車重行趕路。時在孟春天氣，東風送暖，草木回芽，正從田野間經過，霍地一陣歌聲，隨風送入孔子耳中，孔子舉目四顧，面現驚異狀態，即叫弟子停車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

解匡圍蘧瑗邀孔丘

救魯難子貢說田常

且說孔子去衛適宋，行至中途，瞥見道旁田畝間，有一老人，鬚髮皆白，約摸有百歲光景，一手攜杖，一手向田中拾取去冬遺落下的稻穗，口中唱着歌，看他快樂非常。孔子遂叫御者停車，并向子貢說道：那老翁偌大年紀，能够自樂其樂，大可以去和他一談。子貢應命下車，逕向老翁迎面走去，及至近身，向他微嘆道：老丈如此高年，不能够安居養息，還在這裏唱歌拾穗，怎不懊悔呢？老

人不答，子貢連問不已，老人被逼不過，回答道：吾林類有什麼懊悔呢！子貢道：老丈少年不勤學行，壯年不求競取，老無妻子代勞，死期將至，有什麼樂趣在陌上行歌呢？林類笑答道：吾的所以爲樂，是大家有的，你獨以爲我憂，難道你是不懂人生自有樂趣的？子貢道：吾少不勤行，壯不競取，故能壽至今日；老

無妻子代勞，死期將至，脫然無累，故能快樂行歌。子貢道：壽固人人所樂，死固人人所惡，子爲什麼以死爲樂呢？林類說道：死與生一往一反，所以死於是，安知不生於彼；又安知營營求生者不可得，人人料他將死偏不死；又安知我今日死，較勝於昔日生呢？子貢不解語義，長揖而退，登車以林言轉告夫子。孔子道：丘早知可和他一談，果不出吾之所料，不過他的語義很長，尙未說盡咧。子貢問道：此老不像隱士，自稱林類，究竟是個何等人物？孔子答道：那是個善於養生，不慕虛榮，隱於田畝間的高士，誰說不是隱士呢？說罷，命弟子驅車前進，這天趕到匡地歇夜，投入一家客館中膳宿，不料從前陽虎失敗奔齊，來居匡地，就住在這客館裏的，旋因橫征賦稅，匡人將殺他，虎連夜改裝脫逃。孔子面貌頗似陽虎，客館主人見孔子及暮來投宿，貌似陽虎，且是山東口音，悞認作虎，密報匡簡子，簡子連夜召集壯丁二百多人，各執傢伙，把客館圍得水洩。

不通，來朝孔子起身盥漱，忽見子路怒容滿面，手挺長戈，走來說道：「匡人不知分量，集衆圍住客館，攔住去路，欲害夫子，由雖非萬人敵，諒來這一班無知匡人，還殺得退咧，願去決一死戰。」說罷，轉身欲行。孔子喝阻道：「且慢，世間惟有仇殺，丘與匡人都屬素昧生平，前日無仇，往日無冤，決不至於加害，其中只怕有悞會，吾來鼓琴，你作歌相和，接着命顏回出去詢問匡人圍困原因，顏回應命，自去與匡人問話，孔子取琴而彈，子路唱歌以和，彈的是文王操，三闋告終，匡人已散去十之六七。」子路說道：「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孔子說道：「還沒有回來，難道棄他而行不成？」子路說道：「待由去找他來。」話聲未絕，瞥見一隊戎裝兵士，排衆直入，子路急取長戈以備迎敵，忽見一文士從兵隊中走出，向孔子作揖行禮道：「前日駕臨敝都，正遇瑗因事赴鄭，昨日回都，往見衛將軍文子，談及大駕僅留兩日，不別而行，已望宋國去了，文子命瑗率隊飛馬追趕，無論如何，須

同大駕回轉，還望勿卻。原來來者是蘧瑗字伯玉，素來與孔子相識的。孔子還禮讓坐，問道：丘聞史魚荐子於朝，靈公不能用，現在經何人推荐，任何官職呢？伯玉說道：雖經文子荐引，靈公仍不用，文子見吾家寒，分祿贍我身家，文子可稱爲當世不可多得的賢卿相，他將以去就爲公爭位置，願公不要辜負他的盛情！孔子答道：偏勞吾子跋涉，自當回去。說時顏回走來，見過伯玉，孔子問道：許久不見你歸來，只道你死於匡人之手了。顏回答道：回何敢死，往見匡簡子，詳告夫子姓氏里居，他纔知悞認夫子爲陽虎，匡人受虎苛政，欲殺虎以洩憤，不欲加害夫子，已將匡人喝散了。孔子方纔明白，當即同諸弟子駕車，隨伯玉歸衛，卽寓蘧宅，靈公待以客卿禮，孔子日與一班賢士大夫交游，很是投契。挨過了半年，賢大夫史魚病入膏肓，自知不起，向兒子說道：吾仕衛朝，不能進蘧伯玉，退彌子瑕，是吾爲臣不能正君，生不能正君，死不當成禮。我死，移置屍體。

於牖下，且慢大殮。言畢而卒，其子遵遺囑移屍牖下，百官俱往舉哀，靈公也往弔，不見舉行大小殮，很詫異的詢問孝子，爲什麼不殮？孝子卽以遺言奏明。靈公失容答道：這是寡人不納忠諫的過失。一面命殯於客位；一面進用蘧伯玉爲大夫，并把彌子瑕降職。孔子批評道：古來忠臣諫君，至死方休，惟有史魚死後尙能行屍諫，能够忠感衛君進賢，史魚可稱直臣咧！且說南宮敬叔因被魯定公削職，探得孔子在衛，他也帶厚禮來朝衛君，獻禮求請援助。靈公許諾，擬將他的厚禮，送給魯君，乞情准予敬叔歸魯。文子退朝，往問孔子以賄送敬叔歸國，是否可行？孔子答道：敬叔以富敗，今再以重賄求歸國，後患無窮，不如盡散其財以求貧，歸國可絕後患。文子稱善，不復賄魯。敬叔相依孔子，將來同行歸魯，這是後話。且說齊國的田常，自從晏嬰死後，便想叛亂奪取君位，憚於高鮑二重臣，不敢冒昧作亂，及聞孔子去魯，便向景公奏請伐魯。他以謂兵權在



手，將來容易奪取君位。景公准奏，命他訓練三軍，以備伐魯。這消息被在齊的孔門弟子曉得了，密報孔子，孔子便召諸弟子商議道：魯是吾父母之邦，現在田常將伐魯，丘的廬墓將遭兵災，不可不救。吾想屈節於田常以救魯，你們誰有口才能够奉使往說田常？子路道：由願往見田常。孔子不許，子張請往，也不許。子石請往，也不許。三人退向子貢道：夫子欲屈節於田常，我們三人請往，皆勿許，這是吾子用辯之時，何不去請行？子貢入見孔子，請命使齊，孔子許之。子貢便即駕車來齊都，請見田常，田常延入，見面搶先說道：吾子前來，阻我伐魯麼？子貢答道：賜隨孔子去魯多年，魯事與賜無涉，專爲將軍運籌到此，據賜愚見，收功於魯實難，伐吳圖功較易。田常問道：怎見得伐吳較易？子貢答道：賜聞憂在內的宜攻強，憂在外的宜攻弱。將軍三次請封不成，是大臣不聽令，鮑晏戰勝以驕主，破國以尊臣，將軍無功可言，君恩日疏，欲與大臣爭，將軍不覺危

險麼？田常道：子言誠然，不過先遣兵車已及魯境，不可改道奈何！子貢道：將軍下令緩進，賜請救於吳，乞吳師伐齊以救魯，將軍可移兵與吳戰了。田常許諾，子貢遂南行至吳，入朝吳王，奏道：王者不滅國，霸者無強敵，重鑿千鈞，加銖兩便，見傾側移動。現在齊國將加兵於魯，一戰而勝，與吳爭霸，臣竊爲大王擔憂！宜速仗義救魯，以撫泗上諸侯，誅暴齊以服晉，此爲大王雄長天下的功業，豈容錯過。名爲救魯，實困強齊，智者決無疑意。吳王說道：子言雖合時勢，不過吳常困越，宿仇未解，現在越王養士教民，久有報吳的決心，須待寡人先滅越，然後移兵伐齊以救魯。子貢奏道：越國僻小不及魯，吳國新強勝於齊，乃大王今欲捨齊而伐越，齊兵早以伐魯奏功。大王當以救弱存亡的仁義，號召諸侯，若棄強齊而伐弱越，不義不勇，何以顯名當世？臣聞勇者不畏難，仁者不欺弱，智者不失時，義者不絕世。今宜存越示天下以仁，伐齊救魯，示天下以義，威震晉

國。天下諸侯正愁無盟主作保障，得聞大王鋤強救弱的威名，必然相率來朝，霸業告成，易如反掌。若然大王恐越乘虛來復仇，臣請往見越君，令他出兵隨王伐齊，大王可令他充先鋒以立功，此乃害越利吳的絕妙上策，敢請大王明察。吳王聽說，笑逐顏開的說道：誠然是絕妙的上策，但是吳越深仇未解，寡人得悉勾踐自會稽放回，臥薪嘗膽，誓欲報吳以雪恥，正在養士練兵，希圖一戰勝吳，未必肯聽子游說，出兵隨我伐齊，子將奈何？子貢答道：臣聞越君期以十年教訓生聚以雪恥，現在爲時不久，國勢未強，怎敢不服從大王命令，倘然不納臣言，請大王先出兵伐越，不怕他不屈服。吳王稱善，子貢辭謝而行，逕向越國而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

吳使見齊君求婚勸和  
聖人見南子出游陪乘

且說子貢辭別吳王，從姑蘇雇舟，從水道赴越，不能直達越都，行至中途，捨舟登陸，雇車乘坐，逕到越都，就城外館舍稍息，館人入朝報稱有吳使到此，越王駕車出城，入館迎候，請子貢登車，親自爲御，直抵朝門下車，延子貢入朝，以上賓禮接待，賓主安坐，越王問道：大夫辱臨蠻夷小國，不知有何見教？子貢答道：賜從吳國到此，曾說吳王出兵伐齊救魯，以仁義昭示天下，吳王採納賜言，猶恐大王乘虛襲吳，擬先伐越。賜說破越固可操左券，不過尙無仗義救人的決心，徒令人生疑，計太拙；具有仗義救人的意思，使他人預知，計太險；事未發動，先聞於衆，計太危。這三項，皆足爲舉事的禍患！勾踐拱手說道：孤因不度

德，不量力，與吳爲難，受困會稽，痛入骨髓，日夜焦唇乾舌，苦思與吳王接踵而死，這是孤的志願。今請大夫幸告以利害，使孤知所適從。子貢答道：吳王爲人猛暴不仁，臣下難堪，國家疲弊，百姓怨上，大臣內變。伍子胥倚老忠諫，吳王深惡之，太宰嚭以嫉賢進讒，嬖倖當國，這是天假越以報吳的機會，王苟能發兵以激他伐齊之志，獻重寶取悅他心，卑辭聽命以尊奉，促成他出兵伐齊，這是聖人所云屈節以求達的良謀。若然伐齊不勝，是越之福；若勝則驕，必然移兵臨晉；賜當北行，請見晉君，出全國精銳迎敵，吳先與齊戰，精卒傷亡必多，又被晉用重兵奮鬪，吳師必弱，王可攻其疲以復仇，事必有濟。勾踐作揖拜謝道：謹遵教言行事，決不背信。子貢臨別切囑以速爲貴，遲恐他按兵不動，養精蓄銳，專與貴國爲難，奈何！勾踐唯唯答應，親送子貢出城，鄭重而別。子貢仍回姑蘇，朝見吳王復命道：仰仗大王威望，臣往見勾踐，先揚大王德威，次動以利害，說

他出兵隨王伐齊，勾踐已應允，即日率兵來朝聽命了。吳王大喜，慰勞了幾句，卽行回宮，設宴爲子貢洗塵，不必細表。隔了五日，越王使大夫文種帶精兵三千來從征，兵駐城外，文種先來謁見太宰嚭，說明來意，太宰嚭卽同他入朝，文種向吳王九頓首奏道：「吾主得悉大王將率仁義之兵，伐齊救魯，盡出越國境內精銳三千人，先遣臣統率來朝以聽令，吾主現在守國，靜候王命以定行止。」吳王卽向子貢問道：「越王有隨從寡人出征意，卿以爲如何？」子貢奏道：「越國盡出精銳以聽令，國內空虛，再欲其君棄守從征，與義不合，當命他留守社稷爲是。」吳王乃受越卒，謝絕勾踐從征。吳王命駕赴教場校閱，帶着子胥子貢太宰嚭同登將壇，先閱本軍，由左右司馬執旗領隊，吳國的軍隊自從孫武子訓練以來，行伍整齊，軍令嚴肅，共有左右中三軍，春秋時的軍制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，吳爲大國，故有三萬七千五百名兵士，馬步車三隊俱全。當下聞鼓

則進，操得非常認真，操演既罷，卽命左司馬王孫駱、右司馬鱗毅爲左右兩軍元帥，伍員爲中軍元帥，卽日出兵伐齊救魯。子胥奏道：「伐齊師出無名，欲救魯，不如遣使至齊，爲太子波求婚，且勸齊侯不必伐魯，齊侯年老，國無良相，決不敢違逆王意，便可不折一矢以解魯難，勝於出兵多多了。」吳王向左右司馬詢問道：「伐齊婚齊，那一樁爲上策？」王孫駱答道：「婚齊爲善，臣請至齊乞婚，並勸阻伐魯。若然齊侯拒婚不納，勸然後合吳越之衆以伐齊，不難一戰勝齊了。」子貢祇望齊不伐魯，不望吳必伐齊，所以不發一言。吳王卽使王孫駱至齊求婚，並勸收回收伐魯之兵。齊景公年已老邁，宮中祇有一愛女少姜，心雖不忍遠嫁，祇爲國中沒有良將相，不敢開罪於吳，只好應允婚事，并命田常收回收伐魯之兵。王孫駱歸國復命。子貢得悉魯難已解，遂向吳王謝別欲行。吳王說道：「子說越君出兵助孤出征，現在魯難已解，吳不伐齊，令越兵空勞往還，未免說不過去。」

罷子貢道：吳晉有仇，何不遣越兵伐晉？若勝便可取威定霸了。說罷，不管吳王依不依，急急告辭出朝，駕車回轉衛國，以游說吳越兩軍，並勸阻齊不伐魯的經過，很詳細的報告孔子。孔子說道：伐齊救魯，是丘的始願；疲吳強晉，那是賜多言失信，吳若伐晉不勝，豈不要恨你？你的游說口才，可稱當世無匹，惜乎喜歡多說，言多必敗，古有明訓，以後慎言爲宜。子貢唯唯，隔不多日，得悉吳王親將中軍伐晉，幾乎全軍覆沒，虧得子胥率兵赴援，纔得退兵歸國。表過不提。且說衛靈公夫人南子，本係宋君的愛女，美而淫，未嫁時與大夫宋朝私通，既嫁靈公，閱年卽生一子，取名蒯聵，稍長卽立爲世子。南子酷愛美男子，及見倖臣彌子瑕，姣好如處女，又與他私通，時常入宮幽會，靈公瞞在鼓裏，彌子寵倖有加。一日彌子在南子宮中摘取一枚熟桃，且啖且走，正遇靈公迎面走來，彌子無可飾辭，就將食過的半枚桃子，塞入靈公口中，說道：此桃鮮甜如蜜，臣不忍



獨吞，特來與主公分嗜美味。靈公顧語左右道：彌子忠極了，食桃而甘，入宮與孤分食，可稱刻不忘君。左右無不匿笑。彌子出入宮中，益加無忌，旋爲蒯瞶眼見他從母寢宮中走出，密報靈公，方把彌子降職疎遠。南子便覺寂寞。一日，聽得孔聖人在衛，即向靈公問道：什麼叫做聖人？靈公說道：無書不讀，無所不知，色色勝人一等，便是聖人。南子心想：聖人既然色色勝人，面貌必然姣好，似宋朝，渴想一見，便向靈公說道：孔子爲天下聞名的大聖人，妾欲一觀容貌，以擴眼界，敢請於宮中召見，俾妾得於簾內觀看。靈公含笑唯唯，即使內侍往蘧宅宣召孔子入宮。孔子只道有緊要國事商議，即隨內侍入宮朝見靈公。南子在簾內把孔子仔細打量，祇見面色蒼黑，頰下三絡長鬚和鬢髮都白得和銀絲相似，年紀約莫六十多歲。瞧見這樣一個老頭子，大失所望，退入後宮。孔子侍立君前，不見靈公，諮問什麼，忍不住說道：主公召臣，不知有什麼政事下問？靈

公匆促召見，未曾預備說話，被孔子出言追問，未便直說南子要見你，轉念之間，說道：並無政事，祇爲天氣困人，孤將與夫人出城游覽名勝，召卿爲陪乘偕行。遇有不明白的古蹟，可以向卿諮問，增廣見識。接着，傳命駕車，請夫人同車出游。南子聽得清楚，退入寢宮，理妝更衣，然後走出宮來，靈公早已坐在車上等候。南子登車，靠右坐定，宮衛前導，孔子坐車隨後，叫做陪乘，一路蹄聲得得，逕出南城，游覽名勝。恰巧伯玉、文子、子貢等也在附郭踏青，瞥見車駕經過，孔子陪乘相隨，三人都驚視太息。伯玉口成一歌，教授道旁兒童學唱，一傳兩，兩傳十，一刹那附郭兒童都喜唱此新歌調。等到靈公游罷回城，孔子在車上聽得沿途兒童唱道：

「日暖風和兮，君與夫人出游。客卿充陪乘兮，過市衆目昭彰。童子無知兮，不知是敬是褻！又不知同車者是色耶，從車者是色耶。」

孔子聞歌聲微嘆道：惜乎君之好德不如好色！不多一回，車駕已抵宮門，孔子辭駕歸寓，即向一班弟子道：丘鬱鬱居此，將屆一年，毫無建樹，虛擲光陰，吾將去宋了，宋是我的祖國，較魯更爲密切，吾意已決，你們去收拾行李吧。不料這一席話，被伯玉在隔壁聽得了，急急走來挽留，孔子見寓主人竭誠挽留，盛情難卻，只好暫且住下，不料隔了三日，接得孔蔑遣人來報喪，伯魚因病身亡，催促孔子回里主持喪事。孔子就借此入朝辭行，并向一班卿大夫告別，文子奉君命挽留，孔子答稱：丘僅有一子，身死不去主持喪事，於心何忍，准丘告假一年，再來就教。文子笑道：假期太遠，必須留賢而行。孔子只好將子路子恙留荐於衛君，自己纔得挈諸弟子告別登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姑布子卿攔路相仲尼 司馬桓魋在朝譖孔子

且說孔子駕車逕出衛都，本擬歸里爲伯魚主持喪事，繼思回轉魯國，魯君及季氏必然要逼我回任，近來魯政廢弛，國勢益弱，更非昔日可比，雖有直臣當國，也難着手整理，於其歸里被困，還是且慢歸去。況且子死不必老父含殮，有孔蔑在家，儘可應付得了，何苦要回去觸景悲傷，增重我喪明之痛呢！想到這裏，便命停車，對冉求說道：丘決計不歸魯，派你回去，幫同孔蔑辦理喪葬，事畢，你到宋國來，如不見我，可向子罕探問我的行蹤。宋國只有子罕最賢能，平生不以誑語欺人，丘信他決不誑告你的。冉求應命，自駕一車，取道逕歸闕里孔宅，見過孔蔑，說明來意，幫同辦理棺殮。伯魚並擇日發引舉囊，遍發訃聞，至期魯國卿大夫俱往弔唁，這時季斯已患色癆身死，由子季康子當國，當下

也來弔喪，由冉求招待，康子問起孔子現居何國？爲什麼子死不歸主喪？冉求答稱：現在宋國，因爲歸來主喪，觸景徒傷老懷，所以命求回來襄辦喪事的。康子說道：自我執政，朝中苦無賢士相助，你與我原屬舊賓主，應該幫忙，不容你去魯咧。冉求只好應命，那知康子弔罷回去，卽入宮奏請魯君委任冉求爲右司馬。原來樂頎新死，無人補缺，康子素知冉求謀勝於勇，足當此任，所以在魯君前力保委任。冉求接到委任，心想本屬棄職家臣，一躍而爲朝廷大臣，司馬職司軍旅，可以發展才藝，何樂而不爲。卽赴季氏，謝過康子，一同入朝。就此冉求長仕魯國，將來孔子歸魯，就是冉求在魯哀公前力保所致，後文自有交代。

迴筆再說孔子在衛都打發冉求歸魯去後，卽命子貢御車，逕出東門，取道向宋國而行，瞥見名相家姑布子卿乘車迎面而來，孔子向子貢道：賜速引車避道，迎面來的，必要相丘面貌，速速避讓，省卻許多磨煩！話聲未絕，對面的車馬，

直衝過來，幾乎相撞，子卿扣住絲韁，孔子下車正擬步行避面，不料子卿也即下車，攔住孔子，自頭至足，端相了一回，又退後幾步，遙相了一回，孔子索性兀立着，等他問話，子卿只做不會看見，祇管向子貢問道：走下車來的是何人？子貢答道：是我師孔丘。子卿說道：可是魯孔丘，聞名長久了。子貢問道：子近相吾師面貌，遠望吾師身段，究竟何如？子卿答道：令師生着唐堯的額，虞舜的目，夏禹的頸，臯陶的口。從前面相他，盜盜乎似有王者相；從後面相他，高肩弱脊，不類四聖的背形。子貢聽了，懊喪吁氣。子卿道：子何必失意，吾言尙未盡咧。汗面而不醜，葭喙而不削，從遠凝視，形亂若喪家之狗；接近透視，神全有無窮後福，再加端相，晚年絕無富貴可言。怪哉！令師之相，生平相遍天下士，未有如此形神迥異，判若天淵的。子何必失意說罷，登車而去。子貢以言詳告孔子，孔子說道：所言無關重要，所難堪的說吾似喪家之狗。子貢問道：喪家狗爲什麼難當

呢？孔子說道：賜難道不曾見過喪家狗麼？斂無椁，祭無器，無人顧望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上無明王，下無賢士，王道衰微，政教失墮，以強凌弱，以衆暴寡，百姓離心，身當其衝，好似喪家之狗。丘何敢當說罷，大家登車趕路，一路很平安直抵宋都東郊，孔子命顏回往見司城子罕，子罕久慕孔子大名，與顏回是舊交，當下聽得顏回說：夫子在東郊，子罕便請顏回在家少待，他卽入宮奏明宋君，宋君卽派大司馬桓魋出城迎接。宋國官制以大司馬官位最高，桓魋年紀祇有三十多歲，面貌姣好，以男色見寵於君，得掌國政。當下奉命迎孔子入朝，謁見宋君，宋君見他老成持重，頗加敬禮，朝罷，命子罕伴往館舍中休息，那桓魋恃寵專權，恐怕孔子得君信任，奪他的官位，早存讒害之心。當日宋君召集各大臣入宮商議，當任孔子以何種官職？桓魋奏道：孔子野心勃勃，不是來想做官，乃是來相奪君位的。宋君問道：怎見得他有此野心？桓魋答道：他在魯官居大司

寇，攝行相事，可稱位極人臣，臨了棄官而逃。就爲逆謀洩漏，恐怕定公將他正法，只好逃亡，否則官至相國，豈肯出國逃亡？這一席讒言，宋君竟悞信爲真，便命桓魋留心偵察，桓魋暗暗歡喜，孔子全然不知。次日循禮入朝，宋君已存輕視之心，有意向孔子問道：寡人欲使永守社稷，欲使百姓信孤不惑，欲使百官竭力效忠，欲使日月得時，欲使聖賢自來，怎樣可以遂孤所欲？孔子答道：千乘之君，向丘下問的不少，從沒有像吾主公問得如此詳盡的。然而主公所欲的，件件可以得遂。丘聞鄰國親善則永守社稷，不殺無辜，無放罪人，則百姓不惑，親君子，遠小人，則百官效忠，尊天敬鬼，則日月得時，崇道貴德，則聖賢自來。宋君說道：卿言甚善，寡人不佞，那裏能够呢！孔子說道：並非難事，祇須實力奉行。宋君卽給客卿祿養，與孔子囑他每日列朝，以備諮問，孔子暫得安居。這時晉國正欲以兵威爭霸，欺宋積弱將討伐他，晉君密使大夫韓不信易服至宋觀



察，正遇守宋陽門的介夫身死，守城官子罕臨弔，撫棺大哭，且探得孔子在宋，韓不信歸報晉君道：陽門介夫死，子罕臨弔，慟哭，壯丁無不悅服，且有孔子在宋，安可伐宋。晉君准奏。此事傳到宋國，孔子說道：詩經云：「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」可爲子罕賦云：韓不信也可稱爲善於觀察的賢大夫，正史官周任有言云：「民心悅服之人，弗可輕敵。」子罕哭泣盡哀，能使晉兵不敢伐宋，賢人舉動如此重大，能不審慎呢？一日，孔子同諸弟子步行至東郭遊玩，瞥見一處未完工石槨，一班工匠都因患病歇工，孔子向病者問道：這座石槨是誰家的呢？病者答道：是桓大司馬的石槨，他年紀尙輕，未必見得就會死，逼着工匠嚴寒酷暑不許停止，工作了三年多，還未完工。孔子問道：石槨工程，怎樣煩難若此？工匠答道：他死後要用許多活人殉葬，騙人走入，踏着機關，墓門立刻下陷，這樣慘無人道的工作，誰人會做呢？孔子長嘆道：始作俑的，永無後代咧！石槨要

這樣工程，不如使他溺死江湖，葬於魚腹，免得害死許多男女了！子貢問道：禮載，喪事不豫謀，這算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既死議諡，諡定卜葬，既葬立廟，皆屬臣子事，不是預謀的，何況自爲葬事，可稱千古未聞！這一席話，有人告知桓魋，桓魋遂視孔子若眼中釘，非拔去不可，密囑館人暗察孔子行動，每日報告兩次。虧得館人先受司城子罕吩咐，照料孔子，館人因知子罕爲賢臣，桓魋爲佞臣，願聽子罕的命令，保護孔子，孔子方能暫時安居。一日桓魋遇孔子於朝，故意問道：先生在魯，官居大司寇，地位不能說不高，兼攝相事，君上的信用不能說不專，何以在位不能致魯國於富強，自問能及管仲晏子的功業麼？棄官去魯，不能隱居山林，卻去東奔西走，乞憐於諸侯，自問能及伯夷叔齊的清高麼？子既負聖人的盛名，敢請明白答覆。孔子答道：雁鵠不知鴻鵠之志，夏蟲豈可語冰，丘在魯任司寇，專司刑法，司寇秉禮，使君臣有位，長幼有序，朝廷列爵賞功，

制刑罰罪，上下遵守，無敢相違，鄉黨尊老敬幼，升降揖讓，都中規矩，百姓知恥，達禮，路遺不拾，請謁不聽，執法聽訟，無私無枉，抑強歸田，國中大治，鄰國皆來觀光，這是丘在魯攝行相事的行政，諒大司馬也有所聞！至於丘棄官去魯，實因君相溺於聲色，累月不視朝，郊祀不分胙，不得已用此棄官強諫的下策，還望君相覺悟，遠色親賢，以竟吾志。丘原係宋國後裔，今歸祖國，當然不能與夷齊並論，至於管仲能致齊國富強，晏子能够相君守國，都不過及身而止。現在齊國的霸業安在呢？丘在位日少，苟能久居相位，不獨霸業可成，且可復興周公的盛治咧！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

捨車易服避免桓魋害  
飛隼貫矢知爲肅愼咎

且說桓魋當着宋君，故意詰問孔子，反被孔子侃侃而談，申說自己在魯的政績，並棄官去魯的苦衷。都是實情話，宋君和幾個賢大夫聽了，都深信不疑。惟有桓魋冷笑呵呵，還想強辭駁問，虧得子罕攙言勸道：二位既屬同朝，應該和衷共濟，爲宋國謀國民福，纔是道理，何苦弄這沒來由的唇舌，徒傷和氣呢？桓魋惟作嗤鼻笑，不再發言。等到朝罷，子罕親送孔子歸館舍，孔子微嘆道：丘去父母之邦，來此祖國，本想勉力圖存，免被強國所吞滅；那知朝有佞臣，丘無立足地，行將和大夫長別了！子罕勸道：且請少留，列國和敝國都差不多，只怕大駕栖栖皇皇，終久覓不到一處樂土，既來之則安之，希望佞臣失寵去。

位，夫子就得職掌大權了！孔子見他誠意相留，只好答應。子罕告別而行，走出館門，正遇館人迎面走來，愁容滿面。子罕四顧無人，便向館人問道：你心頭有什麼憂愁？館人附耳對道：桓大司馬決心要殺害孔子，叫我監視密報，不准漏洩的。子罕說道：倘有密謀，速速先來報我。館人應命，子罕步行回家。且說孔子自和桓魋爭論以後，幾日不曾入朝，整日的悶居館舍中，無可消遣，只好集諸弟子於後園大樹下，講道解悶。館人每日照實稟報桓魋。不料桓魋強逼他入宮密報宋君，說孔子日集弟子於館園大樹下密謀造反，先殺司馬，次逐君上。由孔子承襲君位。宋君聽了，打量館人誠實忠厚，信以為真，便命桓魋把家卒扮作盜匪，潛入館舍把孔子及隨來弟子一併殺卻。事後，推說盜殺便了。桓魋領命，帶着館人出宮，約定來朝行事。館人潛行至子罕處，照直報告。子罕聽了，心想，放走孔子不難，只怕桓魋歸罪館人，將他殺死，祇有將他調守宋陽門，方

可保全他性命。想罷，寫就一密函，交館人帶呈孔子。并囑館人待命調守城門避害。館人叩謝而歸，將密函面呈孔子，孔子拆閱，祇見上面寫着：

「佞臣竟敢誑奏夫子密謀造反，得旨於來朝加害夫子，天心不容，得有送函人告密，夫子宜於今晚微服由宋陽門出走。此函閱後，即付祝融氏，

杜絕枝節，後會有期，前途珍重。名兩隱即日」

孔子與諸弟子一同閱過，子貢取火燬去來函，爲防耳目衆多，照常至大樹下講道，直到傍晚，始入室晚餐。那館人在午前，即奉司城命令，調充宋陽門介夫，館人立即往宋陽門看守去了。孔子守到黃昏，與諸弟子一齊扮作商人，命公良孺顏刻各駕車輛，裝載行李，先行出城等候，孔子同顏回原憲，三人步行出城，還有一班弟子，遠遠隨行。及抵宋陽門，正遇舊館人輪值守門，孔子同諸弟子方得安然出城，行不多時，舊館人從後趕來，向孔子稟告道：來朝桓魋見夫

子已經逃遁，勢必向我追究，性命難保，願隨侍同行。孔子只好叫他附車同行，乘着月色，趕行數十里，投客店歇宿。孔子因爲自身尙無安頓所在，擬將舊館人荐給子路；當夜作書交給舊館人，帶往衛國，求見右司馬仲由，必有安插所在的，舊館人接信藏好，來朝逕往衛國求見子路，後文自有交代。孔子黎明起身，命顏刻等駕車趕早登程，向陳國取道而行。我且暫時不表。再說那桓魋決意欲害孔子，昨夜密囑家卒隊長向正道奉君命暗殺孔丘，以避害賢之名，他每日拂曉起身，與弟子們在館舍後園大樹下，黃茗清談的，你帶二十名家卒，喬裝盜匪破牆而入，把孔子及他的弟子與館人，一併殺卻，回來領賞，不得有誤。向正道應命退出，選定二十名精兵，稍事休息，等到鷄聲三唱，一齊起身盥漱，更換雜色衣服，各執利器，由便門走出，向正領隊，逕至館舍後園牆跟首，向正卽用鑕鐵鑿鋼矛，刺倒一角園牆，率衆從缺口處冲入。時值曉霧迷漫，向正望

到大樹下，好似有人聚在那裏，就喝令砍倒大樹，見人卽殺，多一顆腦袋，多領一錠賞銀。家卒一擁上前，把一株生長百多年的大樹，用亂刀砍斷，樹倒不見有人，向正還以爲天色尙早，孔子尙未起身，急引部下奔入宿舍，祇見人影全無，行李也無一件，轉身退出，找尋車馬，也沒有了。頓足道：看模樣兒定已逃遁咧！這必是館人放走的，砍他腦袋去銷差。說罷，齊冲入館人宿舍，也是人影全無，闔館找尋一遍，闐無一人，只好回去銷差，表過不提。且說孔子趕早登程，爲防桓魋發兵追殺，所以在路上，不敢挨延，命弟子策馬疾行，趕了五十多里，時已過午，大家又飢又渴，子貢立在車廂上向後瞭望，不見有追兵趕來，便向孔子說道：人與牲口，都覺飢渴了，還是打尖稍息，再行趕路何如？孔子稱善。可是經過的都是鄉村，只好將就在鄉村客店前停住，大家下車入店坐定，吩咐店家擇可口的飯菜煮備，倒也別具風味，大家都能果腹。飯罷，付過東道，孔子正



擬登車，子貢說道：且慢，店家沒有小二，拖車的幾頭牲口，沒有喂料咧！說着，叫喚店家去購買料食來喂馬，孔子便同顏回子貢散步村中，賞玩野景。經過一處桑園，見有一個中年婦女在內採桑，衣飾整潔，不像農家女，孔子向顏回說道：採風問俗，是作客行路的通例，回何不去與採桑女作問答，以規陳國風俗的良不良？顏回應命，走至採桑女近處，很恭敬的說道：「南枝窈窕北枝長，園中採桑冒驕陽，能否吐絲難預卜，何苦辛苦爲蠶忙。」採桑女聽得是山東口音，打量顏回像個士人打扮，便問道：子是魯國人麼？來此作甚生涯？顏回答道：吾隨夫子孔仲尼，往見陳君，經此打尖，待馬喂料，因而散步至此。採桑女說道：「孔子號稱大聖人，游陳見嫉衆朝臣，九曲明珠穿不得，回來問我泄莊人。」顏回以言回告孔子，孔子說道：這婦人必係士大夫的家眷，隱匿田間，賴蠶桑以自給的。顏回問道：夫子怎見得他出自官家？孔子答道：聽他的出言屬辭，就

可想見他的出身了。這時喂馬已畢，孔子同諸弟子登車復行，在路並無耽擱，直到陳都，陳大夫 貞子官居司城，又稱司城貞子，與孔子本是舊相識，所以子貢奉師命先往見貞子，說明孔子不得志於魯衛到此觀光。貞子素來敬重孔子的，聽說親來拜訪，亟同子貢候至半路，和孔子拱手招呼，接到家中，竭誠招待，下榻相留，并先入宮朝見陳惠公，爲孔子先容。惠公素慕孔子是當世聖人，這敢怠慢，就命貞子御車，親來訪問孔子，行至半路，聽得行人說：魯司鐸家火災，全家被燬，并且殃及宗廟，也化爲灰燼。及抵貞子家，孔子得報陳侯駕到，急同弟子趨至門外拜迎，惠公以上賓禮相還，由貞子引入正廳，分君臣禮坐下，彼此說了幾句聞名仰慕的話，接着惠公問道：寡人來時，聽得路人說：魯司鐸家燬於火，延及宗廟，不知是那一代的宗廟？孔子答道：殃及的，諒必是桓公 僖公之廟。惠公問道：怎見得呢？孔子答道：禮制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不毀其廟。說到桓

僖之親，至今已盡，又無功德可存其廟，魯人雖不毀，所以天災殃及。惠公未能深信，隨便暢談了一回，囑托貞子代用上賓禮款待，然後命駕還宮，來朝孔子入朝謝禮，惠公以治國要道相問，孔子詳細對答，惠公連連嘆賞。正這當兒，忽有一鳥飛集庭樹，片時墮地而死，有楛矢石柝貫身，約長一尺八寸，內侍拾矢進呈，惠公便向孔子問道：此矢不類今製，不知出自何方？孔子答道：此矢來歷很遠，那是周初肅慎氏的貢物。考武王克商，通使九夷百蠻，命各以方物來貢，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柝，長一尺有咫。武王欲昭令德於後世，鑄六字於矢云：「肅慎氏貢楛矢。」分賞大姬配胡公而封於陳，古明王定制，分同姓以珠玉，以示親親，分異姓以貢物，以誌遠服。請派有司求諸故府，可證臣言。惠公即使人入庫檢查，果得同樣的楛矢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 館人喪脫驂贈賻 佛肸召駕車欲行

且說陳惠公見孔子能知飛隼貫矢爲遠方貢物，頗加敬禮，隔了數日，適有魯使至，惠公問起魯司鐸遭火，殃及了那一代的宗廟，魯使答稱是桓僖二廟。惠公便向子貢說道：孤今日方知聖人的確難能可貴的。子貢答道：但知道聖人可貴，仍屬無益，惟能畀以專責，俾得行道以化民，方爲可貴。惠公稱善，於是遇有大事，及任免官吏，必向孔子諮詢而行，一班佞臣，恐怕不安於位，常在君前讒譖孔子。一日，佞臣伯專向惠公奏道：先君靈公遺留一顆九曲明珠，貫線斷脫，無人能穿，久藏寶庫。臣聞孔子爲萬能聖人，主公何不煩他穿珠，以便賞玩。惠公准奏，宣召孔子入宮，命司庫取出九曲明珠，相授孔子道：此珠無人能穿，有勞用最細韌的絲線貫串，以便賞玩。孔子隨口答應，接到手中，觀看那

一顆珠，在蚌胎中原孕九粒，飽綻而未曾分顆，卽被人取出，用人工琢成一顆九曲巨珠，古時經巧匠鑽有彎曲眼，貫以線，年代隔得久遠了，穿絲斷落，至今無人能穿。孔子打量一回，無法可穿，想起路上採桑娘所說：「九曲明珠穿不得，回來問我泄莊人。」旣出此言，必知穿法。轉念之間，向惠公說道：穿絲未備，容臣帶去，閱三日穿就進呈。惠公允許，孔子懷珠歸寓，向子貢說明奉命穿九曲明珠，丘實無能，你速往問來時在泄莊遇見的採桑娘，如何穿法？子貢奉命趕往泄莊，詢問到採桑娘家中求見，室中祇有一老嫗，回答無人在家，說罷，捧瓜相餉道：天熱，路途辛苦，進瓜聊以解暑。子貢剖瓜而食，頓然覺悟道：餉我瓜，子在其內，請出一見，因有要事求教，望勿避面。採桑娘含笑出見，子貢正容行禮，問道：吾夫子奉陳侯命，囑穿九曲明珠，不知如何穿法？特來求教。採桑娘答道：以蜜汁潤珠眼，以細韌蠶絲粘蟻尾，同放匣中，密蓋靜置，隔一夜蟻必能

度絲穿珠。子貢揖謝問姓名，採桑娘答道：我乃泄冶的孫女，幸勿漏洩。子貢謝別而歸，以言轉告孔子，於是如法泡製，靜製一夜，果然穿過了。孔子嘆道：唉！丘智不如採桑女，徒有虛名。賜可曾問明白他的出身呢？子貢答道：問過的，他自稱爲泄冶的孫女。孔子太息道：原來是忠臣後裔，怪不道有此過人的才智。子貢問道：賜知泄冶曾爲陳靈公的司庫，所以家屬知庫中藏有明珠。泄冶因見靈公與夏姬私通，同國卿宣淫於朝，不避耳目，泄冶以忠言直諫，致被殺戮。他的死節與比干諫紂王被殺相同，可算得仁麼？孔子說道：兩人身分地位不同，豈可同日而語呢！比干與紂親爲諸父，官居少師，欲保宗社之常存，拚死犯顏直諫，還望身死後紂能悔過遷善，這是大臣殺身成仁的忠節，所以萬古流芳。至於泄冶與靈公，既非骨肉親戚，官位僅居大夫，眼見君相宣淫，國事已無可爲的希望，猶不思急流勇退，以作明哲保身之計，欲以卑官直諫，挽回國君的

昏淫，雖死無益，只好稱狷，不能謂仁。詩經云：「民之多僻，無自立辟。」這個就是泄冶的行事呀。然而陳靈公時的卿大夫，人人能像泄冶一樣，靈公豈敢宣淫於朝。丘所以稱他作忠臣。說罷親自捧珠入宮進呈，惠公獎勵了幾句，孔子退歸寓所。一班佞臣，雖則常在君前進讒，無如孔子位居客卿，只和司城貞子等一班賢臣往來，惠公頗加敬禮，所以能够在陳安居三年。衛國的卿大夫幾次遣使來邀請，孔子因爲在陳無發展可望，遂同諸弟子謝過惠公及諸大夫，駕車還衛，仍寓蘧伯玉家中。伯玉力荐於朝，靈公因無相當位置，仍以客卿禮相待。一日，子路來見，向孔子道：昔年夫子函囑由安頓的舊館人，看守了三年館舍，人極忠實，可惜今日死了！孔子聽了，太息道：丘無舊館人拚死相救，早已死在宋桓魋手下了！今他先吾而死，豈可不弔，接着叫人購置弔禮，同諸弟子往弔舊館人。孔子親自上香獻酒，撫棺三號，繼以大哭。子貢勸道：夫子年高，過

分傷心，祇怕有傷貴體。孔子止哀拭淚，命子貢解御車之馬贈於死者家屬，吩咐變賣以助喪葬，本當厚賻，祇因作客囊空，不得已脫驂相贈，聊表我心。子貢說道：賜隨侍多年，見夫子遇親友喪亡，不曾有所贈，而今脫驂以贈舊館人，不嫌非禮麼？孔子答道：送死不當酌禮，祇問哀思與情誼。丘受館人惠，厚於親友，故撫棺而淚出痛腸，哀傷不已，脫驂相助，尙嫌微薄咧！二三子也受過他送信脫險的高誼，雖無賻贈，應該拜謝。子貢便同諸弟子依次向靈前跪拜行禮畢，然後隨夫子回寓。時值晉國的趙氏家臣佛肸，原爲中牟宰，忽然據邑謀叛，素聞孔子大名，專誠派人帶厚禮與書信到衛國，求見孔子，呈上禮單書信，書中大意說：「趙氏欲覆晉社，肸世代爲晉民，深知大義，不願助逆犯上，毅然樹義旗於中牟，欲爲晉國謀中興，自知才力不勝，非得大賢相助不可。特命小价奉函徵聘，伏望卽日命駕來牟，共圖義舉。」等語。孔子看罷來書，心想，吾旣適陳



還衛皆不得志，何妨且到中牟去。佛肸若是當世俊傑，也可共圖尊周攘夷等事業的。轉念之間，就囑來人先回。丘當於三日內來牟，若然三日不來，不必等我了。來人應命告退，正遇子路來問候，盤問來人，知爲中牟宰所使，方知孔子要到中牟去，輔佐佛肸謀叛，非常詫異，急行入室，向孔子說道：從前由聽得夫子說：親身幹不善的，君子不入其黨。現在佛肸以中牟叛，夫子將往助他，這算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是啊，丘有過這幾句話的，不過丘還說過：君子堅如金石，磨不薄，染不黑，所以隨便到什麼地方，無可無不可的，吾不是匏瓜呀！可以常挂在一處不吃東西的！子路說道：夫子栖栖皇皇，去宋適陳三次返衛，大道終不能行，用心是苦極了，好比飢餓的人，不遑擇食；但是由知佛肸是陽虎一流人，并聞虎也在晉國教唆佛肸謀叛的，這等小人，怎能和他共圖大事呢？孔子問道：由你的話確不確？子路答道：由安敢以謠言欺夫子，若然信不過，請先派人

到中牟去調查明確，然後親身前往，以免後悔。孔子稱善，即派公良孺前往調查，回來報稱：佛肸殘暴不仁，中牟百姓都不附從，且聞趙簡子編練三軍，行將伐衛，唬得佛肸不敢謀叛了。孔子付之一嘆，因知簡子將來伐衛，即向蘧伯玉說明，擬往見趙簡子，說他莫犯衛國。伯玉爲防孔子一去不回，便道：大駕緩行，待瑗遣人致函故友史黜，托他游說簡子莫伐衛，若然無效，只好勞駕一行。孔子稱善，伯玉立即修書，命心腹往晉謁見大夫史黜，呈上書信，史黜拆閱一過，向投書人說道：歸復相國，有黜在晉，決不使晉軍渡河。投書人拜謝回國，復命不在話下。且說趙簡子名鞅，是晉國四卿之一，晉國本設六卿，同掌朝政，自從范氏、中行氏滅亡後，只賸智、趙、韓、魏四卿，瓜分晉地，各據爲封邑。單說趙鞅有子數人，狀貌皆不甚魁梧，一日名相家姑布子卿游晉，鞅即延到家中，先相長次兩子，子卿道：皆不能繼承大業的。鞅聞言垂頭微嘆，子卿正欲辭出，瞥見一

幼童在庭中騎竹馬作追奔逐北的遊戲，面相酷肖簡子，便問道：這位可是令郎麼？鞅答道：是吾幼子無卹，賤婢所生，更不足道了。子卿說道：人生貴賤興廢，不限於出生的高下，全憑骨格面相而定。此位相貌迥異諸公子，敢請一相。說罷，便把無卹的面貌骨格，端相一回，向鞅拱立說道：此位正是將門中的跨灶子，將來的功業名望，能够強爺勝祖咧。鞅卽厚贈子卿，親送至簷下而別。這時正遇史黜，受了蘧瑗之托，特來請見，向簡子說道：黜聞將軍近日訓練三軍，行將伐衛，未知確否？要知簡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三回

## 物傷其類臨河返轍

## 賓至如歸促膝談心

且說趙簡子向史黜回答道：「是啊，吾欲伸張晉國的威力，不得不先伐衛。」史黜說道：「管仲相桓公，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列國無不悅服，取威定霸，當行仁義，禹湯的得天下，就是前例；況且衛與晉爲近隣，可作爲屏藩，理應修好，以作外援，若然興兵結怨，分明是自絕外援，愚意以爲不可。」簡子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衛靈公放任南子穢亂宮廷，不能治家，豈能治國，只怕晉不伐衛，卻被他國捷足先得，這便如何？」史黜請使衛觀察虛實，簡子允許，限以一月爲期。史黜領命還家，更換商人服飾，逕往衛國，挨過了半年，方纔回來復命。簡子見面就問道：「大夫因何逾期五月始歸？」史黜答道：「衛君毀譽參半，不敢不詳加訪察，且觀衛國一班卿大夫的持躬行政，閱時半年，方始明瞭衛國有賢臣蘧伯玉爲相，史

鮑爲大夫，孔丘爲客卿，且有孔門賢士子貢、子路等仕衛，頗得衛君倚重，這就是《易經》上說的：「渙其羣元吉。」怎能侵伐呢！簡子問道：「什麼叫做『渙其羣元吉』？」史黜答道：「渙就是賢才，羣就是衆多，元就是起初，吉就是吉利。合併成句的解釋，那是說有許多賢臣輔佐，吉兆方興，不可以欺侮的。簡子聽了，就此按兵不動，祇管訓練士卒，厚植勢力，欲奪君位爲己有。獨自思量，以臣弑君，那是篡逆，必爲公論所不容。從前趙穿弑靈公，祇爲我先祖宣子出亡未曾離國界，尙被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弑君。論吾現在的官位，與先祖相同，欲行弑君奪國的大事，必須先殺國內的有名賢人，次殺國外負天下重望的名人，那末吾可以橫行無忌。世人都怕禍及己身，不敢直揭我的逆謀，可免史冊遺臭了。欲圖富貴，只好橫着良心幹去，顧不得什麼天理和陰陽咧！於是留心查察國內賢士，當推鳴犢、竇棼、舜華爲最，負天下重望的，只有現充衛國客卿的孔丘，吾

若把這班人殺死，那末晉國可圖，天下人都噤若寒蟬了。主意打定，即日徵用舜華、鳴犢、寶華，任以極難辦理的政事，隔了幾個月，借着耽悞要政的罪名，一併處死，於是使人到衛國，用厚禮徵聘孔子往晉相助。孔子本來想到晉國去，恰巧簡子使人來徵聘，正合己意，即收禮應允，命來使先回復命。孔子即同子貢等駕車登程，恐怕伯玉挽留不放，未曾親去辭行，遺書托子路代辭。子路得悉，夫子已經動身去晉，急急跨馬追及，向孔子說道：由聞趙簡子貪得無饜，居心不仁，豈能與他共事呢？敢請回車，由願與蘧相國以去，就力保夫子爲右相如何？孔子拒絕道：行志已決，子勿多言，回去在君相前代吾婉言辭謝，他日和你再見吧。說着，驅車而行，子路只好回城，代師辭行。孔子一路乘車前進，及抵河上，腹中飢餓，便同子貢等下車，走入客店中打尖，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。孔子正和子貢等團坐果腹，忽然來一個不速之客，直趨至孔子面前，行禮問道：

夫子緣何在這裏打尖，莫非要到晉國去麼？孔子見是門下弟子申績，就招呼他一同入座同食，一面答道：「正是，簡子特派專使來召，不得不往晉一行，仲由曾說簡子貪暴不仁，你是晉人，現在剛從晉國來，見聞必廣，趙簡子的爲人究竟如何？」申績答道：竇犢鳴犢舜華三人，是晉國東身自好的君子，簡子當他們爲賢士，各任以要政。不料未及一年，三人俱被他殺害。近來專事練兵植黨，若然有人在背後議論他的不是，隔不多日，就要有災害臨頭。所以晉人聽得談論着他，都掩耳走避。績所聞如是。孔子聽了這一席話，興致索然，不曾發一言，等到食罷，付過東道，申績告別，孔子踱步出客店，直走到河邊，望着河水嘆道：「美哉水，洋洋乎，丘之不渡此河，殆命也夫！」子貢問道：「夫子何爲作此歌？」孔子答道：竇犢鳴犢舜華，俱屬晉國的賢大夫，並且趙簡子未得志的當兒，幸賴此三人輔助，始得成名。現在得志了，竟然以怨報德，殺死三人。丘聞「刳胎殺

天，則麒麟不至其郊；竭澤而漁，則蛟龍不潛其淵；覆巢破卵，則鳳凰不翔其邑。——這個就叫做物傷其類。鳥獸見了不義，尙且曉得趨避，何況是人呢！說罷，命子貢不必渡河，返車而行，至鄒邑，天色已晚，投客舍安歇，是夜作槃操，鼓琴而歌，以寄哀思。次日登車欲行，子貢問道：夫子現將到那裏去？孔子答道：衛國的卿大夫待丘甚厚，本擬返衛，但是丘既不別而行，僅隔三日，忽又不招而去，自覺無顏，不如且到鄭國去走一趟。子產當國數年，能够以一小國，夾在晉楚兩大國之間，非但不曾滅亡，並且不曾經着兵禍，丘要去參觀子產的政績咧。子貢應命，驅車前進，及至日中，人馬俱覺飢餓，適從山前經過，找不到客店打尖，只好就樹陰中稍息，解馬放青，大家取乾糧充飢。不料放青馬逸入田中，食人家的禾稼，農人瞥見，大怒趕來，將馬牽去，子貢在樹陰中望見了，急急奔來，向農人作揖說道：對不起，我們的牲口，悞食了貴田的禾稼，幸爾一馬所食，爲數



不多，請你還了我的牲口吧！否則叫我們怎能趕路呢？農人置之不理，祇管帶馬而去。孔子向子貢道：你用卑辭向愚民求情，好比以太牢享野獸，以九韶引飛鳥，怎能有效？這是你之過，不能歸罪農人。說着，命圉人往索，圉人走去，向農人說道：我耕於東海，將往西海，吾馬駕車至此，行將餓死了，只好放他稍食路旁禾稼以求生，也是常有事，速還我馬；否則車上六七人，將跟你還家取食充飢了。你若鄙吝不盡地主之情，使多人餓死在你家中，怕你不償命麼？農人聽了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忙將逸馬交還，圉人帶回駕車。孔子含笑登車，一路很平安的直到鄭國，離都城祇有五十多里，孔子叫子貢驅車先入鄭都，訪問風俗禁令，孔子同一班弟子在後步行，直到太陽將落，方抵東郭門外，等候子貢。子貢卻在南西兩門找尋，逢人便問：可曾遇見魯孔丘麼？一人答道：東門有一士人，身長約莫九尺六寸光景，生一雙河目，闊額高顴，頭似唐堯，頸似臯繇，肩似子

產，自腰以下，不及禹者三寸，纍然好像喪家之犬。子貢聽了，急向東門趕來，遇見孔子，卽以路人之言相告。孔子含笑說道：像堯、臯、子產，丘未敢自信；不過前遇姑布子卿，說我若喪家之狗，現在又有人這樣說，究竟像不像呢？說罷，找尋客店，暫寓於沙丘家中。主人殷勤招待，周到非常。孔子笑語。子貢道：寓主人和你是同道，也似個辯士。子貢問道：夫子怎見得他也是辯士？孔子說道：見他雙目流動，鼻觀空大，脣皮淺薄，舉足高，踐地深，衣服寬博，健談不倦，怎說不是你同道呢？子貢撫掌大笑。來朝，孔子帶了子貢，往謁子產。子產正在盥漱梳髮，閤人入報有魯孔丘請見，慌忙立起身來，不及挽髮，一手握着，趨步出迎。接入客室中行禮坐定，一面傳司朝女替他挽髮，一面向孔子說道：僑久慕大名，門牆賢士三千，堪稱爲古今第一師表，僑久欲拜投門下，以宏造就，只恨政務羈身，不能擺脫，有願難償。今幸大駕降臨，快慰極了。但願弗吝指教，願稱弟子。孔子

答道：相國謬探虛聲，這樣推崇，使孔丘聽了，愧得無地可容。丘好似失林鳥，幕巢燕，連年作客，寢食不安，前日道路傳聞，貴國有賢宰相，周旋晉楚兩大國之間，能使兵車之轍，不留鄭境，君臣和睦，萬民安樂。丘特地前來觀光，以廣見聞。今承謬讚，能不令丘汗顏無地呢？子產說道：大家推誠談談吧。僑攝行相事，將近十年了，雖則得免強國加兵，不過事晉事楚徒勞無功，兼之國小兵微，全無發展可能，本不敢妄動干戈，遇到晉楚有命征伐他國，猶不敢不遵命出兵，因此惱恨極了！請教有無對付善法？要知孔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回

論諫君仲尼闡明五義  
毀鄉校子產獨闢羣書

且說孔子聽了子產的一席話，從容答道：國家的存亡興衰，不限於疆域的大小。成湯居亳，地僅七十里，文王居豐，武王居鎬，地僅百里，初時的處境，也和貴國相似，自己雖無侵伐他國的野心，一旦上國有命，令伐他國，猶不敢不出兵。到後來卻能夠統一天下，諸侯無不悅服來朝，相國何用惱恨呢！子產問道：敝國雖不敢希冀湯武的盛業，但是夫子既稱處境相似，敢問湯武用何法以奉事上國，卒能統一天下的呢？孔子答道：總而言之，不外修德以待天時，舉賢以佐國政。成湯得伊尹，知爲大賢，委以國政，克成放桀建國的大功。文王訪賢於渭水，舉太公望爲相，武王繼承父業，克成興周滅紂的偉績。桀紂的失天

下，祇爲殘殺忠良。桀殺龍逢，紂殺比干，天下賢士，裹足不前，國遂滅亡。丘歷觀古史，凡能倚重賢相的人主，國必興盛；賢奸不分的人主，國必擾亂；嬖奸害賢的人主，國必滅亡。至於以小國奉事大國，捨卻恭順無別法。相國在位多年，能使兩大國不忍加兵於鄭，能事已盡，還有何求呢？子貢攬言問道：齊國自晏平仲死後，國無賢相，景公以垂暮之年，尙能勉力維持，是不是靠平仲的遺謀呢？子產說道：僑以爲齊景公晚年無賢相佐治，不致被強國滅亡，這不是晏嬰的遺謀，還是管仲以仁取信，九合諸侯的餘威，沒有泯滅吧？孔子接言道：是啊，齊國三賢並稱，就是鮑叔牙、管仲、晏嬰等，一般人都稱管仲有大功於齊，推居三人之首；丘卻以爲天生次序，當以鮑叔居首，叔牙攝相之日雖短，因知管仲賢才實出己上，力勸桓公莫記射鉤之仇，自己願以相位相讓。這種公而無私的大度的確古今少有的。子產問道：夫子爲魯司寇，兼攝相事，魯侯倚重方殷，爲

什麼棄官適衛呢？孔子答道：祇爲君上血氣方剛，溺於聲色，荒於朝政，丘屢進直諫不聽，諷諫又不聽，不得已棄官以行降諫，還望魯君覺悟召回，不料再宿出境，追騎不來，丘只好到衛國去訪友。子產問道：忠諫共有幾種區別？孔子答道：忠臣諫君，共有五義：一是詳陳事理，正言進諫，叫做譎諫；二是不用飾辭，愚戇尸諫，叫做戇諫；三是降卑身分，棄官以諫，叫做降諫；四是秉着忠心，直言犯諫，叫做直諫；五是借事作譬，婉言避害以諫，叫做諷諫。子產說道：得聞教言，茅塞頓開，不過五諫的用法，還請明白教訓。孔子答道：這個要默察人君的度量，仁德的行譎諫，長厚的行直諫，荒淫的行降諫，頑固的行戇諫，英明的行諷諫。丘更舉個例子，楚昭王將往荆臺游獵，司馬子祺忠言直諫，昭王大怒叱退，祇管傳命備車出游，令尹子西稽首稱賀道：荆臺爲名勝之區，當此暮春天氣，花草爭妍，鳥獸叢集，正是大好游獵的時期，豈容錯過！昭王大喜，手拊子西的肩

說道：與你同游共樂，何如？子西稱謝王恩，乘馬護駕出游，約莫行了六七里，子西忽然扣馬，命車駕暫停，接着向昭王奏道：臣欲言有道，不知大王肯聽否？昭王道：子姑奏來。子西奏道：臣聞爲人臣而忠事君上的，爵祿不足以賞，諂諛君上的，刑罰不足以誅。司馬子祺諫阻出游，實爲忠臣；若臣賀王出游，實是諛臣。願王賞忠誅諛，整飭紀綱，使佞臣不敢再以游樂惑君。昭王說道：司馬誠屬忠臣，不過祇能諫阻孤王，後世往游將奈何？子西又奏道：禁止後世往游，極其容易，大王千秋萬歲後，遺命築山陵於荆臺之上，那末後世子孫，必不忍游獵於父母墓前，以取歡樂了。昭王納諫，遂罷荆臺之游，傳命還宮。子西可稱爲善用諫諫的大臣。子產聽了這一席話，佩服非常，卽用少牢饗孔子，并邀一班賢大夫作陪讌。直到傍晚，始盡歡而散。孔子回到寓所，子貢問道：子產與夫子一見如舊相識，和晏平仲的善與人交相似，究竟僑嬰兩人所抱的政見，夫子所

以和他倆交接的原因，同不同的呢？孔子答道：子產治鄭施德於民，是百姓的惠主，於學是個博物家；晏子治齊顯君於世，是個有膽略的忠臣。立身恪守恭敬，兩人可稱伯仲。故爾吾皆以兄禮相敬。子貢又問道：士庶人處世，是不是以樂道安貧爲高尙呢？還是以屈節求伸爲卑下呢？子貢說道：昔日仲由也曾有過這樣的問話，賜殆忘卻了？士人立身處世，各隨素性而定，不慕虛榮的，視富貴若浮雲，處貧賤而常樂；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，對於自己，可以屈則屈，可以伸則伸，屈節所以待知己，求伸那是遇機會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大丈夫立身處世，當憑性情際遇而定，不可以拘泥的。談論一回，各自安歇，來朝子產來謝步，并邀孔子到賓館中安頓，待以上賓禮，就此孔子日與二三子出游名勝，無官一身輕，倒覺快樂，所以子產兩次請孔子同朝爲官，孔子決意堅辭，子貢問道：夫子久抱匡君澤民之心，子產又是賢相，爲什麼不願仕鄭呢？孔子答道：鄭國



偏小屈服於晉楚權威之下多年了，子產當國多年，尙難力圖自強；丘有何才能，致鄭國於富強呢！不如以閒散之身，於此暫住，反覺來得安適。子貢不復言。次日，子產來作別，向孔子說道：晉平公，將會諸侯於平丘，僑奉君命隨行，快則兩日，遲則三日，夫子不可棄我而去，肯允許我麼？孔子答道：相國請行，丘留此以待返旆。子產作別入朝，隨侍鄭伯，駕車至平丘，由晉平公爲盟主，趙鞅爲相。鞅性貪鄙，命陽虎登壇，查收列盟各國所獻的貢賦，各國不相上下，惟有鄭國最少。簡子得虎報告，責備鄭伯貢賦獨輕於會盟各國，是何道理？子產代答道：天子班貢，分別輕重，列尊卑以五等爵位爲次序。公爵封地最大，貢賦也最重，侯爵次之，伯子男爲最輕，這是周朝的定制。位卑而貢重的，祇有域外諸侯。寡君鄭伯，始封男爵，後爲王室卿士有功，改封爲伯，今欲使從公侯貢賦，非但力不能勝，并且有違定制，不敢聞命。簡子執意要他增加，子產不允，自日中爭論。

到日西斜，拗不過子產，只好會盟而散。子產保鄭伯歸國。子貢聽得子產在平丘爭貢得直，以告孔子。孔子道：子產此行，能知國本。詩云：「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」可以移贈子產。能够在壇坫間，分辨貢事的輕重，不失爲守制達禮的良相。趙鞅雖貪，也奈何他不得。這就叫以禮服人。一日鄭大夫駸明來見孔子，見面就長嘆道：吾欲爲相國，子產止謗，請毀學校。不料相國反以爲不可，豈非笑話！孔子問道：怎麼一回事，你且詳細說來。駸明道：本國各地都有鄉校，用以教育子弟的，那知鄉人士都聚在校中，妄議朝中行政的得失，因此我請毀鄉校，以息浮言。不料子產說：何必要毀鄉校呢？鄉人士朝夕入校游憩，議論執政的善不善，他們以爲善的，僑當實力奉行；他們以爲不善的，僑可有則改之，何可毀去呢？僑只聞獎善以去怨，未聞立威以防怨，防怨猶如防水，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不易挽救，還是小決可以使導之，吾願聞鄉校議政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子產所言如是，夫子以爲善否？孔子說道：此乃仁人之言。有人說子產好行小惠而不仁，吾不信咧。駸明氣得一言不發，拱手而去。且把孔子攔在鄭國，再說衛相蘧伯玉，自從孔子不別而行後，便向子路追問去處，子路答稱到晉國去的。伯玉馬上修書，差人持往晉國，找尋孔子，不料耽擱了一個月，杳無影蹤，只好回來復命，伯玉再命孔門弟子子羔往尋，不料孔子未曾尋回，衛國卻鬧出了一場大亂子。究爲何事，且闕下回。

## 第六十五回

過蒲被阻公良孺拔劍陳辭  
返衛戢兵端木賜驅車游說

且說衛靈公夫人南子，原屬宋女，貌美性淫，未嫁時即與公子朝私通，朝爲美男子，祇因同姓，且屬兄妹，不能結婚，遂嫁與靈公，次年生一子，名蒯瞶，年既長，立爲世子。那南子性悍而淫，不顧靈公顏面，又和嬖臣彌子瑕私通。自分桃得寵之後，子瑕益覺肆無忌憚，時常潛入南子宮中。那時蒯瞶早已娶妻生子，名叫輒，一日，蒯瞶入宮省母，瞥見子瑕從宮中逸出，勃然大怒，即至靈公前，涕泣奏明，靈公素懼南子，不敢追究，僅傳諭內侍，嚴守宮門，不准男子擅入。蒯瞶怒氣不平，往見相國蘧伯玉，密囑把彌子瑕借端正法，保全我父子的體面。伯玉應命，於是留心子瑕辦事，查着了錯處，奏請靈公把子瑕正法，以肅官方。

不料靈公僅將子瑕降爲外邑的司職吏。那南子不見子瑕入宮，逼着靈公召宋朝來衛，以兄妹名義，留居宮中，醜聲四播，靈公假作癡聾，蒯瞶恨如刺骨，密囑家臣戲陽速，伺隙刺殺南子，以滅奇恥。不料南子早有心腹派在世子宮中，探得密謀，急報南子，南子大怒，向靈公哭訴道：世子已派戲陽速伺隙殺我，這種形同梟獍的忤逆兒，若不殺卻，國法何在？靈公說道：夫人且請回宮，待孤臨殿，訊實逆兒的口供，方可正法。南子止哭還宮，靈公排駕登殿，宣召世子問話，虧得有個忠正的內侍，預先送信給蒯瞶，蒯瞶纔同戲陽速出奔宋國，宋君不敢延納，又轉道奔晉國而去。靈公得報，瞶已出奔，就改立瞶子輒爲世子，有幾個蒯瞶的師傅或姻親的大臣，恐怕殃及己身，相約棄官而逃，投奔瞶去。蘧伯玉見朝中走失了幾個老臣，知一木難支大廈，想起只有孔丘是個好幫手，便向子路追問孔子蹤跡，方知現在鄭國，便修書交子路往鄭迎回孔子。這時

孔子正想返衛，及見子路奉蘧相命來迎，卽叫顏回收拾行李，命子貢駕車，親往子產等幾個賢大夫處辭行，回來挈同諸弟子登程，一路驅車前進。直到衛國的蒲邑，正遇公叔氏因爲衛靈公，無故欲殺蒯瞶，據蒲以叛衛，及見孔子來蒲投宿，公叔氏素慕孔子力平魯亂的重名，防他再到衛國去佐理，與己不利，便叫人到客舍中，詢問孔子將望那道而去？孔子便以直答，來人回報公叔氏，公叔氏太息道：孔丘返衛必助蘧瑗，吾事難成，不如發兵阻之。遂令三百軍士圍住客舍。來朝孔子被困不能登程，弟子公良孺素具勇力，以私車五乘隨行保護，當下戎裝執劍，向孔子長嘆道：良孺隨從夫子，遇難於匡，逢險於宋，今又被困於此，遭際這樣艱難，難道是命中注定的？於其見夫子仍困於難，不如讓我去和他們決一死戰。孔子說道：先禮後兵，你與同隨行諸人出戰，先問明爲什麼阻住吾們的去路？他們若然說不出理由，只好和他們決一勝敗。公良孺

立即挺劍率衆，踏步出館門，向圍館的蒲人怒目直視，厲聲問道：吾們夫子是魯孔丘，與你們蒲人素不相識，並無仇隙，今因從鄭返衛經過此地，寄宿一夜，食宿費照例給付，不缺絲毫，爲什麼阻住去路？着卽說個明白，否則刀劍無情，莫怪傷了你們的生命！蒲人聞言怕懼，急請公叔氏親來，向公良孺很和藹的答道：某是衛國的公叔氏，因靈公寵懼南子，逼亡世子，絕滅天倫，擬合蒲衆與師問罪，以保宗社。久慕孔子是當世聖人，若到衛國，必爲靈公劃策迎敵，自知不是對手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阻住適衛之路。孔子若允不適衛，吾卽解圍放行。孔子站立門內，聽得清楚，卽遣子貢答道：吾夫子改道往晉國去，報聘趙簡子的。公叔氏說道：只怕口不應心，肯和我立盟者，卽開放東門送行。孔子卽請公叔氏入館，立盟道：孔丘好似野鶴孤雲，到處不過游歷小住，衛國既然逼逐世子，南子是丘素來痛惡的，現在決計往晉以應趙簡子的徵聘。公叔氏深信

不疑，解散圍衆，親送孔子等乘車出東門。子貢御車，行近日中，適至赴衛赴晉的交叉路口，子貢請示去處，孔子命望衛國去，子貢含笑說道：公叔氏的盟言，可以不作數麼？孔子答道：阻我去路不仁，逼我立盟，逞他逆謀不義，不仁不義的盟言，怎能作數？子貢於是驅車前進，直抵衛郊，靈公已得子路先回復命，這時率同相國蘧瑗、子路子臯等出郭迎接，孔子慌忙下車，以臣禮見過靈公，次與伯玉相見，伯玉與之同車入城，君臣同到蘧相府中休息，孔子把過蒲被阻的經過，略說一遍，靈公問道：公叔氏既然據蒲謀叛，寡人欲行先發制人之計，出兵伐蒲如何？孔子答道：丘初來，不敢妄言，應該取決衆意。靈公道：諸大夫以爲蒲是國之屏藩，故派重臣駐守，以擋晉楚加兵之路，伐他，似乎不可？孔子答道：公叔氏謀叛，早存敗則獻蒲投晉之心，蒲衆都知晉趙氏苛刻，不願歸附，都不肯出死力相助，願爲公叔氏效力的，不過十數人，伐之必勝。公叔氏敗後必



投晉，得不償失，且多後患！不如命一能言之士，往蒲游說公叔氏，取消叛意，以固邊防，最爲上策。伯玉攬言道：瑗也想如此對付，不過朝中缺少能言之士，祇有借重門下，相煩子貢走一遭吧。孔子目視子貢，子貢正容說道：相國有命，賜願効馳驅。靈公大喜，就在相府中饌饗孔子及隨來諸弟子，等到讌罷，靈公還宮，伯玉下榻款留孔子等暫住。次日，子貢奉君相命，駕車至蒲，往謁公叔氏，公叔氏接入客室中，分賓主坐下，訝然問道：子緣何去而復來？子貢答道：賜此來一則代夫子聲明負盟之罪；二則爲吾公解惑指迷；三則爲蒲民謀劃安全。公叔氏說道：某愚蒙，敢請明白見教。子貢答道：吾夫子本擬適晉，至河得悉趙鞅曾經殺害竇華、舜華等賢士，頓生兔死狐悲之感，不得已負盟適衛，及見靈公方知己命將軍整理兵車，行將伐蒲，夫子不忍見公受身敗名裂之禍，奏請先禮而後兵，特命賜來向公解惑指迷。吾公所持以謀叛的：一是蒲民，二是投晉。

求援；殊不知蒲衆全體皆不願降晉，肯爲公出力戰鬪的，只有公之心腹十數人，怎能抵擋將軍文子所部的精兵。至於戰敗奔晉，乞憐於趙鞅，猶其不可。因爲鞅嫉賢貪財，且有陽虎助紂爲虐，公若舉蒲求援，蒲衆全體反對，不納晉吏，吾公不免獲咎，非但不納，只怕拘囚送歸衛廷，這卻後悔莫及了。吾公何故願拋棄宗室重臣的富貴，想去做牢獄待罪的逃犯呢？賜言已盡，惟公自決。公叔氏沈吟了一回，答道：金石良言，敢不聽命，不過箭在弦上，如何收拾呢？子貢答道：這有何難！各執干戈，在疆場上奮鬪，尙可化爲玉帛，重修舊好，何況吾公未敢兵釁，收拾極易。速修一道謝罪簡表，交賜帶去，公則照常辦事，就算收拾了。公叔氏依言，授意記室，速備謝罪表，自己陪子貢略進茶點，等到謝罪表備好，交給子貢，子貢收了，告辭回轉，逕至蘧相府，正遇伯玉同孔子在室中閒談，子貢呈上謝罪表，把和公叔氏問答的話，略述一遍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閱下回。

## 第六十六回 爲士師掌刑持訓誡 逐嬖佞決意肅宮闈

且說蘧伯玉聽了子貢的報告，看過公叔氏的謝罪表，請子貢在一旁坐下，獎勵了幾句，起立暫別，就入宮朝見靈公，呈上公叔氏的謝罪表，奏明子貢的游說辭。靈公說道：朝中缺少這樣一個好口才的賢士，委他爲上士如何？伯玉奏道：六藝皆可學習而能，惟有口才，係屬天賦才能，最爲可貴。所以孔門弟子三千，擅口才的，祇有子貢、宰吾兩個；列國不少賢士，擅口才的，祇有吳季札、齊晏嬰。子貢曾爲邑宰多年，政績斐然，主公若然信用，應委爲大夫，專司報聘迎賓之職，量才器使，方能收指臂相助的效力。靈公說道：准委子貢爲大夫。伯玉又奏道：國事繁重，朝中走失了三個大臣，瑗一人難以應付，請命特委孔丘爲右卿，與瑗同參相事，還有士師一職，自原任隨蒯瞶出亡後，尙未委人，孔門

弟子子臯，臣已幾次差他爲國事奔走，委他爲士師，以酬其勞。靈公說道：卿旣爲國荐賢，公忠體國，一一准奏。着即加札特任孔丘爲右卿，同參相事；委任子臯爲士師。伯玉領命，即在宮中備就三道札子，出宮回府，來見孔子，把三道札子一併遞過，孔子逐一披閱，將兩道札子分給子貢、子臯道：你們自省力能勝任的接收，不能勝任的繳還。子臯先辭不能勝任，子貢也把札子繳還。伯玉不收，向子貢說道：子的口才，可稱舉世無雙，故不願以大才屈就小用。不過你們夫子旣被我拖牛下水，你怎好不在夫子左右助理呢？子貢說道：賜當然與夫子同進退，不敢自專。孔子向伯玉謙辭了一回，伯玉不依，說道：枉爲知己，因爲朝中走去了幾位大臣，請你屈留幫忙，若再謙辭，強制你任左卿，瑗任右卿了。孔子推辭不下，只好收過委札，子貢、子臯也把札子藏好，來朝孔子帶同兩弟子，隨伯玉入朝，拜見靈公，靈公慰勉了幾句，末了說道：自從逆子出奔，帶走了

幾個大臣，國事少人料理，着卽各自到任接事要緊。說罷退朝，百官各歸衙門，孔子和伯玉同一衙門辦事，子貢自去接事，做過多年邑宰，經驗充足，不用細表。惟有子臯還是初入仕途，不免膽怯，便向孔子辭行。道士師爲專司刑法的獄官，自省經驗毫無，謹請夫子明白教訓，做士師當如何方能盡職？孔子說道：士師爲掌刑之官，全國民命所托，非同兒戲。有五誠，你當謹記奉行。一誠，不枉法；二誠，不徇私；三誠，不納賄；四誠，不愼刑；五誠，不梗直。要知冤獄都由枉法而成，士師不枉法，遇有冤獄，細心審察，力爲昭雪；徇私則說項求情的紛來，怎能應付？祇可不徇私，執法如山，王侯親子犯法，與庶民一體同罪，說項求情者自絕；納賄，就是貪財，爲官吏之大忌，不納賄，就是清廉自愛，秉公治獄，人民自然愛戴了；愼刑，就是謹慎用刑，不可屈打招供，不愼刑，就是濫用刑罰，使無罪百姓備受刑罰痛苦，於心何忍；梗直，就是忠梗率直，鐵面無私，不問你是公侯將

相，犯了法，也要奏請君命治罪，不梗直，那末有勢力的犯了罪，不敢直奏，使若輩得以逍遙法外了。這五誠是做士師的金科玉律，再舉一則近事來說明：晉國的邢侯與雍子爭田，控於司理官叔魚，論罪該在雍子，雍子有女甚美，送魚爲妾，以求反罪，魚遂屈斷邢侯罪，田歸雍子。邢侯怒，殺死叔魚。雍子於朝，正卿韓起向叔向問道：此案罪在何人？叔向答道：三奸同罪，輕重無分。雍子自知有罪，以女爲賂求直；叔魚貪色反斷；邢侯專殺，其罪相同。夏書云：「昏默賊殺，咎陶之刑也。」雍子自己知曲以賂求直就是昏，叔魚暗中收賂就是默，邢侯殺人無忌就是賊，按刑書當殺。韓起依言，斬邢侯於殿外，把雍子、叔魚暴尸於市。叔向可稱得執法無私的直臣，治國制刑，不能蔽親，所以三數弟罪，不爲末減。你做士師，也當以叔魚爲戒，以叔向爲師，可保不虧職守。子臯拜辭，逕到士師衙門接事，後文自有交代。再說伯玉向孔子問道：叔向可稱得義麼？孔子答道：

平丘會盟，向不罪賄賂，以寬衛國。晉不爲貪，歸魯季孫，或稱其詐，以寬魯國。晉不爲虐，邢侯之獄，數他專殺，以正刑書。晉不爲偏，三言而除三害，叔魚遭人殺死，仇人賴其言而伏制，何謂不義。伯玉聽了，佩服非常。一日，孔子檢閱田賦冊子，見河北某地兩年田賦未繳，關係國課，立卽派員往查。該管委吏呈覆稱：因田在山麓，近年山中多野獸，夜出攬牛羊，時或傷人，因此農民遷徙一空，田畝無人耕種，賦稅無着。等語。孔子只道是誑說，親往調查，命子路隨行保護。及至該地，只見山下一帶田畝，野草叢生，都未栽種，卻不見有野獸痕跡，便同子路下車登山，一路查察，但見山谷幽深，樹木高拱。走到半山，孔子覺得口中發渴，命子路攜觴去取泉水解渴。子路越過高峯，鼻中嗅着一股羶氣，正在驚異的當兒，霍地一隻白額猛虎，從茂草中跳出，張牙舞爪，迎面撲來。子路急掣佩劍與搏，一個騰步，躡到虎尾間，挺劍直刺，無如虎皮堅韌，不能深入。猛虎着劍，怒

聲狂吼，更覺兇猛，子路雖然從幼練過武功，無如實力不足，縱跳力搏了一回，便覺汗流氣喘。自知無力伏虎，便一手緊握虎尾，一手急揮利劍，砍斷一截虎尾，飛步向山下奔逃，虎怒吼如雷，四顧找人，虧得子路從樹林中兜抄到半山。孔子見他汗珠盈額，喘吁吁奔來，正想動問，子路先發言問道：上士，中士，下士，殺虎是怎樣的？孔子答道：上士殺虎砍虎頭，中士殺虎割虎耳，下士殺虎捉虎尾，莫不是你遇着了猛虎不成？子路從袖中取出虎尾，擲於地，拾起石盤說道：夫子已知此山有猛獸傷人，偏使由越嶺取水，莫不是疑由欲害夫子，特先假手猛虎以殺由麼？敢問上士，中士，下士，殺人是怎樣的？孔子說道：由與虎力搏，力怯逃來，驚嚇得神志昏糊，在石上坐了，聽我道來！若說上士殺人用筆端，中士殺人用語言，下士殺人用石盤。由仔細思量，丘待門下三千弟子，絕不出惡聲，何況你是我最愛的弟子。數十年未曾更變，豈有疑你害我之理？神志清醒



麼？下山去罷！免得同死虎口。這時子路神志已清，說道：由與虎鬪昏了，說了幾句夢話，現在清醒了，方知悞會，趕快下山去。說罷，手扶孔子，急急走至停車處，登車回轉，緩日由子路帶着軍隊獵戶，到山中放獵，驅除猛獸，山下田畝，召獵戶耕種，表過不提。且說孔子與伯玉同參國政，事事由孔子主裁，伯玉無不惟命是聽。一日，孔子向伯玉含笑說道：治國當寬猛並用，方可收水火既濟之功；吾公治衛政尚寬和，百姓誠然叨惠，不過宮廷穢亂，醜聲四播，丘援春秋責備賢者之例，怪你爲什麼不早加整飭？伯玉答道：這個是家事，君上懼內過分，不敢過問，世子欲雪此恥，幾乎被殺，是我送信逃亡的，你道如何着手整飭？孔子說道：世子不治標而治本，自取其咎，丘有治標之法，肅清出入宮廷的佞臣，朝綱自振了。伯玉說道：欲速則不達，還是謹慎從事爲宜，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！孔子答道：當然逐一淘汰。丘知司庫詹和，與司禮孫都，均屬以美色見寵於南

子，和一班佞臣廣結聲援，不知確否？伯玉答道：諒非虛語，不過詹孫二人，君上非常寵用，恐怕不易淘汰吧！孔子說道：當緩圖之。光陰迅速，已到蜡祭之期，孔子爲陪祭官，查點寶器，缺少四件，先問伯玉道：上屆蜡祭，寶器全否？伯玉答稱：並無缺少。孔子便向司庫詹和責問道：寶器傳自遠代，乃是無價之寶，所以特設司庫，以資看守，今既遺失，是你疏忽之罪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減刑懷德踴危藏賢 被困絕糧子路問難

且說孔子借着遺失寶器，奏明靈公把詹和降爲邊邑佐治吏，靈公准奏。孔子退朝，伯玉說道：速命詹和赴邊邑任事，遲恐走不成。孔子回轉衙門，傳見詹和不到，那知他已入宮中向南子求援，南子便替他代求靈公，取消前命，另調他職，靈公卽下手諭給右卿，取消前命。孔子氣得目瞪口呆，伯玉說道：如何？我們只好專司治國，宮廷中事，不要去過問罷！孔子唯唯應命。不料詹和召集孫都及一班同黨，祕密集議，詹和發言道：孔丘在朝，我們不能久安於位，諸公可有趕走的妙計麼？孫都含笑說道：莫說一個孔丘，就是連蘧相一起逐走，也不費我吹灰之力。詹和說道：蘧相是個忠厚良臣，不可以累及的。孫都說道：那末只消如是這般，他還敢不走麼？大家都稱妙計。於是各去散播謠言，說孔丘

已和蒯瞶私通，約期借晉兵殺來，孔丘開城接應，一人傳十，一日功夫，傳遍全城。詹和入宮奏聞，靈公不信，亟召伯玉入宮，命他監視孔丘有無謀亂行動，並道據詹和奏稱：都人都在那裏說，孔丘私約蒯瞶歸國。卿宜查明。伯玉領命退出，以言直告孔子，孔子嘆道：衆口燦金，只好與公長別了。伯玉不敢相留，孔子即同子路子貢季羔顏回等易服同逃。孔子逃至郭門，追騎在後趕來，子臯見一別足守門人，面貌似曾相識，忙下車，問他求藏身所在，守門人答道：東邊有缺，儘可逃避。子臯說道：我夫子是君子，不願踰缺。守門人又道：那邊有竇。子臯答道：君子雖遇急難，不從竇避。守門人又道：這邊有室，可以容身。子臯即同孔子等入室暫避，囑守門人藏過車馬。追騎逕出郭門，四面找尋不見，只好回轉覆命。子臯將行，向守門人問道：你的面貌，好似踰危？守門人答道：正是。士師猶未忘刑餘之人，眼力真好。子臯說道：昔日我不能破壞國家刑法，親刑你的足；

今日吾同夫子逃難到此，這正是你報怨的時候，反爾三言護我們師徒，這是什麼緣故？守門人答道：昔日我於酒後傷人致死，按律當抵命，幸遇士師網開一面，幾次提訊，存心輕減，獄決罪定，在施行刑足時，見士師雙眉緊促，心存惻隱，好像不忍見我血淋淋截去雙足，變成廢人，這是我公天性仁厚使然，我所以德公永記不忘。今日正我報德之時，追騎已回，公等可以從容遠走了。孔子聽了，肅然起敬，取銀百兩相報，守門人決意不受。口頭說明藏車所在，啟門送孔子等出室，登車而逃。孔子在車上嘆道：獄官用刑，有法可按，古今無二的不過思仁恕的則樹德，行嚴暴的則樹怨，子臯樹德於前，今日獲報，丘同二三子也得沾惠，做執法官真不易啊！子臯初次爲士師，竟有這樣的公德，堪與柳下惠後先媲美了！說着，驅車趕路，子貢問道：夫子望那道去？孔子沈吟了一回，答道：楚昭王前兩月派使來聘，我當往拜禮。子貢說道：到楚國去路途很遠，只怕

靈公再派輕騎四出追趕。大路行不得，只好從小路往楚，行程雖遠，可保平安。孔子稱善，子貢執轡前進，行至日中，停車在客店前，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，孔子同諸弟子下車，步行到客店門首，只見二童子日光中，指天劃地的爭論。孔子含笑問道：你倆爭論些什麼？甲童指着天空答道：我們爭論這個太陽，我說，太陽在日中的時候，相離地面較近，所以覺得格外炎熱，對不對？乙童攙言道：早晨，東方日出，離地面較近，所以望去，形大於日中數倍，對不對？孔子心想，兒童爭論，只宜和解，不宜偏袒的，便道：我以為你們的說話，各有見地都不錯，你們若然不服我的評判，快到塾中去問先生吧。二童急行而去，孔子等入店聚食，既飽，會鈔，重行駕車登程，行抵陳蔡兩國交界的一個大鎮上，已是倦鳥歸林時候，遂投客店食宿。店主漆雕龍曾爲陳大夫，認得孔子師徒等面貌，親出招待，向孔子問道：大駕從何處而來？將望那裏去呢？孔子直答道：從衛國來，

將往楚國去。漆雕龍聽了，心想，孔丘若用於楚，陳蔡必先受害，本鎮將爲楚兵車轍踏沈了！豈容坐視。想罷，移步出門，來訪曾爲蔡大夫的伯順，見面就道：魯孔丘應聘往楚，道經本鎮，投宿小店，他是聖賢，運籌譏刺，皆中諸侯的時病，且有七十二賢士相助，若用於楚，昭王早有王天下的野心，行將吞併中原各小國，陳蔡首當其衝，如之奈何？伯順答道：祇有阻他去路，不許他往楚，併絕他們糧食，你道如何？漆雕龍稱善，商定辦法，龍卽回店，旅客都已安歇，密囑僕役把店中餘存的糧食，一律搬回家中，并囑來朝一律退出，回家暫住幾天。僕役依言辦理。再說伯順當夜召集全鎮壯丁及保家兵卒，約有三百多人，武器不足，權把鐵鋤斧頭借用，守到東方發白，卽把客店圍得水洩不通，把其他旅客喚起放行，等到孔子起身，諸弟子相繼下榻，不見有人送臉水進來，呼喚不應，子貢出視，室中人影全無，門外有許多壯丁圍困，亟出詢問何故圍住客店，阻斷

旅客行蹤？壯丁置若罔聞。子貢只好入內告知孔子，孔子道：時候尚早，且到日中，再去訪問鎖上紳士，何故阻丘去路，店主何在，叫他送午飯來果腹。不料守到日中，子貢又去詢問，壯丁依然不理，聲明出去找尋店主要飯吃，壯丁不許。子貢退入報告，孔子說道：大家不用焦急，耐性等，總可脫離此厄的。一日挨餓過去，不料迭連六日，外無所通，室中粒米全無，隨來弟子，餓得皆有病容，惟有孔子有時講誦經史，有時彈琴作歌，子路病倒在牀，聽得不耐煩，入問道：夫子在窮困中作歌，也算合禮的麼？孔子不答，曲終，捨琴說道：君子好樂爲無驕，小人好樂爲無懼。由你豈是不知我而從我的呢？詩云：「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」堪爲吾咏，吾爲什麼如此呢？子路作色說道：君子無所困，莫非夫子不仁吧？世人未能信，莫非夫子不智吧？世人弗放行，從前由聽夫子說：爲善的天必報之以福，爲不善的天必報之以禍。夫子積德行義，行了很久咧！因何常居窮困，



從者都將餓死呢？孔子答道：由你以爲仁者必見信於世，那末伯夷叔齊不致餓死首陽山；你以爲智者必用行於世，那末王子比干不致剖心於紂；你以爲忠者必獲天報，那末關龍逢不見刑於桀；你以爲諫者必邀君聽，那末伍奢不致見殺於吳。要知遇不遇是時機，賢不肖是才具，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的多得很，非丘一人！況且芝蘭生於深林，不以無人賞玩而不芳；君子修德立道，不爲窮困而敗節。謀事在人，生死由命，所以晉重耳困於曹衛而生霸心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而圖霸業。居下位而不憂的思不遠；處身常逸的志不廣。安知其終始呢？子路出，召子貢入，以上文一席話相告。子貢道：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，夫子何不少自貶抑？孔子答道：良農能稼，未必能穡；良工能巧，未必能順；君子能修道，未必能容。若然不修道而求容，賜志不廣咧。要知孔子如何脫厄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 顏子淵炊飯食棄粒 楚昭王派兵迎大賢

且說孔子被困於陳蔡間客舍中，絕糧六日，從行弟子皆病，孔子欲解諸弟子的愁思，依然絃歌不絕。且與子路子貢暢談古聖賢臣，遭時的有幸有不幸，子路子貢相繼退出，又召顏回至面前，也把告子路的話向他詳述一遍，顏回說道：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能容，在夫子抱着悲天憫人的決心，竭力推行，當世不能用，這是有國者的醜，夫子有什麼損害呢。雖然栖皇道路，到處莫容，於此益見君子堅苦卓絕，窮而益彰。孔子欣然長嘆道：是啊！回吾與你志同道合，不過你的命比吾更窮，所以過匡被圍，居宋遇險，過蒲被阻，及今日絕糧。連遭困危，你無役不從，現在從我的共計十人，六日絕糧不食，如何挨得過呢？接着向子貢說道：賜速取行篋中的貨幣，設法突圍出去，糴糧買菜，以救飢荒，并

叫子路季羔執劍同行。三人應命，子貢檢取貨幣，藏好懷中，子路季羔帶劍隨後，啓後戶而出，子貢舉目四顧，祇有二十多壯丁在門外，便向他們情商道：請讓開一路，容我們去糴糧，回來以五十兩黃金酬報你們。否則我等與其餓死，誓與你們決一死戰。這班都是安分農人，聽得死戰兩字，都覺得不寒而慄，竊私議了一回，舉一個年紀最長的，向子貢說道：我們奉蔡大夫伯順命圍住客店，不許放人出入，若然容你們去糴糧，被人看破了，我們豈不要受罪責呢？通融辦法，祇有由吾們代辦。快把貨幣給我，說明糴多少食米，買什麼飯菜，那末你們得以充飢，我們不致代你們受罪。子貢說道：只怕你們拿了貨幣去，不辦食糧，大家分肥，使我們依舊挨餓，這便如何？壯丁答道：我名成實，素來不說謊言，何容多慮。子貢相他面貌舉止，的確似個老成之人，卽向懷中取出貨幣給他，壯丁一溜烟入市而去，隔了一回，肩荷白米五斗，手提一籃魚肉蔬菜等，

瞻前顧後的走到門首，子貢子路相迎接，季羔謝以五兩貨幣。壯丁嫌少，說道：你們方說以五十兩黃金爲酬，怎麼僅有這幾錢呢？季羔答道：行篋中實無黃金，放我們冲圍而去，趕到楚國去討救借銀回來，方有黃金謝你們，現在沒有去，那裏來黃金呢？壯丁無言可答。子貢負米入內，交於顏回子路，同入廚下炊煮，好得用賸的燃料，及油鹽醬醋等俱全，顏回任烹煮，子路任淘米滌菜，既畢，子路自去稍息，顏回素來善於烹調，把魚肉蔬菜逐一烹煮好了，宰切一盆生薑絲，因爲孔子終年不撤薑食，每餐必備的，整備停當，飯鍋已熱，揚蓋盛取，不料鍋未洗淨有垢落飯中，顏回取起一團，除去污垢，送入口中。子貢適在井邊汲水，望見了，悞以爲竊食，入問孔子道：仁人廉士，窮困時也有改節的麼？孔子答道：改節的怎能稱得仁廉呢？子貢又道：顏回素稱仁廉，不該瞞過夫子，先行取飯充飢！孔子說道：吾信回仁廉日久了，你雖如此說，我卻不信，或者別有

他故吧！你莫言，我將問他。遂召回入，孔子說道：昨夜丘夢見先人，其將佑我脫險吧？子炊熟進飯，丘將先祭而後大家果腹。顏回答道：飯已熟，回見有垢黑留飯中，棄去殊覺可惜，留置猶覺不潔，回即取而食之，不可以祭饗了，且待晚餐祭吧！孔子說道：可以的，速去取來充飢吧。顏回出，孔子向子貢說道：我深信回不作欺人事，已有數十年咧，竊食乃婢僕的賤行，賜以之測度安貧樂道之君子，太覺輕視我黨小子了！子貢說道：賜知悞會，敢請夫子包涵，勿向回直言，免傷同學感情。孔子允許，子貢便去相助顏回，搬取飯菜出來，大家果腹，餓得過火了，都未能多食。飯罷，殘肴由子騫子夏等收拾去。子路食後，精神振作，援戚而舞，既畢，向孔子說道：明日再不解圍，吾等十人拚死殺一條血路，沖出何如？孔子說道：今早丘已卜卦，明日必有救星，決不會在此過夜的了。由且等着。當日大家有飯吃，聚在一室中彈琴鼓瑟，唱歌以取樂，到了次日午後，果然有救

星從天而降，那裏來的呢？卻是楚昭王派來迎接孔子的一隊兵車。孔子並未去討救，昭王何由得知被困於此？那是蘧伯玉恐怕孔子被追騎追及，密地差人遠遠隨行，夜來同宿一店，及孔子被困，那人汲汲歸稟伯玉，伯玉便叫他乘馬趕到楚國，假托奉孔子命去討救。昭王即派一隊輕車來迎，壯丁見有楚兵殺來，都嚇得不戰而逃。子貢聽得門外有吶喊聲，方知是楚王派來迎接的，趨前行禮相見，然後轉身入內，告知孔子，大家都喜出望外。子貢便去駕車。這時漆雕龍、伯順也已知楚兵來迎，便忙來謝罪送行。孔子避不見面，伯順瞥見桌上有賸餘的紅燒魚塊一大盤，很覺奇怪，正遇宰吾在旁，伯順和他見過一面，當下向他作揖謝罪道：「順悞信人言，阻住令師及諸位的去路，甚且失於供應，罪該萬死！但不知這種魚塊，是那一個送來的？」這一問，宰吾幾乎以直回答，轉念若然說出實情，不免要累及代辦飯菜的壯丁受罪。他既仗義救我們的

飢荒，豈可以怨報德，臨行反累他受罪呢？轉念之間，捏辭誑對道：那是天可憐我們絕糧六日，飢餓難當，前夜突來一異人，頭戴鐵盔，身披魚鱗甲，手舞雙戟，向吾夫子張口大吐。子路挺劍出戰於庭，不能勝，夫子諦視良久，見他只能咄咄，不會說話，知非人類，遂向子路說道：何不探他脅下？子路依言挺劍刺其脅，異人仆地，化爲大鮎魚，遂宰殺烹食，聊以充飢。伯順信以爲真。孔子只管與諸弟子登車，招呼楚使帶隊先行，孔子隨後，子貢御車，向孔子說道：幾次遭厄，沒有像這次的危險，賜當永記弗忘！孔子說道：賜何出此言？要知國君不困不成王，烈士不困行不彰，忠臣不困功不高，此次隨丘受絕糧七日的弟子，雖則人數無多，人才卻四科全備：德行有顏淵，閔子騫，冉伯牛，仲弓；言語有宰吾，子貢；政事有冉有，季路；文學有子游，子夏。就算丘一人命厄，安有及門諸子同命皆厄之理？諒是天心激勵，我們當好自爲之。子貢唯唯答應，一路並無耽擱，直

到楚國，楚昭王率同令尹子西等一班大臣，出都城十里郊迎，孔子望見車駕，急急下車同諸弟子趨前拜見。昭王以上賓禮接入城中，至賓館前下車，昭王親引入館，用太牢之禮，爲孔子洗塵，令令尹子西代王斟酒。當時諸侯讌享上賓，有一定儀節，樂工奏樂歌頌，賓主在席上並不交談。讌享既畢，賓主進茗談話，各說了幾句仰慕的話。昭王問道：「夫子和陳蔡人有何仇隙？受此絕糧之困？」孔子答道：「據圍困，壯丁說預防孔丘爲大王所用，勢必稱霸天下，吞併諸侯，陳蔡有滅亡之憂，妄想餓死丘及二三子，那末陳蔡大夫高枕無憂了。這種井蛙之見，不值一笑。但不知何人來求救，蒙大王派兵來相救，使丘得脫此困的？」昭王說道：「來人好似衛國口音，奏稱奉夫子命，突圍討救。未報姓名，孔子便向諸弟子問道：「你們可知此討救的是何人？」顏回答道：「據回想來，必是衛相 蘧公，恐夫子被追騎所獲，暗地派人護送，及見在陳被困，急行歸報，蘧公未便相救，再派



他到此求救的。孔子問道：怎見得呢？顏回答道：一則來人是衛國口音；二則計算時日，適合自陳返衛，由衛至楚的往返日期；三則夫子此行，祇有蘧公知曉；據此三因，來人必是蘧公所使，若說不是蘧公，還有誰呢？昭王指着諸弟子，向孔子問他們的姓名。孔子一一回答，並大略說明各人的所長。要知孔子在楚得志與否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 配五行詮釋五帝德 覽楚史評論楚王奢

且說楚昭王以上賓禮接待孔子，安頓館舍中，讌享而散。次日孔子入朝謝恩，昭王仍以賓禮相待，等到朝散，昭王召孔子入宮，問以治國之道。孔子答道：大王欲圖湯武之業，必須修德行仁，省刑罰，輕徭役，薄賦稅，罷土木，勸農桑，防水旱，興學校，恤孤獨，待天時，二十年中必可王天下；大王欲成齊桓之功，必須整飭吏治，充實軍備，振興工商業，改良種植法，以立富國利民之基礎，並具親賢遠佞的決心，三五年即可稱霸中原。昭王說道：霸業易成易散，例如齊桓晉文都不過及身而止，惟三皇五帝的王道，纔是萬世之業。三皇代遠年湮，無可稽考，所有五帝，孤但聞其名，不知其實，敢請夫子明白見教？孔子正容答道：臣昔年曾聽得老聃說：天有五行，木火金水土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五行各主九

十二日，按着四時，化育萬物。五帝，原屬五行之神，配以五方五色，東方青帝諱雲拘，南方赤帝諱丹容，西方白帝諱浩庭，北方黑帝諱玄子，中央黃帝諱文梁。這個五神，是佐天化生萬物的。上古帝王，易代改號，取法五行，五行更王，始終相生，所以古明王死配五行，後世遂稱謂五帝。就是太皞配木，炎帝配火，黃帝配土，少皞配金，顓頊配水。昭王問道：把太皞氏創始配木，是何道理呢？孔子答道：五行用事，先起於木，東方甲乙屬木，應於春，萬物皆從此初出，所以古明王仿之，首以木德王天下，那末據相生的五行，依次承轉，如木生火，火生土之屬，相配而定的。昭王又問道：不穀舊聞勾芒爲木正，祝融爲火正，蓐收爲金正，玄冥爲水正，后土爲土正。這是五行之主，何以又有五帝呢？孔子答道：五正，乃是五行的官名，因爲五行有佐成上帝化育之功，所以另配五帝。至於太皞氏的屬配，那是帝從其號。少皞氏有子四人，一名重，二名該，三名修，四名熙，分司金

木水三職，使重爲勾芒，該爲蓐收，修及熙爲玄冥。顓頊氏有子名黎爲祝融，龔工氏有子名勾龍爲后土，此五人各以其所能爲官職，生爲上公，死爲貴神，別爲五祀，不得稱帝。上古人民，智識未開，不知五行的作用，賴此五子，發明木水金火土的種種功用，當時人民稱便，後世利用無窮，所以封爲五正，配以五祀，永受祭享，至今未衰。昭王又問道：據天子這樣說，帝王改號，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，那末所有相變的，憑什麼作主呢？孔子答道：相變的所主，各從他所王之德爲次序，例如木次火，木家尙赤的，便以木德爲主。夏后氏以金德王，故尙黑，遇喪用昏時，戎事乘驪，祭牲用玄。殷人以水德王，尙白，遇喪用日中，戎事乘翰，祭牲用白。周人以木德王，尙赤，遇喪用日出，戎事乘騂，祭牲用騂。這就是改號相變的異點。昭王問道：唐虞二帝，所尙的是何色？孔子答道：堯以火德王，色尙黃；舜以土德王，色尙青。昭王又問道：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殷湯、周武都是聖王，爲什

麼不得配五帝？莫非德不及上古麼？還是別有限制呢？孔子道：古之平治水土，播種百穀的多得很，惟有勾龍得配食於社祭，棄爲稷神。易代奉祀，無敢增益，所以明示勾龍與棄的功業，無與倫比的。故從太皞以至顓頊，應五行之德爲王的，不是祇有五人，惟配五帝之神的，卻祇有五人，這是因五行之德祇有五，也是無可增益的。昭王聽了這一席解釋五帝的詳論，笑容可掬的說道：講解詳明，不愧爲人間師表，門下濟濟多才，皆由夫子教訓而功。孤常坐在黑暗的經史堆中，今得夫子，如得一盞明燈，使孤得以一目了然，以後每日請入宮講授經史政治何如？孔子答道：丘敢不聽命，不過自省學問有限，只恐不勝教授的責任！當日退回館舍，以後逐日入宮講授，經過了十日，例定休息一日，孔子閒着無事，便同子路到楚史館閱看擣杙，閱至楚靈王一節，載着「靈王驕侈成性，是短處；選賢舉能，是長處，有一日，右尹子革侍坐王側，左史倚相趨過王

前，靈王向子革說道：「這個是良史官，卿宜另眼相看，他能讀三墳，五典，八索，九丘，是個博士。」子革對道：「臣知古稱良史的，記君的過失，揚君的善政，此人專以潤辭譽君，不肯直書，算不得良史。」臣又嘗聽人說：周穆王將逞心遠游，使天下皆有他的車轍馬跡。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以諷諫，穆王納諫罷游，方得壽終於文宮。靈王問：卿能讀其詩麼？子革答稱能。其詩云：「祈昭之悻悻乎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。」靈王問：詩意作何解？子革對稱：全詩共六句，祈爲求，昭作招，悻悻，安和貌。前兩句是說，祈求安和，終能昭著德音。中三句是說，思想我王的法度，猶如金玉一般的美備。末是長句，是說雖則刑傷民力，並無貪圖醉飽的心思。靈王聽罷，向子革作了三揖，退入宮中，食不飽，睡不安者數日，以後故態復萌，不能抑制，終及乾谿之難。孔子讀罷了這一節記事，昂頭微嘆道：「能够剋制私心，以禮自持，這叫做『剋己』。」

復禮爲仁。」信非虛言！楚靈王若能聽子革的話，力戒驕侈，不築章華台於乾谿，不去勞民傷財，供一己的娛樂，國人決不譁變作亂，何至於死在乾谿呢！子革不認倚相爲良史，就取他爲諷。更引祈昭詩以諫，可稱委婉陳辭，能盡人臣的職守。楚史詳實記其事，那是貶靈王而褒子革，的確是良史官的記載。說罷又閱楚伐吳，陳棄疾將左軍，工尹商陽將右軍，楚王自將中軍，遇吳師於漢水，一戰勝吳，吳軍敗逃，楚軍奮勇追及，棄疾向商陽說道：敵軍旗幟散亂，已無鬥志，子何不挽弓射敵，以盡王事。商陽一邊答應，一邊弓開滿月，箭若流星，嗤的一箭，正中一敵將的右腦，立即身死。棄疾素知商陽有百發百中的絕技，自愧不如，所以接連三次催促，商陽連發三箭，射死三敵將，每射一人，必用手自掩雙目，不忍見人無故送命，第三次發箭後，向御車者說道：吾將大軍，效命疆場，前驅獲勝，追敵連斃三人，可以反命咧。御車者轉轅歸營，此役推商陽居首功。

孔子讀罷這節記事，說道：原來臨陣殺敵，也有禮法的。子路很不耐煩似的說道：由瞧不起這個工尹商陽。爲將之道，奉命出師，濟河焚舟，孟明因之雪恥，背水立寨，孫武因之獲勝，臨陣當與敵拚命決戰，殺盡敵人，纔稱大功，也是將軍應盡的義務。若然殺敵要講禮數，行仁義，那未必步宋襄公的後塵咧！商陽雖有百步穿楊的箭技，終究沒有建大功，成大將，就被這一點慈心所悞的。孔子說道：丘嘉他有不忍殺人之心，是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你的話，深合大將口吻，然而窮寇莫追，困獸猶鬥，也是兵書所載，取勝不在多殺，你說臨陣沒有禮數，仁義可言，且引宋襄公爲證，要知宋襄先行好殺，屈斬曾子以祭，睢水妖神，致失衆心，後來與楚成王交兵，欲行假仁假義，以致大敗，不可爲訓的。要看成湯引仁義之師，東征，則西夷怨恨，湯王不先來征伐，南征，則北狄怨恨，不先來征伐，臨陣也不過擒殺爲首，解散脅從，未聞有屠殺全軍的，誰說行軍不講仁義呢？



由你以後身列戎行，切勿貪功好殺，身陷敵陣，一旦遇伏落阱，必有性命之憂，謹記吾言，終身勿忘。子路唯唯答應，孔子把擣杙一起閱遍了，方同子路回館休息，次日仍入宮講授。挨過了一個月，昭王正想贈食邑給孔子以作祿養，不料忽起寒疾，不能視朝，三日不愈，因惡苦味，不願服藥，請巫入宮釀卜，巫者斷稱河神爲祟。王妃請祭，昭王弗許，諸大夫入宮視疾，請祭河神於北郊。要知昭王許祭與否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回 楚令尹嫉賢沮封田 阿谷女知禮拒求飲

且說楚昭王聽得諸大夫請祭河神，說道：「三代命祀。」天子祀天地，諸侯在本國境內望祀，叫做「祭不越望。」江、漢、沮、漳，例由天子主祭，楚爲望祀國，禍福無關的。不穀雖然不德，從未得罪於河，祭他則甚。遂不祭。子貢聽得此事，以告孔子，孔子說道：「楚昭王不越祀，不媚神，可稱能知大道，所以楚前爲吳滅，昭王能夠復國中興，就在此罷？」夏書云：「維彼陶唐，率彼天常，在此冀方，今失其行，亂其紀綱，乃滅而亡。」這是說唐堯能夠率循天之常道，以行北方，及至桀王失常道，亂紀綱，國遂滅亡。昭王能够力行常道，國亡出奔，仍能歸國復興。由此看來，常道是國家興亡絕大的關鍵！子貢問道：「夫子既然讚美昭王，可許他爲賢君麼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人君行常道，不過知禮守法罷了，況且昭王復國，乃

是申包胥哭泣秦廷，七日不食，秦哀公念他忠義，且與昭王爲甥舅，遂遣大將子蒲子虎出兵相救，那時吳國有孫武伍員爲將，與秦師相持不下，幸爾吳國有內亂，吳王急欲回兵平內亂，申包胥乘此與伍員立盟，昭王纔得復國。失國雖由楚平王屈殺伍奢而起，但是昭王不能穀勝吳軍，棄郢奔隨也難卸罪。至於復國，全出自申包胥之功，並不是昭王的能力，怎能算得賢君呢？子貢又問道：自古到今，稱得起賢君的，約莫有多少？孔子答道：古代明王，賢的不勝枚舉，堯舜禹湯文武是最著的賢君，春秋時代，惟秦穆公能永久信任蹇叔百里奚，孟明白乙丙諸賢，得成西戎的霸主，可以稱得賢君。子貢又問道：齊桓公也能永久信用鮑叔管仲，創建九合諸侯，不用兵車的霸業，名列五霸之首，也可稱得賢君麼？孔子說道：齊桓公英明兩字尙當不起，怎能稱賢？子貢問道：夫子何所據而云然？願聞其詳。孔子說道：管仲病篤時，桓公至病榻前看視，管仲誠懇

遺囑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人，爲奸佞小人，足以亂人國。臣死後，主公切不可信用他們。那知管仲死後，隔不多幾年，豎刁、易牙、開方同專國政，且與羣公子結爲聲援。桓公有病，被三奸築牆阻塞寢宮而餓死，如此結局，怎能稱得賢君呢？子貢問道：現在各國諸侯，有無稱得起賢君的麼？孔子長嘆道：唉！當世有了賢君，丘何爲這樣栖栖皇皇，常做募集的燕子呢！差強人意的，只有衛靈公，頗有賢君風度，所以吾往返三次，不能忘懷。子貢訝然說道：靈公寵懼南子，穢亂宮闈，殺逐世子，行爲如此悖謬，夫子反稱爲賢君，賜實不解。孔子說道：吾但舉他立朝治國而言，至於宮中穢亂，那屬私家瑣事，當作別論。若說能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，惟古聖王能之，不當責諸今世賢君。子貢又問道：賜願聞靈公的治國？孔子說道：靈公的敬禮賢才，堪與秦穆公並稱。公子渠牟智足以治千乘兵車，信足以守千乘大國，靈公愛而委以重任；有賢士名叫林國，見賢必薦舉，不用

則分祿以養，使國內無遊牧貪困之士，靈公尊而敬之；慶足也是衛之賢士，國有大事，他必出而治理，國中無事，退而訪賢，靈公心悅而加以敬禮；大夫史鰌以道去衛，靈公出都城郊舍三日，不聽樂聲，守待史鰌歸國，而後還宮，史鰌臨終遺囑，以尸置牖下，諷諫進賢遠佞。靈公敬而退，彌子瑕進，蘧伯玉爲相。有這幾種好處，吾所以許他有賢君的风度。子貢又問道：當世人臣，那個爲最賢？孔子說道：現在吾沒有曉得，從前齊有鮑叔，鄭有子皮，可稱爲賢臣。子貢問道：齊管仲，鄭子產，功業遠出鮑叔，子皮之上，怎麼稱不得賢臣呢？孔子說道：賜你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譬如建築宮室，選用工師求大木，充作梁棟之用，雇用匠人，架屋築牆，那末工師與匠人的責任，那個爲大呢？子貢答道：當然工師責任重大。孔子說道：鮑叔薦管仲，子皮薦子產，好比工師求得大木以進屋主人，管仲子產好比造屋的巧匠，工作勝人一等罷了。子貢說道：夫子稱鮑叔子皮薦賢

之賢的，確是至理名言，不是皮相之談。孔子說道：賜，你已明白了，試把鮑叔與管仲、子皮與子產兩相比較，祇有鮑叔顯達管仲，子皮顯達子產，未聞管仲子產顯達勝過自己的賢士於朝，只顧自己利祿，不肯公而忘私，烏能稱賢？子夏攙言問道：楚國的令尹子文三次任令尹無喜色，三次罷免令尹無慍色，當交代時願把舊令尹之政，詳告新令尹，可稱賢臣麼？孔子對道：這是忠實之臣，算不得賢臣的。子夏又問道：現在的令尹子西賢不賢？孔子不答。子夏又問：孔子答道：吾與他相識未久，且不是朝夕共處，那裏曉得他賢不賢？你們等着瞧罷。子夏唯唯而退。且說楚昭王臥病數日，不祭不藥，霍然告痊，照例視朝聽講，經過了兩個月，敬重孔子博學多能，無所不知，且知他門下有七十二賢士，常侍左右，日用甚大，擬以里社之地封孔子爲祿養，使他安心居楚，當下卽召子西入宮，命取里社之地封孔子，着卽整備封冊，送往孔子館舍。子西聽說，心想大

王敬重孔丘，過我十倍。孔丘做過魯司寇，政績傳播四方，以後吾若有錯悞，勢必以孔丘爲令尹，還是先發制人，沮阻他的封地。既無祿養，門下食口衆多，自難久居這裏了。轉念之間，諫道：臣思孔丘爲當世聖人，道德足與文武並稱，臣聞文王在豐，武王在鎬，地僅百里，能够修德行仁，終成興周滅紂的功業，現在孔丘德比文武，門下有三千弟子，文武兼備，若然封以土地，代楚爲君，就在目前！昭王疑心極重，聽了子西的讒言，信以爲然，說道：卿言頗有見地，否則他有了這樣經天緯地的大才，何至到處不見用。諒因藏有野心，使人不敢請教了。子西應道：是啊！這種野心家，大王宜疏不宜近，冷待了他，消不得不自走了。至於講解經史，左史倚相能勝此任，昭王嘉許，取消封地之念，次日起，冷待孔子，不召他入宮，卻召倚相入宮講授。孔子看出光景不對，密囑子貢暗中調查，方知子西嫉賢進讒，沮阻封地，以直報告孔子。孔子笑道：吾早說昭王不是賢

君，子西賢不賢，叫你們等着瞧罷。早知他不是爲國進賢的賢相咧。接着吩咐弟子收拾行李，駕車登程，不別而行。有人報告子西，子西置之不理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出了郢城，子貢問道：夫子將望那道而去？孔子太息道：那裏是我們的樂土呢？子貢說道：吳越兩國境內，山明水秀，名勝古跡極多，可去一游。子游接口道：偃家居海隅，有湖有山，足供游覽，夫子准到吳國去罷。孔子稱善，子貢驅車前進，不過自楚至吳，路程遙遠，要經過許多小國，一日，行抵阿谷地方，因馬飢餓乏力，停車喂食，孔子同諸弟子各取乾糧充飢，瞥見一女子佩滇浣紗，於溪旁。孔子說道：入境問禁，入國問俗，出諸婦人之口，更爲確實，溪邊浣紗女，可向他試探風俗。說着，抽觴以授子貢，道：善言乞水，試他出言的雅俗。子貢攜觴至溪邊，置地上，向浣紗女正容說道：吾北部之人，將南游吳國，逢此盛暑，驅車赤日光中，口乾心煩，願乞茶飲，以解煩渴。浣紗女答道：阿谷之隧，隱曲之汜，



有水一清一濁，清流通海，欲飲則飲，何必要問婦人？說着，取地上觴，逆流洗滌，反手置地上，說道：禮，男女不親授，觴已代滌，自去清流取飲罷。子貢以言轉告孔子，孔子取貨幣值五錢，授子貢，道：再去善言乞茶。子貢又至浣紗女前，說道：聽你的話，穆如清風，吹面涼爽，祛我煩燥，奉幣相酬，乞茶一飲。浣紗女道：我是鄙野婦女，不識貨幣貴賤，不敢收納。子貢復以言告孔子，孔子抽絺綌五兩，以授子貢，再去善爲設辭。子貢復往，祇見浣紗女正在收拾欲歸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

楚狂接輿高歌諷孔子  
長沮桀溺冷語嘲仲由

且說孔子冒暑遠行，抵阿谷地方，休憩樹蔭下，進乾糧，放馬食草，孔子吃過乾糧，口中頓覺乾渴異常，河水不潔，不敢取飲，瞥見溪邊有一浣紗女，身後置有茶漿一壺，便叫子貢去乞飲，順道探風問俗，不料子貢往返兩次，均遭拒絕。孔子便抽絺綌五兩，授子貢，再去乞茶。孔子這樣的糾纏不已，亦純爲衛生起見。因在赤日下趕路，忽覺昏悶不舒適，就道旁樹林中稍息，不料一進乾糧，口中頓覺乾燥，頭目暈眩，亟欲得茶湯以解煩渴，故願犧牲絺綌，換一盃熱水，冲服辟暑藥，兼可解渴。當下子貢第三次來向浣紗女說道：我是北鄙之人，冒暑遠行，將往吳國，經過阿谷，吾夫子口渴頭昏，心煩欲嘔，急欲得熱湯以解渴，今

有絺綌五兩，不敢親授，謹置水旁，聊作熱湯的代價。浣紗女答道：路上行人，面不相識，忽分絺綌，棄諸河堤，妾年少，不敢拾取，子再饒舌不去，將有野蠻成性的狂夫來了。說着擡頭東望，子貢也向東望去，見有一大漢，從那邊走來，即把絺綌拾起，回來以言告孔子，孔子說道：此婦人知禮而達乎人情的，必然受過多年教育，纔有這樣的吐辭。丘於是知婦女心思，較細於男子，若然專心讀書，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惜乎門下弟子盡屬男子，若此女從我求學，所得的造就，必能遠出七十二子之上。諸弟子聽了這番語言，都不以爲然。子路說道：夫子欲向浣紗女求一杯熱湯解渴，往返三次，終沒有得着，女性器量如此淺窄，爲什麼再要讚美女性，貶抑男性呢？及門諸子，雖都沒有匡時濟世之才，顯名當世，不過對於夫子，人人忠心隨侍，夫子進亦進，夫子退亦退，心目中只知有夫子，不知有富貴功名，故爾盡願拋妻別子，隨夫子周游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受

阨絕糧，絕無一人畏難退縮，難道我們這班人都不及女性麼？孔子微笑道：「你莫悞會，及門諸子固然與我同甘苦，敬我如父母；然而我愛諸子，也過於親生子女，豈肯貶抑呢？至於我讚美女性，是指造物生人，天賦女子以精細的特性，由是把及門諸子作個比例，言女性若然從我求學，造就可出七十二子之上，絕非褒貶之辭，竟會惹動你的火性，發出一派牢騷話來，這也從那裏說起！」

子路謝罪道：「由何敢牢騷夫子，只爲浣紗女鄙吝到杯水不給，夫子還要讚他，所以不服。」孔子說道：「浣紗女不妄取行人的貨財，那是不貪，不願以杯水給人，那是知禮，確守男女不親授之義，論他的人格，遠出尋常男子之上，料想他必然受過教育，纔有這樣知禮的對語。」子路問道：「夫子怎見得女子有精細的特性呢？」孔子對道：「有近史爲證，齊桓公同管仲伐孤竹，仲率軍先行至獨山，有一牧牛野人，破笠赤腳，投營門求見相國，衛兵拒絕，野人說道：『某有一言，一浩浩

乎白水。」有勞轉稟相國。說罷，自去牧牛，衛兵入告管仲，管仲茫然不解，便向愛妾媵娘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麼？」媵娘答道：「妾在閨中，讀過古人白水詩云：『浩浩白水，儵儵之魚，君來召我，我將安居。』野人以浩浩白水寄語，欲求相公保他出仕吧？」管仲卽召野人入見，問姓名，答稱衛人寧戚，管仲知爲賢士，作書薦於桓公，爵爲大夫。於此可見管仲學問不及媵娘，此卽女子有精細特性的明證。子路說道：「出兵征伐，兵士不准姦淫婦女，那是軍律，豈有主帥出征，軍中攜愛妾作伴，由未敢信。」孔子笑道：「行軍誠然不能姦淫婦女，惟有齊桓公出征，必攜媵娘隨營侍寢，管仲寵愛媵娘，時刻不離左右，這次出征，奏明桓公帶媵娘同行，算作智囊，遇有疑難，可賴媵娘一言解決，這個本不可以常理論的呀！這時車子已在路上趕行，子路和孔子並坐在車上談論消遣，正這當兒，瞥見一人，似癲非癲，橫穿車前而過，口中作歌道：『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諫，來

者猶可追，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殆而！」孔子聽得歌聲，張目前視，見是楚人接輿，亟喝子貢停車，孔子立即下車，想把自己的出處，告訴接輿，不料接輿一溜烟避得不知去向，孔子一壁登車，一壁說道：既然現身說法似的，作歌以諷我，卻又不願和我見面一談，佯狂避世之士，正使人無從捉摸。子貢問道：夫子可認得他是誰？孔子答道：他叫接輿，懷才不遇時，因此忽歌忽哭，裝做瘋狂以避世。論我目前的處境，可稱得與他同調，故願下車和他一談。不料他趨避不遑，太覺不近人情了。子貢問道：他的歌詞，怎樣解釋的？孔子說道：鳳遇有道的時世現形，遇無道的時世隱形，他歌鳳兮鳳兮，是嗟嘆我像鳳一樣。次句何德之衰，是譏笑我現形無道之世，道德何其衰微呢。第三第四句，是說已往的事情過去不論，未來的事情還追得及，是諷我應當歸隱了。已而已而，是說可以收束哩。末句是說現在做官正危險啊。這樣的歌詞，豈不是諷我歸隱嗎？子貢又

問道：夫子下車，想和他談些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我和他在昔年見過一面，現在想把我的出處告訴他，並向他探問東南諸國的大勢。子貢心罣着同夫子談話，不曾認清路徑，走錯了方向，祇管驅車前進，行不多時，祇見白茫茫大河當道，既無橋梁，又無船隻，怎能渡河。孔子憑軾四望，祇見有兩個人在田中耕種，便叫子路去問津，那知這兩個也是隱士，一個叫長沮，一個叫桀溺，子路下車走到他們面前，很恭敬的問道：請問二位，渡此河的津梁在那一方？長沮不答，反問道：車上執轡在手的是誰？子路對道：是孔丘。長沮又問道：可是魯國的孔丘麼？子路對道：是的。長沮道：魯孔丘周游列國，車轍馬跡遍天下，他自知濟渡處的，何必來問吾們！子路只好向桀溺作揖問道：請求長者指示渡河的津梁？桀溺問道：你是誰？子路對道：我是仲由。桀溺又問道：可是魯孔丘門下的弟子麼？子路應道：正是。桀溺說道：世亂荒荒，已遍天下哩，那個能够變易平治呢？並

且你與其從避人之上，還不如從避世之士呢！說罷，祇管持鋤耕田，也不指示津梁。子路很懊喪的回告孔子，孔子微嘆道：鳥獸不可以同羣，由不與避人爲徒，與誰爲徒呢？若天下平治，何用丘來變易！正爲世亂無道，丘決心要以道變易呀！說着，讓子路執轡，沿河前進，約行兩里路程，見有石橋亘河面，方得由橋渡河。子路說道：這裏好似楚蔡交界，夫子願不願到蔡國去麼？孔子沈吟了一回，對道：蔡國太無出息，君弱臣庸，忽爾附楚，忽爾附吳，忽爾附晉，始封時本爲同姓諸侯，現在降爲附庸小國都不如！況且蔡國的士大夫，都與丘絕無交誼，趕去有什麼希望呢？還是吳國去，吳王夫差爲父報仇，囚越王勾踐於會稽，威震東南；并且吳地多名勝，丘久欲往游，准望吳國去吧。子路說道：從楚國邊境赴吳路徑甚多，不知那一條路最近。由去找尋誠實人，問個仔細，免得走錯。說罷，跨下車廂，由子貢執轡，子路叮囑道：你祇管由此官路，望東緩緩而進，吾去



找老成人問路去咧。說罷，向北步行而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□ 現代 青年 戀愛史

洋裝 一册 實售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

此書敘述男女青年之戀愛事蹟。多至數百則。文筆流利。敘事詳明。宛轉柔情。讀之令人心靈陶醉。

□ 現代 青年 離婚史

洋裝 一册 實售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

近代離婚之風氣。日甚一日。本書乃擇最近離婚案情之離奇有趣者。彙集而成。極悲歡離合之致。

## 第七十二回 子貢切問勾踐仇吳 葉公評論伯嚭誤國

且說孔子自楚往吳，不識路徑，命子路去找老成人問路，恐防再遇着長沮一類的隱士，非但不肯直告，反爾飽受一番奚落，故爾囑子路擇人而問，莫再和隱士交談。子路下車而去，子貢一壁執轡緩行，一壁向孔子問道：夫子剛說夫差爲父報仇，賜覽吳史，吳王闔閭病歿宮中，由太孫夫差嗣位，闔閭並不是被勾踐所殺，何仇之有？孔子對道：史臣記事，誰肯直書，實則吳越交兵於樵李勾踐，用死罪犯爲前驅，命大將諸稽郢、靈姑浮統大軍繼進，吳軍大敗，闔閭的右足被靈姑浮的大刀砍傷，敗回姑蘇，僅趕得七里，就因傷重死在軍中。夫差嗣位後，派內侍十人，分立於出入所在，見夫差經過，必高聲呼道：大王難道忘了越王殺你的先祖麼？夫差揮淚對稱：孤一刻不敢忘。同時命子胥、太宰嚭

練水兵於太湖，立射棚於靈巖山，訓將士習射。等到喪服既釋，造戰艦與兵爲父報仇，命子胥爲大將，從太湖水路攻越，勾踐親率三萬人迎敵於椒山之下，吳軍銳不可當，箭若飛蝗，越軍將士覆舟溺死的，不計其數。勾踐敗至會稽山，夫差揮軍圍困，越王初次求和不許，再命大夫文種以美女黃金私賂太宰嚭，進言於夫差，說勾踐願爲臣奴，入吳宮服役。夫差許和，遂挈勾踐夫婦班師回朝，就此威振東南，竟成爲霸主。惜乎信用佞臣太宰嚭，釋歸勾踐夫婦，這好比縱虎歸山，必遺後患。子貢問道：子胥爲當世名將，忠事兩朝，對於夫差有擁戴之功，托孤之重，何得不諫阻夫差呢？孔子說道：率直的忠諫，不敵奸佞的讒言，子胥何嘗不竭盡忠諫，反觸王怒而不聽，伯嚭則十奏九依。據吾看來，夫差殘民太甚，爲闔閭築坟，盡殺數百人以殉，視人命輕於蟻命，不像得保社稷之主，所以天使伯嚭爲太宰，子胥雖忠而與王結怨，且有勾踐懷十年報仇的決心，

吳之覆亡，爲期不遠咧！子貢說道：夫子既知夫差將亡，此行太覺多事了。孔子說道：有道的國家，朝綱整飭，用不着丘的，愈是無道的國家，若能悔悟前非，把國政交丘整理，像吳國國勢未衰，容易施行我的大道，所以想去走一遭，順道游覽姑蘇名勝，一得兩便，何樂不爲！這時車行道上，約有五六里光景，不見子路趕來，孔子問道：賜前面這座城垣，好像是葉縣，是不是呢？子貢答道：是的，仲由還沒有趕來，再走得遠了，只怕他尋不到，不如就在葉縣耽擱，把車輛停在客店門口，子路來尋，一目了然咧。孔子對道：好啊，葉縣尹葉公與丘素來相識的。子貢唯唯答應，驅車逕入東門，見有一所很大的客店，孔子同諸弟子一律下車，客店中有人來招接，孔子對他說道：牲口帶去喂料，車子停在門前，因爲失散了一個同伴，等他來找尋，瞧見了我們的車子，不會錯過了。店夥計一壁答應，一壁牽馬溜了幾個來回，帶入後槽喂料不提。孔子等走到客店的會客

室門口，正遇葉公到此拜客退出，遇見孔子，笑容可掬的拱手相迎道：「難得大駕光顧敝縣，不知從那道而來？現將望那道而去？」孔子直對道：「自楚而來，因慕吳國多天然名勝，將往游覽。」小子仲由問路失散，故造貴縣暫住，等他來找尋。葉公說道：「多年不見，請到小齋一敘，聊盡地主之誼。」孔子對道：「只恐仲由來找不見，重行走失，緩日來叨擾罷。」葉公不依，立即親書「孔子在此城內葉公宅中，仲由注意。」等十四字的牌示，交守門人懸掛城牆，然後邀孔子及諸弟子到家中，設盛筵款待，酒逢知己，縱談天下大勢。接着孔子說道：「丘聞人言，吾公治理貴縣，事事公開，水早有備，薄賦稅，慎刑罰，百姓人人敬公若神明，可敬可賀！」葉公對道：「言過其實了。」梁不過遇事公開，聽訟無私，以直道對待百姓，故爾全縣民衆也皆率直無私。有一個號稱直躬的少年，老父攘竊了他人的肥羊，羊主查究，乃父抵賴，不料少年眼見老父竊羊入市脫售，立即出頭作證，說明

羊爲老父所竊，那少年不愧稱作直躬者。孔子說道：吾黨的直者，不是這樣的。持躬順乎天理，合乎人情，父爲兒子隱惡，子爲父親隱惡，雖則不求直，直卻已在個中咧！古訓，子不言父過，做兒子的證父攘羊，違反天理人情，雖直不足取咧。葉公說道：梁自知才識不足，不敢入朝從政，請問爲政之道，是怎樣的？孔子說道：爲政當正心修身，施德於民，那末近人悅服，遠人來附了。好比北辰星高拱在天空的北極，衆星四面環繞，自然而然的歸向不移。居上位的能够以德爲政，那末不動而民化，不言而民信，無爲而國治。所守雖簡能够御煩；所處雖靜能够制動；所務雖寡能够服衆。堯舜禹湯文武的得天下，那個不是這樣的呢？葉公說道：梁僅爲一縣之主，德薄能鮮，絕無得天下的野心，祇爲吳楚成仇結怨，國社已經覆亡，幸爾天不亡楚，有申包胥借得秦師，挽回天意，昭王纔能復國。不過我國的府庫寶玉兵甲等，盡被吳軍捆載以去，元氣至今未復。梁所

以常抱隱憂！一旦吳兵再臨，危巢遇風，此縣亦然要隸屬他國！所以不顧冒昧，敢向夫子求教，專爲圖存起見，絕無他意。孔子說道：名下無虛傳，不愧當世稱公爲賢者，惜乎不見重於昭王，這是昭王的過失，非公之咎。至於楚吳結怨，吾公恐懼楚爲吳滅，丘可擔保決無此理，還可預決吳必先亡。葉公很詫異的問道：吳王夫差破楚滅越，威震東南，兵強將勇，國庫充盈，怎見得會先亡呢？孔子說道：吾公知他的外觀，沒有曉得他的內容，夫差的外觀誠如公言，不過內容犯了好色親佞，忘義遠賢四害，亡國的禍根已經種下咧！葉公問道：梁還沒有曉得，敢請夫子明白見教，以安我心。孔子對道：伯嚭便是嫉賢貪財的佞臣，夫差倚爲心腹，勾踐被禁釋歸，進美女西施於吳，寵冠六宮。這不是好色親佞麼？夫差以太孫嗣位，全仗子胥力掙而得，如今夫差厭惡他直言敢諫，視若眼中釘，這不是忘義遠賢麼？桀紂的失天下，除犯好色親佞，忘義嫉賢四害外，還多

一害，便是殺害忠良。夫差已犯四害，欲保社稷，很不容易咧！唉！忠賢奸佞，簡直是興亡的命脈。論子胥隻身逃吳，得報父兄之仇，雖則掘墓鞭尸，未免過分，然而允許昭王復國，所以報楚，也不薄咧！恩仇俱報，不失爲大丈夫，論他所建的功業，不失爲忠勇冠時的名將。丘近聞人言；子胥幾次忠諫，直揭夫差的過失，可見他已抱決死之心。丘和他素昧生平，死生本與丘不涉，祇爲扶直公道起見，所以要到吳國去，得見夫差，借端游說，以勸重視爲國柱石的子胥，不可以使他做關龍逢比干，這不是爲子胥一人打算，實爲天下英雄免傷感，恐怕子胥見殺，當世豪傑，皆存兔死狐悲之心，不願爲國效命做功狗，將使奸佞擅權於列國，文武兼全的賢士，皆避匿深山，與鹿豕爲友，連帶丘與及門諸子，也沒有乾淨土可以托足咧！葉公說道：足見夫子胞與爲懷，惜才如命，宜乎天下英才，皆願拜投門下了！梁聽人說子路仕衛多年，頗得靈公器重，何以此次又隨



夫子同行赴吳以致失散，莫不是被奸佞進讒去位的吧？要知孔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最新  
編印

## 美的世界

洋裝 一冊  
實售 二角

寄費五分

本書搜羅美的文字數十篇。有學術著作。有詩詞小品。包羅品象。美不勝收。讀之可以增進愛美之思想。

▲▲最新  
編印

## 愛的誘惑

洋裝 一冊  
實售 九分

寄費二分

青年男女在求愛之時。最易受到對方之誘惑。而釀成種種不良之結果。本書道破一切的誘惑技倆。使青年男女知所防止。

## 第七十三回 仲由借宿遇高士 丈人避面拒來賓

且說孔子聽得葉公問及子路久仕於衛是不是被奸佞讒譖去位的？就對道：不是的。吾黨小子的進退，一律隨吾爲進退的。丘旣蒙謠言而去位，不獨子路棄官隨行，這兩個也是挂冠同逃的。說時指着子臯子貢，葉公忙向二人拱手致敬道：二位不愧爲孔門賢士，視功名若敝屣，奉師長若嚴君，當世能有幾人呢！梁只恨爲俗事纏身，不能執鞭隨侍夫子，周游列國，以廣見聞，徒喚奈何！當下且談且飲，直到黃昏，盡歡而散。孔子同諸子，回到客店中安歇，按下慢表。再說子路下車問路，信步而前，望見有三個人在田中耘草，恐怕又遇着長沮一流人，不敢請教，一口氣趕到鎮上，向店鋪中的老成人，作揖問路，無如自楚至吳，相隔數百里，不會走過的，怎能識得路徑，連問六七人，有的答稱僅認

得數十里，再遠不認得了；有的回答不認得。問到夕陽西下，依舊不曾問清路由。急轉身從原路回轉，不料趕了一程，孔子的車馬影踪全無，但見天空的倦鳥，三三兩兩飛入林中投宿了。炊烟四起，暮色蒼茫，向前遙望，空曠無際，不知道那裏有客店，心中不免有些焦急，正這當兒，祇見一老人，以手杖挑着竹籃，迎面走來，忙向他作揖問道：「老丈，可曾遇見吾們夫子麼？」老人答道：「手足不勞動，菽麥不分別，怎知誰是你的夫子呢？」說着，祇管拄杖於地，摘取籬邊的蔬菜，置竹籃中。子路看出他是個隱士，心想：「今晚找不到夫子，無處存身，只好向他借宿。」卻不敢冒昧請求，只好正容直立一邊，表示敬意。老者摘菜既畢，向子路說道：「日沒天黑，你找尋不到夫子，前去十數里，方有宿店，黑夜裏怎能行路，且到老漢草舍中，權宿一宵吧。」子路拱手謝道：「老丈見憐，失路，慨許借宿，感德不忘。」說時，跟隨老者回家，走到客堂中，祇見室中陳設雅致，不類農家，那老者一

面讓坐，一面問姓名，并呼二子出來，與子路行禮相見，然後向二子吩咐道：遠客到此，應當殺鷄具饌，聊盡地主之誼。二子應命，入內去煮備。子路謙謝道：失路之人，驚擾高齋，但求留宿，怎敢有勞公郎殺生具饌呢。老者說道：既到茅舍，無論生熟總是客，豈有使客挨餓，主人飽食之理。至於無事殺生，雖爲修行人所不許，然而不生不滅，載諸佛經，鷄鴨等專爲人佐食而畜養，若然相戒不食，又何苦呢！老漢平生不造孽，不修行，不求人，事事自食其力。衣服是家人植棉紡織裁製而成的；食糧是二子春耕夏耘秋收而得的；蔬菜是老漢栽種籬邊隴畔的；鷄鴨豬羊，自畜於後院；魚蝦自養於魚池。祇有零星雜用東西，若然色色自備，太覺麻煩，不得不向市肆中購置。遇到疾病，老漢略知醫理，不求教醫生的。事事不求人，可以免卻一切無爲的應酬和煩惱，頗覺得安適自在。說罷，掀髯打個哈哈，表現樂意。子路很恭敬的說道：老丈好比世外神仙，視富貴若

浮雲，課耕種作生計，自尋閒中的樂趣。南面王也望塵莫及！由欣羨非常，但願他年隻身到此，購地一方，築茆屋三椽，與老丈結隣而居，消閒歲月，這是吾的志願，但不知何日能償？這時，菜肴已由兩少年搬放桌上，老者即請子路上坐，老者居次位，兩少年末座相陪，執壺敬酒。老者說道：老漢素喜杯中物，量甚窄，每晚只飲一壺，這是家釀，雖不敢自稱美酒，卻已貯藏多年，多飲不發口喝的。說着，舉杯相敬，子路喝了幾口，果然醇厚異市售品，竭誠讚美。老漢又請遍嘗田家風味，所煮的鷄塊魚羹，鮮美絕倫，子路舉箸而食，讚不絕口，一壺酒盡，大家進飯，飯罷，殘肴由兩少年收拾去，子路與老者喝茶清談，專論四時的田家生趣，不談天下事。子路問他曾經出仕於那一國？爲什麼避隱呢？老者答稱不可說。子路又問道：老丈自稱無懷氏，這是取上古無懷葛天兩氏爲假名，旣蒙優待，請示真姓名，以誌紀念。老者答道：老漢生在這裏，長在這裏，絕不與外

人通往來，自己也不曉得有無真姓氏？子路笑道：「老丈既云不與外人通往來，難道子女婚嫁，效法太古亂婚制，以同血統結爲婚姻的？」老者答道：「斷無此理。要知這一帶村落中，都是自食其力，不問世事的同道中人，他家有女，許配我家男子，但求年紀相等，雙方本人表示願意，便結爲夫婦，擇吉日成婚，一切繁文縟節都沒有的。」子路只好連稱欣慕之至，老者便引子路到廂房中，牀帳被褥早已鋪設在內，子路一壁道謝，一壁去冠服，脫履安睡，老者同二子入內歸寢，來朝，子路起身，兩少年卽送臉水及朝點入房，子路盥漱後，略進朝點，走到客堂中，向老者作揖道謝，並向兩少年拱手告別，父子三人送到門外，指明路徑，退入室中。子路急急趕到葉縣東門，瞥見城牆上挂着一「孔子在此城內」云云的牌示，喜出望外，一路問訊到縣尹衙門，向司閹自通姓名求見孔子，司閹引入，孔子正和葉公並坐在室中談天，子路趨入見過孔子，並向葉公行禮。

相見。孔子問道，由昨夜投宿在那裏的？路由問明沒有？子路答道：路由沒有問明，昨晚遇着一個托名無懷氏的老人，留由借宿，殺鷄留膳，如待嘉賓，殊出吾意料之外。孔子說道：無懷氏乃是避世的高士，他既然誠意款待你，分明有丘在意中，由快回去見他，代丘致敬仰之辭，並告以君臣之義，及丘周游列國的苦衷。子路應命退出，一腳邊重行趕到昨夜留宿處，入門，不見老者及少年在室中，祇有一老婦在窗前做女工。子路趨前正容說道：老丈及兩位郎君可在裏邊？某就是昨夜借宿的仲由，承情優待，今奉夫子命，特來拜謝，並代達吾夫子敬仰之意，有勞請出一見。老婦答道：已被東村無名氏相招父子三人，結伴游山去了。子路問道：何時回來呢？老婦答道：快則一二日，遲則十天半月，說不定的。子路說道：老丈回來，代言仲由奉夫子孔丘命，還來請謁致敬意，不遇而去的說罷，拱手退出。那老者預料子路遇見了孔子，必然要復來，告訴我一番

話說，孔子是抱着濟世決心的熱中客，自己是避世不問理亂的世外人，道不同不相爲謀，等在家中，被他復來找見了，定有一派不耐煩的說話，刺入耳鼓中糾纏煞人，還是避而不見，藏過我的踪跡，拒絕他再來的後念。所以挈同二子，避到東村老友家中去的。子路撲了一個空，沒精打彩的回到葉縣，以直告知孔子。葉公攬言道：那老人有心避面，昨晚那樣殷勤款待，今日卻這樣不近人情，好似神龍現首不現尾，避世之士的舉動，正是令人無從捉摸的！孔子說道：這個老人昨晚喚出二子與由相見，分明曉得長幼的禮節，不可以廢掉的；殊不知古語云：「率土之民莫非王臣。」君臣之義，怎樣好廢掉？出仕乃士人應盡的義務，像他這樣以隱居爲高尙，祇顧潔身自愛，不顧紊亂大倫，實是不應該的。葉公問道：什麼叫做大倫？孔子對道：人類的大倫有五，故又稱五倫，就是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出仕爲國效力，所以盡



君臣之義，雖知所抱的道理不能行，也不可以潔身退隱，自鳴得意的。爲什麼呢？就爲君臣之義，爲五倫之一，若然以退隱爲高，不求仕進，便是背義亂倫。故爾深明大義的賢臣，如關龍逢比干，至死不願亂倫退隱咧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偵探  
小說

**福爾摩斯**  
自  
**奇案**

洋裝  
二冊

實售一  
角六分

寄費  
三分

本書敘一英倫奇案，縱由福爾摩斯竭智探索，亦無端倪，福爾摩斯受盡挫折，終不免於自殺，欲知實情請讀本書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▼

## 第七十四回 子產朝晉遭責問 孔丘赴吳受歡迎

且說孔子在葉縣耽擱了兩日，向葉公問明了路由，然後告辭，命子貢御車登程，一路從大道望東南而行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，飢餐渴飲。一日，正行間，從斜刺裏來一輛顯者的高車，孔子正在向來車中觀望，是何人，只聽那御者向子貢招呼道：我們相國有請你們夫子，同到前面大東南客店中打尖去。子貢一面答應，一面認請是鄭子產，立即告知孔子，兩車同行至客店門前停住，大家下車，孔子趨前與子產拱手相見，諸弟也一一向子產作揖，同行走入店中，擇雅座坐下，孔子與子產同席而坐，對飲長談。當下子產先問孔子從那道而來？孔子直言回答，接着還問子產將望那道而去？子產太息道：敝國介乎兩個大國之間，真覺得左右爲難！吾君因陳侯幾次無禮相欺，命僑率師伐陳，僂

倖獲勝，那知陳侯乞援於晉。晉允出師相救，幸爾僑早已得信，收兵回國。猶恐晉國來問罪，僑親往晉國獻捷，趙鞅追問僑，陳有何罪見伐？僑答稱：陳亡卻始封的大德，倚仗楚衆，侵凌敝國。去年奉告貴國，貴國並未出師，陳故敢合楚衆，侵犯敝邑東門，伐木塞井，大逞淫威，敝國臣民，不甘無端受戮，上下一心，與陳作殊死戰，天佑寡君，三戰三捷，用敢獻捷。趙鞅又問道：何故欺凌小國？僑答稱：先王之命，有罪則伐，以申天討。昔時天子地方千里，稱一圻。公侯地方百里，稱一同。伯子男的地僅有七十里五十里，這是周代的定制。現在大國之地，多至數千里，若非欺凌小國，何以至此？趙鞅不復詰問，閱看獻捷表，見有甲仗貨財，方以小國使臣之禮相待。僑當日即辭行，在路打算，晉君太弱，四卿用事，政出多門，行將內亂，無力屏蔽吾國，還是聯楚以抗晉。昭王正在勵精圖治，將成霸主，勝晉萬倍咧！孔子說道：晉爲盟主，鄭擅專伐陳，晉卿問罪，相國能以言折服，

這是古志所云：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」丘自愧弗及！至於聯晉聯楚就目前而論，當然聯楚爲宜。等到食罷，子產付過東道，大家走出客店，孔子問道：此去姑蘇，還有多少路程？子產答道：還有二百多里，快馬一日可以趕到，常馬卻須兩日哪。說罷，向孔子拱手道聲再會，登車取道而去。孔子向子貢說道：你到過吳國，與伯嚭見過一面，現在你駕輕車先去見他，爲吾先容，吾同二三子緩緩而來。子貢應命，一人駕車先行，孔子等駕車緩進。先說子貢一路很平安的直

到姑蘇，上次爲田常伐魯排難，曾來游說吳王，所以城內路道都認得，驅車直

到太宰衙門停歇，下車向司閹前投刺請謁。司閹入內稟報，伯嚭看了端木賜

的名刺，久慕大名，親自出接，子貢趨前作揖道：賜有何德何能，敢勞太宰親迎。

伯嚭笑道：聖門賢士光顧，敢不出接。說罷，移步走入客室中，分賓主坐下，侍者

送茶，伯嚭問道：大駕專誠到此公幹呢？還是便道來游？子貢答道：專誠到此，向

太宰游說。伯嚭問道：游說些什麼？子貢說道：貴國地當東南富饒之區，田賦收入，冠於天下，因此各大國都存覬覦之心，打算吞吳增益府庫。且有與吳結有世仇的越王，臥薪嘗膽，具有滅吳雪恥的決心。楚昭王不忘棄郢奔隨的大辱，也想乘隙攻吳。由此說來，貴國好似一座大廈，遠望層樓傑閣，笙歌不絕，非常富麗美觀，殊不知太湖之水浸損基礎，大海之風搖動牆壁，大廈有將傾的現象。太宰乃是一根大木，支持這所大廈，雖三尺童子，也知一木不能支大廈。賜既有所知，不忍緘默，特地自楚趕來，冒昧陳辭，願太宰細察賜言是否句句確實。伯嚭說道：子言句句翔實，既云一木不能支大廈，該怎樣能夠支持呢？子貢答道：古人云：獨力難成，衆擎易舉。爲貴國大局計，惟有選拔賢才，與太宰共襄國政。子胥爲當世不可多得的名將，年雖老韜略猶熟，委以治軍經武的大權，以固國防，這是萬全之計。不知太宰以爲如何？伯嚭說道：說話雖不錯，不過誰

是賢才，一時到那裏去選拔呢？子貢答道：吾夫子孔丘，始宰中都，路不拾遺；繼陞司寇，齊歸侵地。列國早已公認爲賢人，素有匡時濟世的宏願。賜來時慫恿他來助太宰行政，徵得同意，故爾先來求見，請太宰入朝先容，待吾夫子來時，能够寵以禮貌，輔佐太宰行政時，諸大夫方不敢輕視。伯嚭說道：你們夫子的聲名，如雷貫耳，願爲先容，不過吾王常居靈巖山館娃宮，往返需時，待吾先派一隊家卒，隨你往迎，表示我個人的敬意。子貢唯唯應命。伯嚭傳齊五十名家卒，隨子貢往迎孔子，那伯嚭是個嫉賢的佞臣，何以肯迎接孔子呢？這是子貢的口才，危言動聽，兼之吳王迷戀女色，不問朝政，委他一手包辦，難以應付。越楚兩國的仇視，故欲得孔子做幫手。當下送過子貢，立即乘車至靈巖山下車，步行入宮，朝見夫差，奏明東魯聖人孔丘行將來朝，大王宜加以郊迎，表示敬禮賢士的誠意。吳王說道：孔丘久負天下重望，號稱聖人，孤卻未曾見過，前年

名相家姑布子卿來吳孤問他當世有無相類五帝的奇相人麼？他說祇有魯孔丘，頭似唐堯，額似臯陶，目似虞舜。孤問孔丘兼具堯舜的異相，久後將得天下吧？子卿答稱：孔丘自腰以下，不及禹者三寸，近視面貌，好似二聖，遠察神氣，纍子若喪家之狗，非但不能得天下，並且晚年多阨，不如壯年。現在孔丘既將來朝，派卿與子胥爲郊迎專使，並率諸大夫一律朝服往迎。說時，卽書諭言送給子胥，派他爲迎賢專使，來朝率車千乘，從破楚門排列至十里，並率諸將頂盔貫甲，同太宰至十里外郊迎。太宰問道：大王何不親身郊迎呢？吳王笑道：孤將率二妃裝作平民，瞧瞧孔丘像不像喪家之狗呢！伯嚭退出，駕車還城，來見子胥，商定立刻派工匠，到破楚門外十里所在，臨時搭架木屋一所，以備作專使休憩之所。伯嚭回衙，傳諭諸大夫來朝整衣冠齊集破楚門。子胥傳令三軍衆將，來朝戎裝帶兵車千乘至破楚門外候令，一班將士奉令，只道出兵伐楚。

人心惶惑，後來曉得是迎接孔聖人，方才安靜。一宵已過，來朝紅日東昇，一千乘兵車，跟着一班頂盔貫甲的將士，都到破楚門外齊集，正值民衆上市買飯菜的當兒，瞧見兵車齊集，不免驚慌，幸爾子胥連夜製就一面大旗，立在軍前，上面寫着：「齊集兵車。郊迎大賢」八字，民衆方才明白，可是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不消片刻，已經傳遍姑蘇城內外的百姓，都到破楚門外觀看郊迎大賢，只道這個大賢生就三頭六臂，還是千手千眼的，男女老幼，約莫有數萬光景，虧得兵車夾道排列，閒人只能在兵車後面觀看，只有文武百官，跟着伯嚭子胥，步行至木屋中守候，直到過午，孔子等一行人，方駕車而來，這時兩傍的觀衆，已擠得水洩不通，夫差帶着西施鄭旦二妃，也雜在人羣中，雖則有衛士保護，無如吳王喬裝易服，閒人看不出他是國王，只管向他空隙處擠來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有個屠夫手執鋒利的屠刀，祇管向西施身傍挨肩並立，夫差勃然大



怒，伸手將他攔過一邊，不料手指悞碰刀口，鮮血迸流，失差大怒，喝令衛士拿下，梟首示衆。一時秩序大亂，子胥飛步奔來，令衛士驅散閒人，問明原因，說道：刀下留人。接着，向吳王奏道：不知不罪，此人認不得大王，悞傷王指，恕了他一死罷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一舸  
女士

# 小江平遊滬記

洋裝  
三冊

實售三  
角六分

寄費  
五分

風流小生小江平君。在滬所作所爲。莫不奇趣橫生。一卷在手。定有愛不忍釋之情景。

## 第七十五回 孔子見符述來歷 西施裝病撒嬌癡

且說孔子從楚至吳，子貢帶着太宰嚭的衛卒，趕到百里外迎接，孔子命子貢在前引路，直到姑蘇附郭，祇見兵車夾道林立，文武百官在道上歡迎，卽同子貢下車，步行趨前，與伯嚭子胥相見，並向衆文武拱手稱謝，伯嚭代吳王致言，孔子謙辭答謝，既畢，孔子與子胥同車赴館舍休息，諸弟子皆來，百官及兵車散歸，觀衆各自還家。衆論紛紛，或說：孔子同吾們一樣，也是圓顛方趾，有什麼希奇呢？或說：孔子不愧稱作聖人，他能够夜不點火而讀書，路不食飲而不餓。孔子在館舍中耽擱一宵，來朝早起，盥漱整衣冠，先來謁見太宰嚭，拜謝接待盛情，並請引見吳王，太宰嚭欣然應允，卽請孔子同車入朝。吳王本來常往館娃宮，久不視朝，今日專爲孔子，准時臨朝。太宰嚭上殿奏明孔丘請朝。吳

王召請，孔子執笏上殿，以臣禮拜見。吳王以上賓禮相還，離座作揖，含笑說道：「孤家久慕大名，渴想一見，恨無機緣。現在惠然肯來，孤家喜出望外，不知叟從遠道趕來，拿什麼來教導孤家？鞏固吳國呢？」孔子答道：「大王坐擁三吳的富地，扼守大江的險要，國基早已安如磐石，何用野人多言。近聞楚人傳言，大王忘卻累世的仇敵，收納獻女，藏諸別宮，怠於朝政。野人聞言不信，以為大王乃英明之主，雄長東南，霸業方成，豈有識不破仇人所獻的美人計，甘受蠱惑之理呢！故爾不憚路程遙遠，從楚國到此，蒙大王不棄鄙野，特派文武大臣郊迎十里，丘受此異數的優待，敢不誠實奏對。大王乃天稟聰明的驕子，丘是學問淺陋的野人，怎敢任教導的重任。但願大王乾綱獨斷，莫中仇人的蠱惑，國基可保永固了！丘不度親疎，冒昧直言，乞恕死罪！」吳王初聽這一席話，心頭惱怒非常，聽到莫中仇人的蠱惑，心中默想西施鄭旦為越王所進的，確是美人計，蠱

惑得吾如醉如癡，一刻難忘，以後當強自抑制，好賢好色當作一例看。轉念之間，怒氣全消，依舊含笑說道：叟，列國皆稱你是博物君子，無所不知，何必自謙呢！孤以客卿之禮待叟，請留此以備遇事請教。孔子行禮而退，吳王急欲還宮，卽派太宰嚭用少牢之禮饗孔子，子胥、王孫雄及孔門諸弟子爲陪讌，盡歡而散。孔子日與二三子游玩三吳名勝，一日，孔子慕海隅有仲雍齊女等墓，且有湖山勝景，便命子游御車，由陸道來游，不料行抵十里亭，瞥見有兩男兩女同車辱水，男子赤裸裸一絲不挂，女子上身赤膊，孔子急命子游轉轅回蘇罷。子游說道：離城近咧，爲什麼不去了呢？孔子說道：男女不知廉恥，赤裸裸同車踏水，成何體統？丘不願往游。子游說道：鄉愚無知，不足爲怪，城市居民，男女都沒有赤膊的。孔子不信，催促廻車。子游只好轉轅回去。直至館舍前下車，孔子躡步入門，守館人站立稟報道：有內侍奉王命來召，今日天晚不及入宮，來朝

請入朝，大王有事詢問。孔子唯唯，走入室中。當日無話，來朝孔子入朝，向吳王行禮畢，奏問道：昨日大王宣召，丘適出外，歸遲未及進宮，不知大王何事見召？吳王卽派司庫入庫，取出五道古色斑斕的古符，授孔子道：先王破楚功成，有赤烏銜此符置王前，至今無人能識符籙的意義，特地請叟解釋。孔子把五道符籙仔細看了一遍，奏道：此符出自夏朝，當禹王奉命治洪水，至牧德山，水中有蛟龍水豹傷人，工作停頓，禹王獨立山峯，望着洪水浩嘆道：洪水爲災，不知幾千年，淹死於水的，不知幾千人，禹奉命治水，誓死爲世人謀脫巨災，不治平水患不罷休，工程已有把握，不料被水族怪物阻礙成功，此乃天心的不仁，非禹治水不力之罪！話聲未絕，瞥見一異人迎面走來，笑容可掬的說道：勞子的精神，用子的思慮，以治這滔滔洪水，且有怪物傷人阻撓，你太辛苦了！吾有靈寶五符，可以驅役蛟龍水豹的。說著，授與禹王，誥誡道：此係神符，不可褻瀆，成

功後，當藏於靈山，勿忘吾言。禹王謹敬收藏，遇有水族作梗，即用此符揭示驅散，纔得大功告成。禹王將此符盛諸鐵匣，藏入洞庭苞山石穴中，直到吳王闔閭時，有龍威夫人得此符，進獻於吳王，莫非就是此符？至於赤烏銜符，丘實不知，祇聞童謠云：「吳王出游觀震湖，龍威夫人山隱居，北上苞山入雲墟，搜得祕藏禹王書。天經地義不可舒，此父常傳百六初，若強取出喪國廬。」此種童謠，不是故老流傳，定是高人所授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，願大王祕藏府庫，切不可輕易示人。吳王稱善，命司庫把五符仍藏諸鐵匣中，外加封鎖，藏諸寶庫。吳王和孔子談論了一回三皇五帝故事，孔子說得娓娓動聽，吳王覺得津津有味，好比現在聽講評話的，聽上了癮，一日不能間斷。吳王亦然，每日要召孔子入宮，講論一回史事，因此二十多天，不會到館娃宮去，急煞了那位寵冠六宮的西施，暗地派心腹內侍到太宰面前探問消息，伯嚭以直告之，內侍回

轉靈岩復命，西施方知吳王愛聽客卿孔丘講經史，無意回轉靈岩，在賢妃聽得了此種好消息，且爲王幸，無如西施是個工愁善媚，與妲己褒姒一流人，聽說吳王無意回靈岩，以爲恩寵將衰，焦急得肝火熾旺，飲食不進，終日以手掠心，臥床呼痛，內侍亟往姑蘇，入宮奏明。吳王聽說西施心痛猝發，一面亟召名醫，一面命排駕，帶着醫生回轉館娃宮，吳王走入寢宮，祇見西施斜臥榻上，淚痕滿面，祇管嚶嚶哭泣，不理睬吳王，吳王安慰道：你莫悞會孤家久居吳宮，寵愛鄭妃，不是的，孤因愛聽孔丘講故事，樂而忘返，現在說明了，你可不用悲傷，安心調治罷！說時，宣召醫生入寢宮診脈。醫官向吳王說道：貴妃不是心痛，那是鬱怒觸動了肝經，肝胃氣失調，以致胸中作痛，嘔吐時作，飲食不進，腹中有塊作痛，卽是肝脹，治法當以平肝理氣，解鬱開胃爲主，說罷，披蒲處方，呈上。吳王道：能使病人心頭愉快，肝氣就容易告平，不宜再去惹動他的肝火咧。說罷，

告退還家，吳王卽命內侍持方去配藥，煎給西施服下，果然一藥而愈，肝氣告平，能進稀粥，吳王百般取悅，西施只是愁眉不展，時常哭泣。吳王發極道：你若啼啼哭哭，依舊要觸發肝氣病，究竟有什麼不如意事，儘可向孤家直說，何苦鬱在心頭呢？西施不答，吳王再三逼問，西施方才輕啓硃唇奏道：妾生成蒲柳似的陋質，蒙王不棄，收爲姬妾，雨露常沾，向不間斷，近日王因愛聽孔丘講經史，棄妾如敝蓑。那孔丘且說妾是奉越王命，來獻美人計，蠱惑大王。這都是大王親口告訴我的，妾思既然見疑於大王，希望已絕，不如速死！說罷立起身來，掣取掛在壁上的寶劍自殺。要知西施性命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